READERS

读者®

有人在井儿巷等你　交大西迁　中产生活：想象的彼岸

《读者》杂志向全国读者拜年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158 05>

微《读者》　读者读书会

2018·5 三月上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58期

蜗牛都知道

◉连　岳

每天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背几个单词。

过几天全部忘掉。

人脑并不是一个可以高效写入信息的硬盘，它像石头、骨头、龟壳、竹片等一切坚硬的东西。就是用刀，刻一个字也得很长的时间。

这符合人的本质，一切都得慢慢来。

如果确实需要记住，只能把忘掉的单词再记一遍，一直重复到不会忘记，如此而已。

我喜欢“渐悟”这一说法，缓慢、艰难。它就是数学题里那只爬井的蜗牛，井高七米，蜗牛白天爬三米，晚上睡着了滑下来两米，问几天能爬到井口？在井口，离新鲜的草叶近一些，离蜗牛妹妹近一些，他大喊一声：“哥哥来了！”五天后，才抱到她。从此，他、她和他们的两套房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生活方式，它们确实存在，就在井口。爬到井口，蜗牛仍然是那只蜗牛，但他离鸟也近了一点。

海量的信息告诉我们，在每个人所处的空间内，不幸的事情还是挺多的，无聊且痛苦的生活方式无法回避。于是，许多人期待突然的改变，以为那一刻到来之后，一切都会不同。

哦，不是的。你若没有慢慢地爬行过，那一刻不会到来。不经历遗忘，记忆不会到来。若不在旧中挣扎，也见不到外面的新。

正因为晚上必然会下滑两米，才需要白天向上爬三米啊。

蜗牛都知道，人也要知道。

（惜　茹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牧羊女和羊群/〔法〕弗朗索瓦·米勒

卷首语

读者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王永生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副总编辑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编辑部·

执行主编 张 涛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韩维善

编 辑 李秀娟 孙烈举 马逸尘 南衡山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 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燚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颉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理 周 丹 (010)64701208

更多电子杂志等您领取

QQ906921573 戳此处进入

目 录 2018年第5期

文苑

【卷首语】 1 / 蜗牛都知道 连 岳

【文 苑】 4 / 有人在井儿巷等你 咪 蒙

41 / 我自己的歌（节选） 惠特曼

42 / 快乐 奥尔罕·帕慕克

47 / 香港的高楼与北京的大树 汪曾祺

66 / 汤姆·爱迪生的长毛狗 库尔特·冯内古特

【书林一叶】 38 / 三个老头儿 黄昱宁

【诗 笺】 72 / 说给入睡者 里尔克

人物

【人 物】 14 / 凡·高生前唯一卖出的画 巴塞电影

41 / 酒鬼埃文斯 沈东子

【名人轶事】 19 / 侠义 明前茶

60 / 不报恩的理由 海 波

【回 忆】 10 / 交大西迁 刘 苗

社会

【杂谈随感】 6 / 他们就是我的城市 秦珍子

13 / 女人需要两个房间 南仁淑

28 / 养孩子的焦虑 押沙龙

62 / 有的人30岁就死了，80岁才埋 杨 杰

63 / 师旷的眼睛 王鼎钧

【话 题】 22 / 中产生活：想象的彼岸 和菜头

【社会之窗】 64 / 最富裕的1%把钱花在了哪里 槽 值

人生

【人世间】 18 / 一个人的火车 池 莉

32 / 蕾蕾水饺二十年 张 军

【人生之旅】 26 / 黑车司机与灰犀牛 葛鹏起

46 / 冰激凌与阿基米德 熊秉元

52 / 人海之中，找到了你 六神磊磊

【婚姻家庭】 8 / 姑姑的礼物 蒋 韵

【两代之间】 43 / 父亲节 冯 唐

（总第658期）三月（上）

文 明

【史海拾贝】 24 / 圆明园外的“李老板” 谭伯牛
44 / 在希望与恐惧之间悬虑着 杨 健

【科海览胜】 20 / 莱特兄弟的思维突破 王 昱
58 / “涌现”未来 万维钢

【在海外】 48 / 不存在的餐馆 金弘彬

【文化茶座】 50 / 服饰的力量 杨 聃
54 / 名画里的苍蝇 宫下规久朗

【生物世界】 56 / 苍蝇的秘密生活 高珮蕃

悦 读

【言 论】 17 /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6 / 漫画与幽默

【幽默小品】 51 / 最佳拍档 罗尔夫·多贝里

【话与画】 30 / 狗狗和艺术家 马尔科·马里伦戈

【智 趣】 25 / 智趣

点 滴

【意 林】 61 / 等级观念 寇士奇
61 / 邻居的花园 保罗·科埃略
61 / 审判 拉·封丹
61 / 被安静吵醒 林清玄

【点 滴】 5 / 我读过的书 翁贝托·艾柯
7 / 赌气 祁白水
21 / 饮食十美 黄永武
27 / 艺术家的心 丰子恺
29 / 中年 亦 舒
40 / 语丝
45 / 没有这样的人 李碧华
53 / 辨冤 刘云生
57 / 十里桃花，万家酒店 陈世旭
69 / 海外花絮 王 蒙

互 动

【读书会】 70 / 火星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艺 术

【封 面】 盼（绘画作品） 鲍学莹

· 联系我们 ·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读者微信 读者书房 读者iOS

· 读者读书会 ·

执行长 王 祎 (0931)8722496
内容总监 高翔飞 (0931)8773703
推广总监 王廷鹏 (0931)8773703
运维总监 温 彬 (0931)8773703

· 印刷发行 ·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玉榕律师事务所
(0931) 8177627转8122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wenzhuxie@126.com。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有人在井儿巷等你

◉咪　蒙

我爷爷姓李，叫李寿民。

1937年，爷爷从合肥漂泊到了芜湖，那年他20岁，无依无靠。一个叫曹光荣的姑娘收留了他，把他安置在芜湖一家叫张恒春的药厂。曹光荣是药厂的老员工，别人都叫她曹女士。两个人就这样渐渐相熟。

爷爷爱财，把挣来的每一份收入都攒着。曹女士抽烟，抽很多烟。每次看到爷爷，曹女士都会说："李寿民，给我买包烟去。"爷爷问："给钱吗？"曹女士说："我没钱给你，你买不买？"有的时候，爷爷小半个月的薪水都换成了烟。

为了给自己省点钱，爷爷劝曹女士少抽点烟。曹女士告诉他，她16岁之前住在北平，家里很有钱。因为战乱，家产没了，父亲带着她从北平跑了出来，却死在了路上。父亲没留下任何遗物，除了兜里的烟。她就这样学会了抽烟，一路来到这里。

爷爷明白了，曹女士是觉得自己和她一样无依无靠，才好心收留了他。

因为办事勤快，爷爷得到了药厂老板的赏识，成了他的随从。爷爷升职那天，曹女士买了件大衣送给爷爷。当天晚上，爷爷趁着酒劲跑到曹女士面前，说："为什么送我大衣？你是不是看上我了？你老实说。"

曹女士愣了，说："老是让你买烟，我过意不去，就想着送你件东西。你是不是喝多了？"爷爷说："啊，真的喝多了！我刚才说什么了？听说追求你的人很多，你一个都没答应，为什么？"曹女士抽着烟说："我不会在这里待太久。"

那个年代，辗转到芜湖避难的人很多，所有漂泊的人都把芜湖当作一个中转站，期待有朝一日能回到家乡。曹女士说："等战争结束，我会回到北平，找一个人，盖一座房子。"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日本人轰炸了芜湖。药厂未能幸免，被炸塌了，所有人都疯狂地往外跑，包括那些曹女士的追求者。爷爷没有看见曹女士出来，就穿过人群，喊着曹女士的名字往炸毁的药厂里冲。曹女士被碎石砸了脚，一步都走不动。爷爷扛起曹女士，带着她逃出了药厂。

所有人都打算逃离芜湖，开始又一次的漂泊。

深夜，曹女士找到爷爷，爷爷和她漫步到宁静的长江边。曹女士对爷爷说："带我

小伙伴们一起来读书啦
个人成长电子书分享群 97172793

走吧，我喜欢你。”

曹女士说，她最恨一个人不断地漂泊。她梦见过自己和父亲一块死在了路上，这是一个美梦，因为能和家人在一起。曹女士对爷爷说：“和你在一起，我就不再害怕。”爷爷点了点头。

第二天早上，爷爷准时出现在沿河路，曹女士看到爷爷没带行李，呆了。

爷爷对曹女士说：“我有事要办，不能和你走了。”曹女士盯着爷爷的眼睛，问：“这么说，你改主意了？”爷爷说：“是，我变卦了。”

原来前一天深夜，药厂的老板找到爷爷。老板说他要去逃难了，但他在芜湖的财产很多，带不走，日本人来了一定会把他的财产掠走，他希望爷爷帮他把财产藏好。作为回报，他承诺给爷爷一大笔钱。爷爷想了一夜，答应了。1938年初，曹女士逃离芜湖，而爷爷留了下来。

6年后，有个人找到了曹女士，说自己在芜湖的监狱里和爷爷当了5年狱友。

原来，爷爷把张恒春药厂老板的财产用箱子打包，沉到了湖中的江塔旁边，等他想逃出芜湖的时候，被伪军逮捕。日本人问爷爷那笔财产的下落，爷爷没说，迎接他的便是无尽的牢狱生活。后来，日本人不耐烦了，决定枪毙他。

爷爷知道后，委托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去找一个叫曹光荣的女士。

爷爷的狱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契约书，递给了曹女士。原来爷爷之所以答应保护药厂老板的财产，是因为老板会拿出财产的一部分给爷爷买房置地。爷爷让老板签下契约书，随身带着。

爷爷的狱友说：“他让我带话给你。他说：‘这间房子是给你的。我本想亲手把它交给你，可惜没那个命了。你一定要活下去，等战争结束，拿着钱回北平，找一个人，盖一座房子。’”

我爷爷被执行枪决。枪响了，我爷爷看了看自己的胸口，没有血迹——那颗子弹是颗臭弹。伪警察局决定推迟行刑，爷爷将和下一批死刑犯一起被执行枪决。爷爷骂道：“妈的，晚死一个月还不是得死！”

一个月之后，日军溃败，松山和芜湖被收复，爷爷被释放。

爷爷对当时执行枪决的士兵说：“幸好你当时射的是臭弹。骂你是我的不对。”士兵笑了，对爷爷说：“没有无缘无故的臭弹，有人在井儿巷胡同等你。”

爷爷去了芜湖的沿河路，左拐走进井儿巷胡同，曹女士站在那里等着他。

原来曹女士接到爷爷狱友的口信之后，连夜找到了张恒春药厂的老板，对老板说：“他一直保护着你的财产，现在被关进了监狱，如果你不去救他，我发誓，你也活不了。”药厂老板贿赂了士兵，于是有了那颗臭弹。

爷爷问曹女士：“留给你的契约书呢？”曹女士说：“用来贿赂士兵，让你活命了。”爷爷问：“那一个月之后，如果芜湖没被收复，你打算怎么办？”曹女士说：“那就再来一次。我会花光所有逃命用的钱，直到你活下来完完整整地回到我身边。”

张恒春药厂的老板取出湖中的财产后，还是给爷爷和曹女士盖了座房子。爷爷和曹女士结婚了，曹女士成了我的奶奶。

他们的家就在芜湖市沿河路井儿巷二号那座江边二楼的小房子里。

（**清荷夕梦**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初次爱你，请多关照》一书，**沈　璐**图）

我读过的书

◉〔意〕翁贝托·艾柯　◎吴雅凌　译

有人第一次到你家，看到你那极为可观的藏书，肯定会问：“你全都读过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有好几种答案。我有几个朋友会回答：“比这还多，先生，比这还多。”

至于我嘛，我有两种答案。第一种是：“不。这些只不过是我下周要读的书。我读过的书都在大学里。”第二种是：“我一本都没读过。不然我留着它们干吗？”

（**辛　普**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别想摆脱书》一书）

他们就是我的城市

◉秦珍子

我女儿一岁半，她最熟悉3种职业，医生、警察和快递员。

因为定期体检、打预防针，她能准确识别白大褂和听诊器。偶尔需要动用“权威”使她听话，警察的“不许动”很管用。

对幼小的她来说，“快递员叔叔”是个神奇而甜蜜的存在。他们会在一天里某个随机的时刻出现，“叮咚”摁响门铃，送来水果、饼干和玩具。

“快递员叔叔来了，你的礼物就到了。”我曾经一边在网上买童书，一边对女儿说。

她认真地想了几秒，答：“和圣诞老人一样！”

比起那位传说中的红衣老爷子，这些叔叔才是真正穿越风和雪，把她想要的东西送到她身边的人。

这几年，一直是一位家在赤峰的小哥，往我家送快递。

我刚搬来时，没有特别留意过他。女儿出生不久后，某天我忽然收到他的短信：“在家吗？我是快递员，方便开门吗？”

收了快递，我忍不住问他：“你怎么不摁门铃？”

他不好意思地说：“上次来，看你肚子挺大，估计这会儿已经生了，怕吵着宝宝睡觉。”

我逗他：“你还挺有经验。”

他笑答：“我女儿5岁啦，跟我在北京呢！”

我家楼上那户人家也有孩子。每天晚上11点之后，我还常常能在客厅、卧室、婴儿房……听见楼上传来各种声响——杂物落地、轮子滚动、器皿破碎、孩子尖叫、大人斥责……上楼沟通过数次，没有任何改变。最后一次，操着本地口音的男主人打开门，无可奈何地说：“我也没辙呀，要不您报警吧！”

出了我家小区左拐，人行道边有个营业执照在风中飘摇的摊位，从早餐开到宵夜。下午去，能吃到好吃的煎饼。因为早上老板娘会送孩子上学，老板的手艺则让人一言难尽。

北京的冬夜又黑又冷，他家大女儿每晚就着一束灯光，站在窗口洞开的早餐亭里，裹得严严实实地写作业。后来，老板娘又生了老二和老三，全带在身边。

我问过老板，为啥一定要在这儿受罪。这个敦实的河南汉子把葱花潇洒地抛撒向我的蛋饼：“挣钱多呀！”

离他不远，临街有几间商铺，附近居民赖以生存的蔬菜摊就在那里。

卖果蔬的是一家早出晚归的安徽人。老爷子收菜钱，侄儿收水果钱，儿子打杂。

老头儿抠门儿，一角两角都算得清清楚楚。不管脸生脸熟，他从来不笑。侄儿活络，叔叔、阿姨、大哥、大姐的永远挂

在嘴上，今天让你尝个草莓，明天手一挥5毛钱不要了。猕猴桃放久了，还提醒“别给小孩买”。

在这个时代，我和邻居可以互不相识，但不会不熟悉这家人。

有一次，我新买的电脑出现故障，退换需要提供包装上的某个标贴——纸箱子早扔到楼道里了，因为每天都有人来收。

我跟物业、保安打听一番，在另一栋楼的地下室找到小区收废品的两口子。他们住在最多5平方米的小屋里，睡上下铺。

听完来意，大哥立即行动。他打开另一间屋子，里面从地到顶摞满了各式各样的纸壳箱，无法计数。他一张一张地往外抽，抽了一个多小时，抽空了半间屋子，终于找到我要的纸箱。

我掏出钱感谢，大姐冲出来，把我轰走了。有天我晚归，深夜一两点遇见他俩，才知道他们收拾楼道弃置物品，为了不影响居民出入，不占用电梯，都是夜里悄悄进行。

在商场买好家具，东北大哥和他万能的金杯车能提供一站式服务。夏天空调坏了，背着工具箱的四川小伙敏捷地钻出窗户，修理外挂机。家务实在忙不过来，上网找个电话号码，上门支援的湖北小阿姨能麻利地搞定孩子的饭、老人的茶、地板上的毛发。

他们如此真实、有力地活着，需要着这座城市，也被这座城市需要。

我们享受服务的同时，也应该接纳服务可能带来的风险。为居民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是城市的职责所在。容纳东北大哥、四川小伙和湖北阿姨的奋斗，则是城市的灵魂所托。

即使谈不上建设者，只是地下通道里的一个流浪歌手，也能让窝在办公桌前整晚加班的年轻人，听见爱和自由。

在不可或缺的日常细节中，他们是抱着装尿不湿的巨大纸箱而来的快递小哥，是用冻伤的手给我做早餐的煎饼摊老板，是我吓得拉住他的工作服生怕他掉下窗台而他耐心宽慰我的四川小伙。那些面孔那么具体，那么鲜活。

对每一个这样的个体来说，出身、天赋、教育、命运、能力、志趣、环境……都可能决定他们将离开哪里，走向哪里。

我知道，有的快递员会抢劫杀人，有的小摊食品细菌超标，有的大哥搬个柜子可能漫天要价。还有人会说：“等火烧到你家你就闭嘴了。”

可是，难道这座城市，没有了他们，就没有谎言、罪恶和灾难了吗？在人性和劳动面前，谁也不比谁高一等。

反正，下一次快递小哥来的时候，我会跟我女儿说：“这个快递员叔叔就是圣诞老人。”

——在她还相信美好的年纪。

（**西　敏**摘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11月29日，**李晓林**图）

赌气

◉祁白水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这是鲁迅夫子自道的诗。有一次，许广平不留心说错了话，鲁迅很生气，半夜里喝了许多酒，一个人睡到黑黑的晾台去，却被三岁的儿子海婴找到，海婴一声不吭地并排躺下。许广平看到后，不由破涕为笑。鲁迅只好爬起身来。事后鲁迅说：“我的脾气实在不太好。”许广平说：“你是先生，我得让你呢，要是年纪相仿可未必。”鲁迅笑了，说：“是，我知道。”

如果说开头的那首诗，是正面的一个雕塑，那么后边夫妻间的小小龃龉，就是背面的那一束暗影。唯其如此，才更丰满，更真实。

（**心香一瓣**摘自《今晚报》2017年12月29日，**刘春杰**图）

姑姑的礼物

◉蒋　韵

2017年10月双节假期，我回太原家里为父亲庆寿。按农历的纪年方式，父亲今年90岁了。虽然我母亲这些年重病在身，且病居重症监护室已有数月，但人生能有几个90岁？所以，我们还是为父亲张罗了一个小规模的寿宴。

小姑姑一家就是从唐山来为她的二哥庆寿的。

小姑姑每次来探亲，大包小包，永远带着一大堆礼物。这次也不例外，带了渤海湾的各种海产品，还有极新鲜的河蟹。此外，有一包东西，打开来，是两本旧书，一本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沙漠丛书”中的一册，掉了封面，名字不详；另一本，则是凌叔华的小说集《花之寺》，新月书店出版，看版权页，上面印着的出版日期是1928年，也就是说，它和我父亲同庚，90岁了。

打开封面，扉页上有钢笔字迹，写的大概是购书的日期：1944年3月28日。书的主人，是我父亲和姑姑的大哥，也就是我的大伯父。

原来，小姑姑是带着他们的同胞兄弟，来参加这个亲人的团聚宴的。

我大伯父，是我们家一个近似传说的存在。我和弟弟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这样的故事：大伯父当年在北京读书，学医，毕业后做了医生。可是没过多久，却突发疾病，亡故于北京。那是抗战胜利后，40年代下半叶的事。没人敢把这样的噩耗告诉我的祖母。于是，全家人合力，共同欺骗着这个失去长子的母亲。好在，祖母目不识丁，所以，她在一如既往地念叨儿子的时候，在牵挂思念儿子的时候，总会接到一封伯父的来信。姑姑和叔叔们，把这虚构的远方来信一字一句读给祖母听，在信中，他们编织着各种美好的谎言。正值内战期间，一个人，久久不归，只有问安的书信，并非一件不能解释的事情。就这样，直瞒到我的祖父去世，身为长子的伯父不能前来奔丧，事情方真相大白。

祖母的天塌了。

年幼时，听家人们讲这些陈年旧事，我和弟弟就像是在听一段遥远的故事，不知轻重。我俩问祖母："奶奶，你怎么这么傻啊？"祖母不言不语。祖母的伤心、难过从不出现在脸上，我们看不见，就以为没有。几乎从没有听祖母提过伯父，家里也看不见一张这个亡人的照片。直到我14岁那年的夏天，祖母和我们姐弟要乘火车去唐山探望小姑姑，在北京中转逗留。临行前一天，我在家里一个放杂物的小螺钿匣子里找东西，突然看见一张小照片，是那种证件照，照片上的人我不认识，弟弟也不认识。拿给父亲看，父亲说："咦，这张照片怎么会在那里？"原来，这个人就是大伯父。年轻英俊的大伯父，传说中的大伯父，就这样，匪夷所思地和我见面了。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来到那小小的匣子里的，那原本是一个家人常常翻弄的匣子。那天晚上熄灯后，祖母在黑暗中说了一句："他是知道我要去北京了……"

也许，就在那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早已亡故的人，是一个亲人。

直到今天，我们也始终不知道，伯父究竟葬于何处。曾经问过父亲，在他尚壮硕、清醒的盛年，竟也说不清。当年的一切，已经没人说得清了。比如，伯父究竟死于何病？比如，家族中谁去北京料理了他的后事，又或者，正值内战，根本就没人能去千里之外的异地为他送行？起初，为了隐瞒祖母，大家闭口不谈这些细节，而后来，了解这一切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了这个世界。于是，伯父的死，就成了一个谜。这些年，每到清明，我和丈夫的家人一起，去八宝山给我的公公和婆婆扫墓时，我会有一种深深的悲凉。我想，从来没有一个亲人，为我的大伯上过坟吧。孤魂野鬼，说的大概就是他了吧。

大伯去世时，小姑姑还是一个稚龄女孩儿，四五岁光景，但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她和这个大哥最亲。一个是长兄，一个是幼妹，两人相差近20岁，大哥对她，有一种宠溺的爱。这个大哥，原本是整个家族的骄傲，这个家族，在中原古城开封，创建了第一家西医院。当时在北京读医科的大伯，无疑被家族长辈寄予厚望，也必然受到弟妹们尊敬。可他对小姑姑这个天真烂漫的幼妹，百依百顺，放假回家，妹妹让他讲故事，他就讲故事，让他吹口琴，他就吹口琴，让他扎小辫，他就给她笨手笨脚地扎。开学了，妹妹说："大哥，你别走。"他没有依她，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起初，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知道了。为了不让我祖母触景伤情，家里人偷偷烧掉了大伯的照片、衣物。但总有漏网之鱼，比如，那张躲在螺钿匣子里的小照，比如，在几十年后和我相遇的那两本旧书。这书，是我姑姑的宝。她一直珍藏着它们，搬家、迁徙，从中原到黄土高原，从黄土高原到渤海之滨，不离不弃。1966年，"破四旧"，惶恐中，目不识丁的祖母把家里的旧书偷偷付之一炬，而这两本书，被我姑姑悄悄地藏在了她睡觉的枕套里，她枕着它们，枕着她大哥最后的痕迹——这是她亲爱的大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唯一证据。

后来她参加工作，离开我祖母，离开我们这个家，去往唐山，做了一名高炉前的炼钢工人。她学冶金，她是兄弟姐妹、堂兄堂姐妹中唯一一个没有学医的人，似乎，她离她的长兄最远，可唯有她，保存着那证据：他的书，他留在扉页上的字迹。大地震到来时，她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她从废墟中扒出了她的儿子，扒出了邻居，扒出了更远的街坊。大雨之中，她全部的手指鲜血淋漓。终于，有一天，她扒出了她的书，它们完好无损，她哭了。

从前，从唐山到太原，乘火车，天亮时，远远地能看到车窗外巍然挺立的双塔，那是太原的标志，看到它，就知道到家了。这一次，我姑姑一家给我父亲庆寿，仍然是坐了夜行的火车。天蒙蒙亮时，我姑姑就趴在车窗上向外眺望。她望了很久，并没有看到她想看的景色。她遗憾地在心里说了一句："大哥，抱歉，现在看不到双塔了。"

她和大哥一起回家。

（**步步清风**摘自《文汇报》2017年12月21日，**李　晨**图）

交大西迁

◉刘　苗

62年前，数千名交通大学师生响应中央号召，告别繁华的上海，扎根古都西安，为科学发展与西部建设奉献芳华。

62年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已长眠于黄土地下，曾经的热血青年变成耄耋老者，拳拳爱国之心却从未褪色。

那是一场怎样的迁徙？这些西迁的老教授，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缘　起

1955年4月初的一个夜晚，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彭康接到一通来自高等教育部的电话。他被告知一个重大决策：党中央决定将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

彼时，朝鲜战争已结束一年多，国家对国民经济建设方针做出调整，把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内地，紧缩沿海建设，重要工业内迁。交大内迁，正是基于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远离国防前线的考量。

“当时我们开了很多会，白天晚上不间断。校党委关于西迁的意见始终是一致的，即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交大西迁的精神。”西安交通大学原校长史维祥当时任交通大学机械系党总支书记。他至今记得当时的情况：“学校雷厉风行，彭康校长4月9日向校务委员会和党委常委会通报中央的决定；4月中旬，任梦林总务长和王则茂科长等即赴西安察看及选择校址。”

史维祥说，上海人素来眷恋繁华都市，“所谓‘宁要市区一张床，不要郊区一套房’。要把数千师生员工从繁华舒适的上海，迁到相对落后的大西北来，现在仍难以想象”。

尽管如此，全校师生还是在最短时间内达成了共识。

1955年5月26日，彭康向师生们公布了西迁的决定，全校积极响应。

那是一个炽热的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祖国出一份力”，是所有年轻人心中的至高理想。

“现在很多年轻人问我，你们当时怎么那么伟大，把上海抛开，到那么艰苦的地方去？”87岁的退休教授张娴如当时是交大机械系的一名普通教员，她笑言，“他们可能不了解情况，我们当时是热血青年嘛，那时一动员，大家都是非常积极的。”

当时，许多班级写信、写稿给校刊，表示决心克服困难，迁往西安。交大校刊就曾刊载一篇锅炉41班写的题为《我们向往着西安》的文章：“西安的生活条件要比繁华的上海差一些，这是事实；初去不习惯，也是必然的事。但这种属于个人生活上的困难与不便是一定能被克服的。就像有一些树木，随便种在什么地方都会欣欣向荣地成长、壮大、成荫。我们就要学习这种随处生根的坚韧气质。”

现今84岁的退休教授胡

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校门

1955年，彭康校长与几位老教授实地踏勘新校址

奈赛当时还是交大机械系学生，1956年毕业后留校担任物理教研室助教。回想当年的情境，她依然心潮澎湃："就是要建设国家，到哪里去，那是个最小的问题。"

迁 徙

根据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的部署，1955年至1957年两学年内，全校在上海的2812名学生、1472名教师职工及家属，还有教学器材设备将分批、无损失、安全地迁往西安。

继先遣部队之后，1956年8月10日，千余名西迁的交大师生员工和家属背负行囊，汇集在上海徐家汇火车站，在锣鼓喧天中，踏上了西去的专列。

当时，乘车师生都持有一张粉色乘车证，正面印有一行字："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

胡奈赛回忆，当年西迁的专列上，师生们情绪高昂，嘴里不时哼唱着欢快的歌，"那时大家都觉得，未来的生活充满阳光"。

（上图）1959年，已初具规模的西安交通大学校园
（下图）当年交大西迁专列的乘车证

当年，17位交大党委委员中有16位迁到西安，西迁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占交大教师总数的70%以上，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年富力强的学术骨干更是舍弃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成为黄土地上的高教拓荒者。为了积极响应迁校号召，心无牵挂地奔赴大西北，他们中的许多人，毅然卖掉交大或上海的原有住房。

被誉为"中国电机之父"的钟兆琳教授，当年已近花甲，身患多种慢性病，妻子也卧病在床。周恩来总理提出"钟先生以留在上海为好"，但他安顿好夫人后，毅然决然只身加入首批西行的队伍中。

在当时西迁的25名教授中，时年38岁的陈学俊是最年轻的一位。1957年临行前，他与同在交大任教的夫人袁旦庆，将自家位于上海国际饭店后面的房子，无偿上交上海市房管部门，带着4个孩子随校西迁。

"至今仍有人说起此事，认为我们太亏了，保留到现在，那两间在牯岭路（国际饭店后面）的房子不是很值钱吗？但当时我们想，既然要扎根西北的黄土地，就不要再为房子所牵缠，钱是身外之物，不值得计较。"后来成为院士的陈学俊这样解释。

来到西安后，陈学俊筹建了中国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创建了全国唯一的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2017年7月，98岁高龄、仍在上班的陈学俊离世，他也是西迁教授中最后离世的一位。

据记载，当时西迁的校工中，年龄最小的赵保林16岁，年龄最大的是校医沈云扉，当年已66岁。曾是旧上海名医的沈云扉再三婉拒校领导的照顾，和侄儿沈伯参一同举家随校西迁。身为卫生保健科主任的沈伯参不仅带头西迁，还将在上海的私宅无偿提供给学校，作为驻沪办事处。

当然，西迁道路并非处处平坦。1956年以来，国际形势有所缓和，党中央对原来的部署亦有所调整，交大内部也曾发起西迁是否必要的讨论。最后，经过反复分析商议，1957年7月，迁校方案调整，学校分设西安、上海两地，大部分专业及师生迁往西安，小部分留在上海，与上海造船学院及筹办中的南洋工学院合并，作为交大上海部分。

全校再次统一思想，迁校工作继续开展。

到1958年暑期，除造船系、起重系，交大的动力系和

机电各系大都陆续迁至西安。全校70%以上的教师、80%以上的学生来到西安新校园；74%的图书资料、大部分仪器设备及全部历史档案，均相继运抵西安。至此，学校西迁宣告顺利完成。

艰　辛

上世纪50年代的西安，经济建设相当落后，尚处在“电灯不明，马路不平，电话不灵”的年代。最繁华的东大街也没有一所像样的房子，电线杆歪七扭八地立在马路中心。

交大西安新校址位于城墙东南外，在古长安唐兴庆宫旧址南侧。1955年这里被勘察选定时，还是一片麦田，几个果园、几座荒坟点缀其间，乌鸦成群。

1956年9月，开学前后的交大西安校园虽已初具规模，但也只能保证最基本的学习生活条件，校园看上去仍像一个喧闹的大工地。

史维祥回忆，师生员工刚到西安时正值8月雨季，道路泥泞，泥水沾衣。“学校还在进行基建，没有一条正规的道路，大家形象地称‘下雨水泥路，晴天扬灰路’。”他说。

杨延篪教授1929年生于香港，1954年回到交大担任助教。回想当年西迁的艰苦过程，他记忆犹新：“抵达西安时正值大雨，一下车脚就陷进泥里，有很多同学都滑倒了。周围是荒郊，夜晚还能听到狼嚎。”

交大55级学生谈文心回忆：“每天我们踏着铺在烂泥地上的木板到教室上课，必须小心翼翼，谨防滑倒，感到既艰难又新奇；图书馆西南边，是一座用竹子和芦席搭建的草棚大礼堂，泥地上放了好多长条板凳，那是学生听大型报告或观看文艺表演的场所。草棚大礼堂面积很大，又四面透风，冬天礼堂内外温度相同，坐久了腿会发麻，大家都跺起脚来。现在提起草棚大礼堂，仍然倍感亲切。”

从繁华的上海迁到相对落后的西安，尽管师生员工已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身处其中，仍发现困难比想象的更多、更具体、更实际。特别是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日用品短缺，副食供应匮乏，教学资源严重不足，与上海相比反差更大。

史维祥说，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许多教师家里已通上煤气管道，而在西安则要花很多时间自己做煤块、打煤球。主食吃杂粮，每月给每户照顾发大米30斤，蔬菜水果很少、很贵。一些日用品如牙粉、灯泡等，有时还要从上海买来，“尽管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如此艰苦，但大家都精神振奋，以苦为乐，决心为建设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为早日恢复交大的教学科研，为建设大西北贡献一份力量”。

尽管迁校任务繁重，学习和生活条件艰苦，但全校师生并未因此松懈，从未放松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的研究与探索。胡奈赛说，在当时的交大，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家。”

踊跃投入西迁的力学专家朱城，创办工程力学专业，除了吃饭睡觉，全身心投入新专业的兴办和发展上。授课之余，他抓紧时间编写急需的讲义教材，著成堪与国际大师铁木辛柯的著作相媲美的中国版《材料力学》。钟兆琳教授年过花甲，孤身一人天天吃食堂，却第一个到教室给学生上课，并迎难而上建立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电机制造实验室。院士谢友柏，作为青年教师代表带头迁往西安任教，刚来时没有科研基础，没有实验室，他就带领几名年轻教师，从绘制设计图开始，直到把实验室建成。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常常几天不睡觉，困了就把木板铺在实验室的地上躺一躺，最终把实验室建成国内外轴承系统动力学领域知名的研究所。

时任副校长的张鸿亲自主讲“高等数学”，指导青年教师。而校长彭康、副校长苏庄经常到教室检查听课。

西迁师生员工在艰苦岁月的磨砺中创造了崭新的业绩：没有因为迁校而迟一天开学，没有因为迁校而少开一门课程，也没有因为迁校而耽误原定的教学实验。这被视为奇迹。

交大这棵在黄浦江边生长了60年的参天大树，就这样在黄土地深深地扎下根来，经过62年的生长，更加枝繁叶茂。

（一　夫摘自《南方都市报》2018年1月17日）

女人需要两个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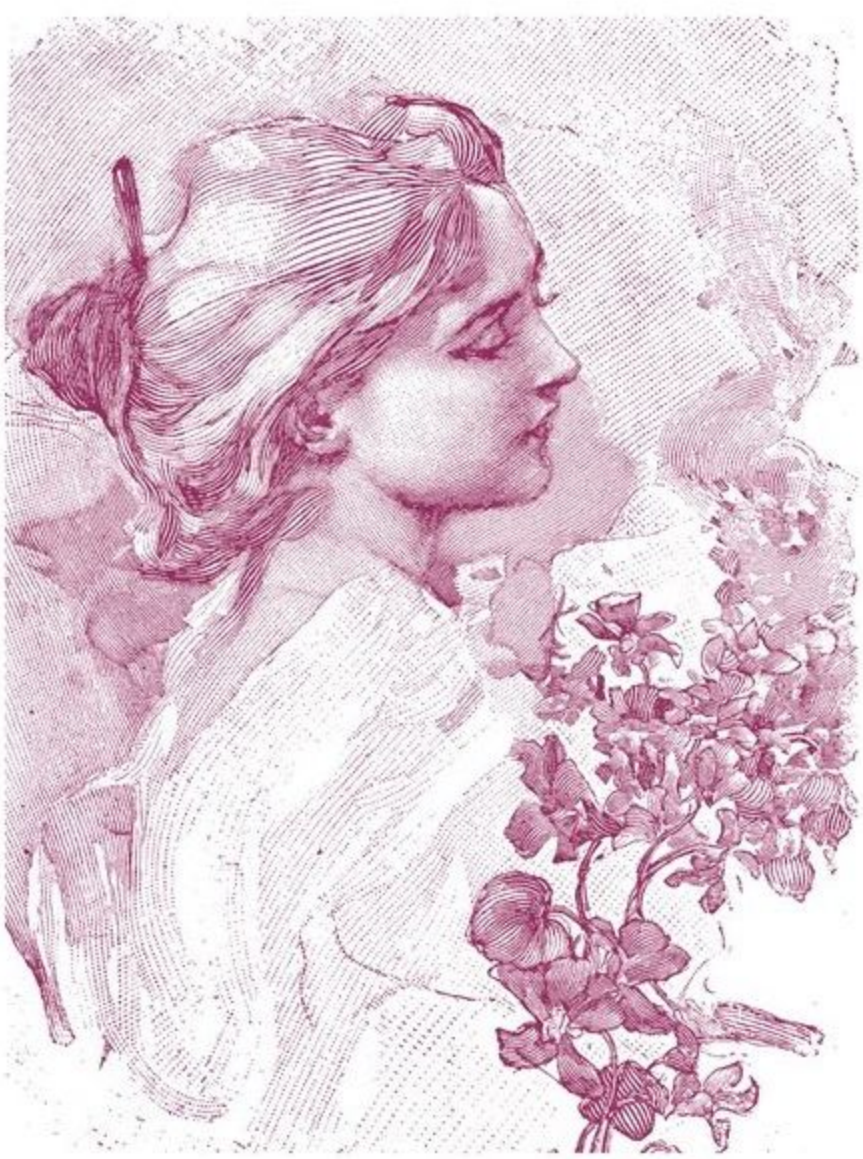
◉〔韩〕南仁淑　◎阿　南译

辞职以后，头两年的日子，我确实过得很滋润。无论睡到几点，几点干活儿，都没人来干涉；可以在孩子需要我的时候随时陪伴她。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明白，不参加生产只一味消费的人会受到何种待遇。

迄今为止，全职太太惯用的说法是“在家里玩儿着呢”。从这样的表述方式上，我们难道还看不出人们对全职太太的态度吗？身为一个全职太太，却想要成为一个能够得到自己和他人认可的人，同时还要做到不迷失自我，这需要我们变得异常伶俐。

有一次，我正在一家咖啡厅干活儿，一个女人抱着一个看上去不满一周岁的孩子走了进来。她的身上背着一只装有纸尿布和婴儿食品的大袋子。她连一辆婴儿手推车都没有带，应该是坐公交车在某地办完事，顺路到咖啡厅来的。孩子的母亲看上去还不到40岁，但她显得非常疲惫。在我看来，她走进这家咖啡厅，几乎是出于生存所需。我想，在这家咖啡厅里，没有人比她更迫切地需要咖啡因。然而，那个孩子根本不容他疲惫不堪的妈妈站起身到吧台去点一杯喝的东西。孩子似乎很不耐烦，只要抱着自己的妈妈站起来，就放声大哭。就在我打算走上前去，问问是否能帮她点一杯喝的东西时，她突然抽泣起来。孩子依旧紧紧地搂住妈妈，使她动弹不得。妈妈无声地抽泣着，泪水一滴滴掉落在孩子的头顶。我很清楚她的泪水意味着什么，因此没敢和她对视一下。

这种痛苦，只有那些曾被束缚在一个房间里、片刻不能离开的人才能深刻地体会。



在人生当中，至少应该有两个属于自己的房间，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在往返于两个不同领域的过程中得到休息。

我的女儿正处于青春期，以至于我跟她说话都不得不谨小慎微，而老公有时候实际上与我心中所想相去甚远。每当对他们感到失望时，我就会到外面见见家庭以外的人，在和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恢复自己的活力。与此相反，如果是在外面遇到了烦心事，则会在“还是家里人能带给我温暖”这样的自我安慰中获得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和力量。这就是两个房间给我的生活带来的意义。

要想不在唯一的房间里窒息，房间的主人就需要变得更加精明和勤劳。她必须时时注意通风，也要不停地努力，以防止房间变得脏乱或遭到损毁。有时候，她甚至需要利用屏风，在房间里隔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以便临时获得两个房间的效果。我知道这项工作很难，所以我建议所有女人，干脆让自己拥有两个房间，以确保自己获得选择的权利。

（**杨子江**摘自现代出版社《下辈子不再嫁给你了》一书）

凡·高生前唯一卖出的画

◉巴塞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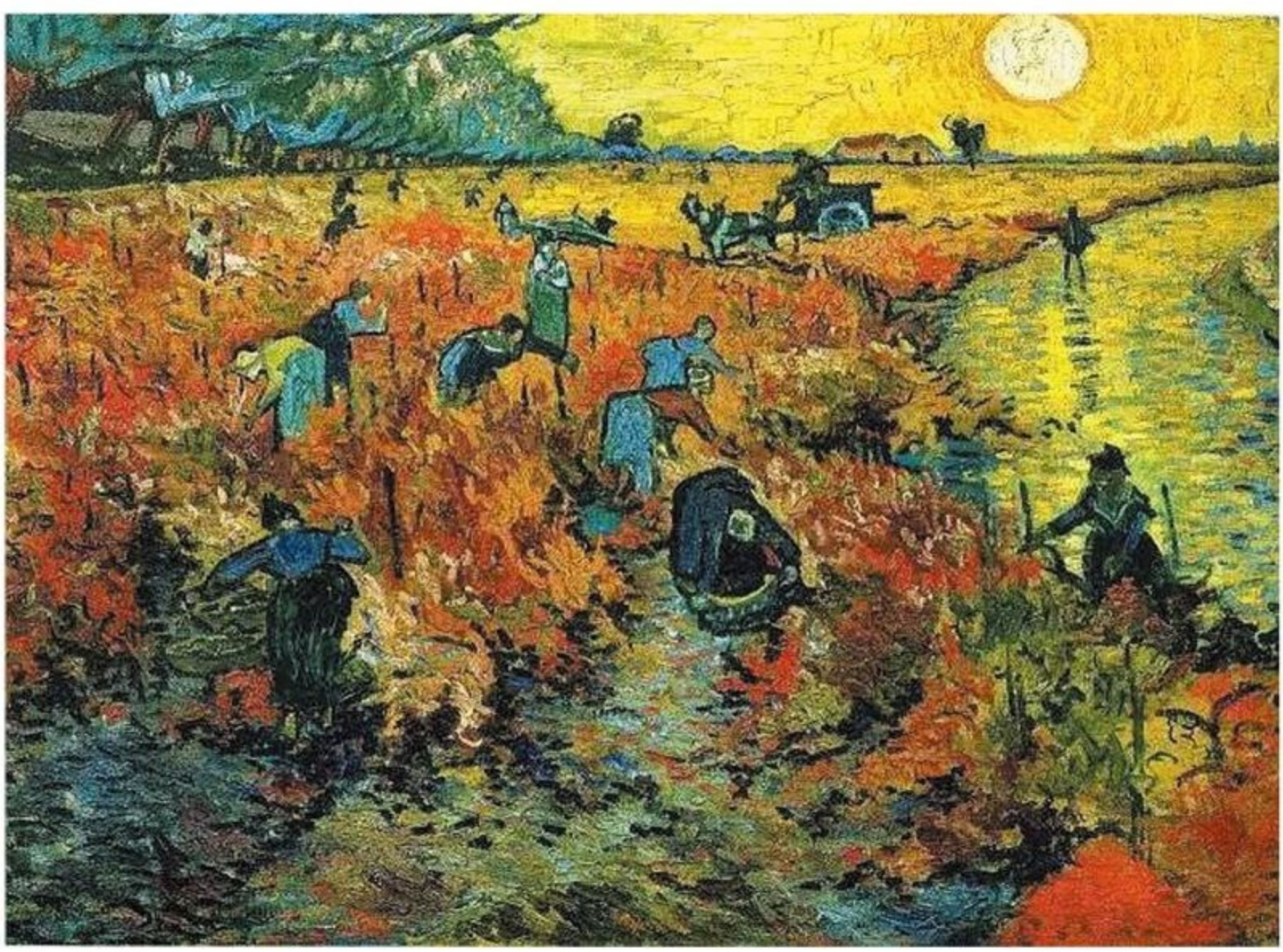
1890年1月，在布鲁塞尔的群展上，凡·高卖出了一幅画。画的名字叫《红色的葡萄园》。一位名叫安娜·博赫的比利时画家买走了它，价格400法郎。这是凡·高生前卖出的唯一一幅画。

这幅画是在1888年画成的，那年11月6日，凡·高在给弟弟提奥的信里写道："如果你周日来这儿，就会看到红色的葡萄园——如同红酒一样的红。远远看去就变成黄色、绿色的天空和太阳，雨后的田地是紫罗兰色的，夕照的反射让田野闪烁着零星的黄色光芒。"那时凡·高已经离开让他厌倦的巴黎，来到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阿尔小镇。这里美极了，凡·高的心情非常好，三番五次寄信给他的画家朋友让-保罗·高更，邀请高更来阿尔与他一同作画，组建他们的画家联盟。

春天的时候，他画了许多色彩明快的花与树。9月，他画了一幅《绿色的葡萄园》，取自同样的场景，色彩也更为明亮。

这时，凡·高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他吸收日本浮世绘的元素，又结合自己在巴黎受到的印象派画家们的影响，画作中大片大片的色彩和粗犷的笔触无一不显示出他疯狂而敏感的内心。秋天，高更来了，他们两个抬着画布到葡萄园里看妇女们收割，高更也画下了他的《收获葡萄》。

高更和凡·高在艺术上惺惺相惜，脾气上却像两头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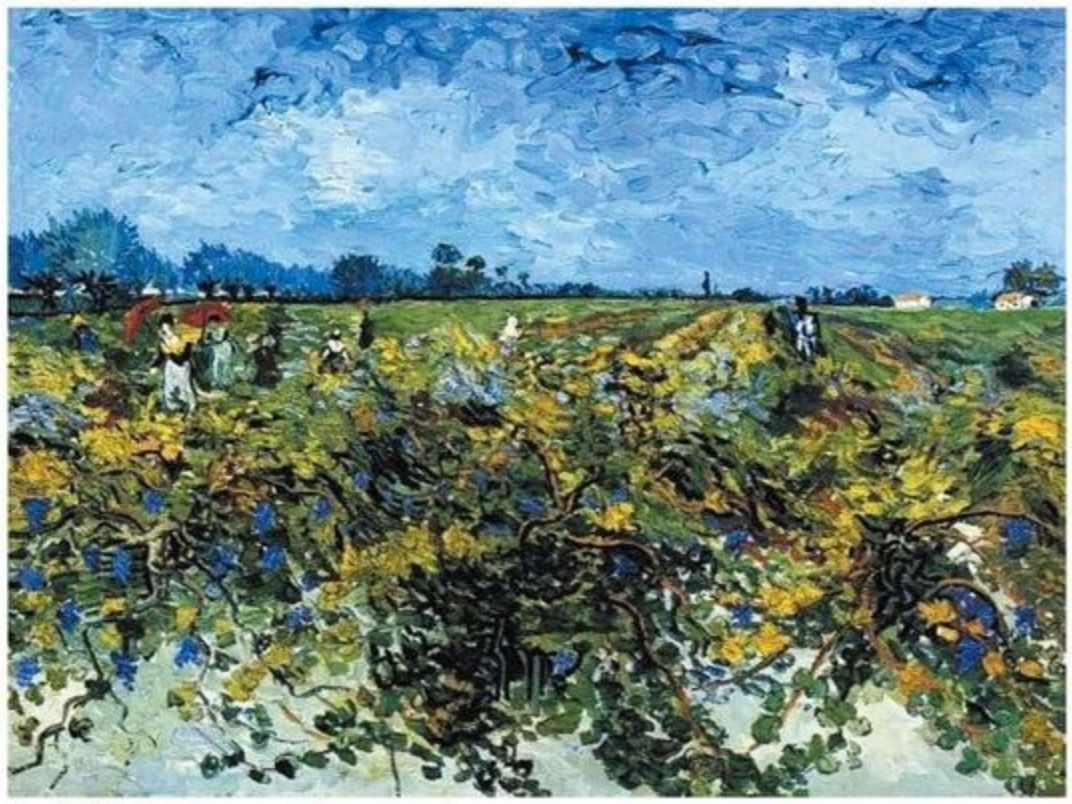
《红色的葡萄园》　1888年11月/画布油彩/75cm×93cm/俄罗斯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藏

牛，相互冲撞，争吵不休。到了圣诞节前两天，凡·高与高更大吵一架，在给弟弟提奥的信里，凡·高写道："我觉得高更已经非常沮丧了，对美好的阿尔镇，对我们的黄色小房子，尤其是对我。"精神崩溃的凡·高割下了自己的耳朵，他把它送给了一个妓女。然后，高更离开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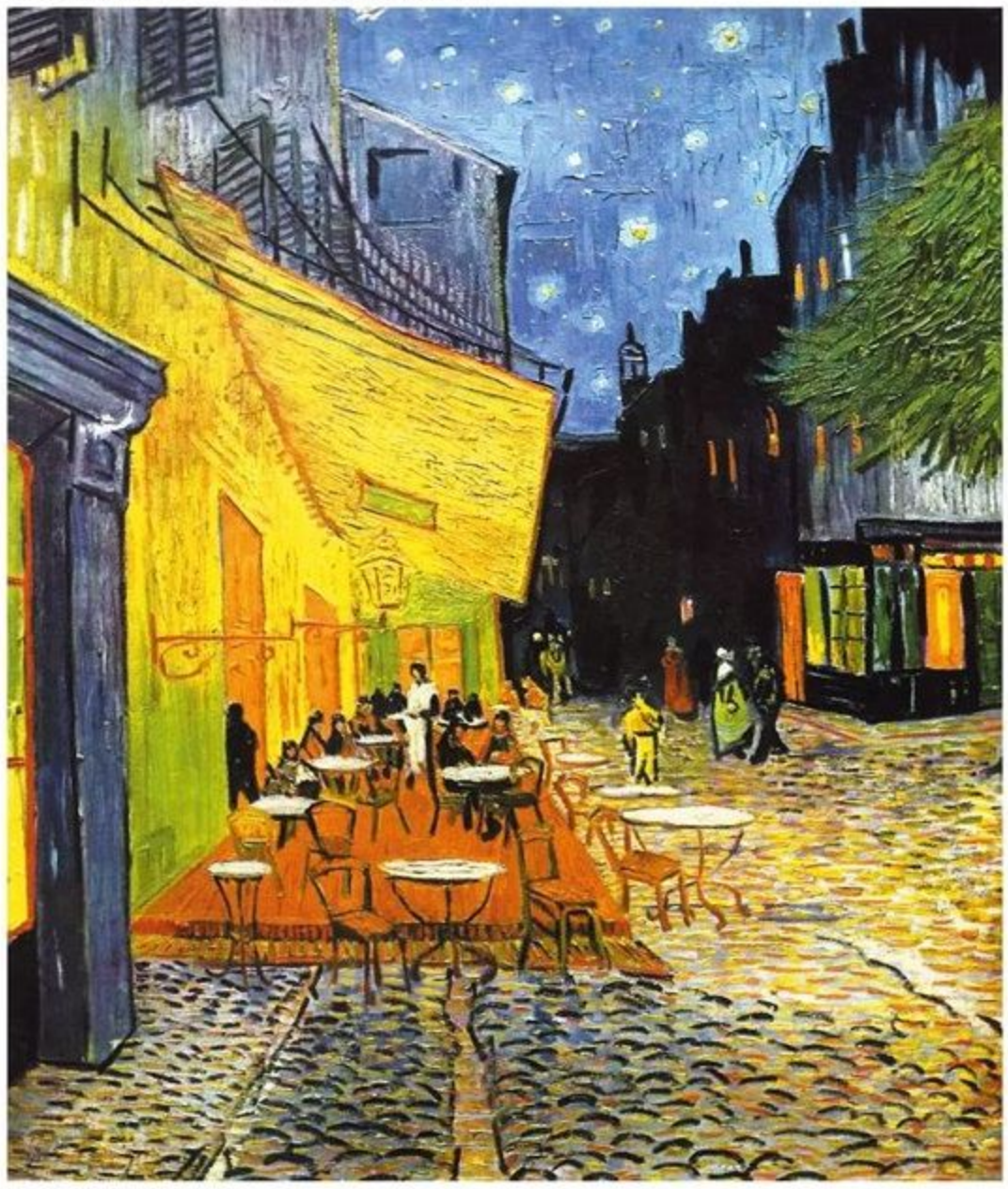
1889 年 1 月，凡·高回到他的小房子，但紧接着他的邻居们向警察局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希望把他监禁起来。人们觉得他是个疯子，小孩则把他当作傻子，在他绘画的时候朝他丢石子。在阿尔发生的这些事情，便是电影《至爱凡·高》开头那位老邮差跟他儿子回忆的内容。"整个镇的人对付一个病人！"他义愤填膺地说。片中他们对话的地方，就是凡·高于 1888 年 9 月所画的《阿尔夜间的露天咖啡座》。

凡·高也为这邮差一家画了画，他告诉提奥："我画了邮差一家的肖像——我之前画过这个邮差的头像——画了丈夫、妻子、宝宝、小男孩，还有 16 岁的儿子。他们都很有法国人的特点，尽管他们在画里看上去有点像俄罗斯人。都画在 15 号画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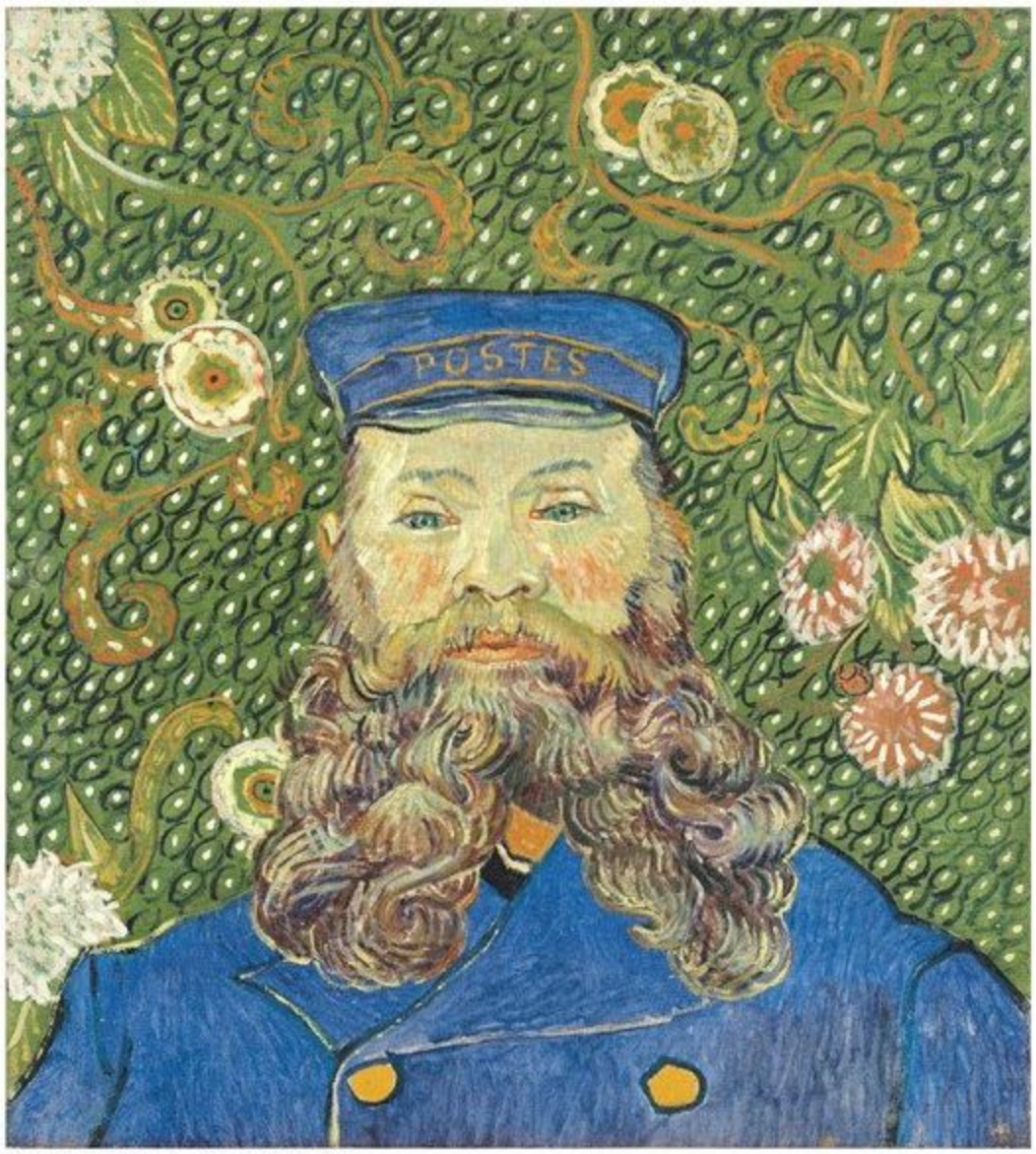
从配色和表情上看得出来，凡·高很喜欢这个大胡子邮差。事实也的确如此，当邮差的儿子，《至爱凡·高》的主角最后见到加歇医生的时候，后者告诉他，凡·高常跟自己念叨，说那位邮差是



《绿色的葡萄园》 1888 年 9 月/画布油彩



《阿尔夜间的露天咖啡座》
1888 年 9 月/画布油彩/81cm × 65.5cm/荷兰奥特洛，克罗勒-穆勒博物馆藏



《邮递员约瑟夫·鲁兰的肖像》
1889 年 4 月/画布油彩/65cm × 54cm/荷兰奥特洛，克罗勒-穆勒博物馆藏

《杏花满枝》
1890 年 2 月/画布油彩/73.5cm × 90cm/荷兰阿姆斯特丹，凡·高美术馆藏

个有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精神的人物。这也解释了凡·高为什么会把他们画得像俄罗斯人。

次年，也就是 1890 年 1 月，凡·高卖出了那幅《红色的葡萄园》，但他在给提奥的信里只字未提此事。倒是提奥抱得一个儿子，并给他取名文森特。凡·高十分自豪，为小文森特画了一幅美丽的画《杏花满枝》。

但到了 2 月份，癫痫病再一次发作，这使得凡·高不得不再次搬家，来到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座小镇——奥维尔。在这里，他认识了加歇医生、加歇医生的女儿马格利特、加歇家的管家、拉武酒店的小女主人爱德琳、船夫和镇上的其他人。从凡·高来奥维尔到他离开人世只有 70 天，但在这 70 天里他创作的灵感如泉水喷涌，一共完成了约 70 幅油画，成为他人生最后的注脚。他曾在信里赞美奥维尔的麦田和山丘如大海一样辽阔，天空被细腻的蓝、白、粉和紫色填满。他说，自己在这里获得了“完全的平静”。

然而没过多久，凡·高在麦田里举枪自杀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小镇。提奥悲痛地赶到他的病榻前，两天后，凡·高去世了，享年 37 岁。

在这座小镇上发生了什么？从完全的平静到自杀，凡·高又经历了什么？

（**王先森**摘自“巴塞电影 App”）

每个作家背后，都有一个杰出的中学语文老师。

——毕飞宇谈作家的培养，他认为，知识是任何时候都能获取的，但审美趣味在青春期前后就形成了

书，买了等于读过；健身，办了卡等于练过；网络公开课，付了费等于学过；唯有吃的，买了一定吃完。

——只有在吃上，我们不自欺

笑是幽默的最低标准。

——社交中，真幽默与假笑间有很大差别，很多人并非因幽默而笑，而是借笑来掩饰他们没有幽默感

不要漠视规则，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栽进去的就是坟墓。

——从野生动物园内违规下车，到因个人原因阻拦高铁发车，让我们不得不对“规矩”再次审视

比输在起跑线更添堵的，是这些人帮你想象的假跑道。

——只要你想着别让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就有人给你规划出无数条跑道。孩子的成长是一场马拉松，关键在于他能否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并坚持做下去

塑料姐妹情算什么，塑料微信情才可怕。

——新时代的微信应酬就像是“人情绑架”，你本来不感兴趣，但不配合就会显得不合群，所以只能硬着头皮附和

这部电影的主题就是死亡和分离，杰克必须死，这叫作艺术。

——多年来，一直有人对《泰坦尼克号》中男女主人公结局能否共享一块木板存有争议，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直言20年后还在谈论这个问题挺蠢的

所有人都知道电影是产业，但是大家越来越忘了电影是艺术。

——学者戴锦华在上海电影节上表示

他们终于在真人秀节目中奉献了演艺生涯中最好的作品。

——有人说，如果明星们不会演戏，那就让他们去演自己

过去，国家实力=人口×人均生产力。人工智能时代，国家实力=不能被人工智能取代的人口×人均生产力。

——孵化器Y-Combinator创始人保罗·格拉翰说，人工智能可能改变国家实力

北极熊坐在没有雪的岸边，似乎陷入了思考。

——摄影师佩蒂·维迈尔前往阿拉斯加的巴特岛，想拍摄白雪皑皑中的北极熊，但那儿竟然没有雪。在沙子和泥土混杂的环境中，北极熊显得很苦闷

“加油！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机会：“就不，偏要留给运气好的人。”

——机会和运气的关系往往很矛盾

有报告指出，每年有900万英国人经常感到孤独，我们应该采取行动。

——1月17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任命体育事务部长克劳奇兼任“孤独事务部长”。首相对此解释

这个世界缺的不是完美的人，而是从心底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与同情。

——电影《无问西东》中的这句话，道出了义无反顾地追求真实自我的价值

矛盾使作家有趣，把前后一致留给厨子吧。

——作家乔治·奥威尔是有名的城市集体拥护者，自己喜欢的却是乡村田园；他仇视私立学校，却把孩子送进伦敦最大的私立学校之一威斯敏斯特公学读书

一个人的火车

◉池　莉

数九寒天，要去哈尔滨。我决定不坐飞机坐火车。火车得跑30多个小时，大家很惊讶，说你怎么受得了？据说哈尔滨今年冷，零下30多度，可以把眼睫毛冻成小冰棍。冻出了小冰棍的眼睛一眨巴，就会发出一种玲珑剔透的响；有了一只挂在身体上的风铃，灵魂便很活泼了。冷也是一种童话，人是应该冻透一次的，我想。热透一次，冷透一次，爱透一次，恨透一次，苦透一次，甜透一次，梦透一次，醒透一次，笑透一次，哭透一次，于是乎，人生也就不那么平庸了。火车里没几个乘客。我独自一人一间软卧包厢，有大把时间，久久坐在窗前，久久看着无边的土地和天空，没有电话、电视，没有熟人、俗务与急件，没有一丝人间烟火。我静静地坐着，心无旁骛地展开我的梦幻与思念。

我有一个朋友，名叫郎瑜琳，吉林珲春人，哈尔滨军工大毕业，自部队转业来武汉。当年，他从哈尔滨到武汉，走的就是这条路。这条哐当哐当的铁路，曾经摇晃过我的朋友郎瑜琳。

认识郎瑜琳，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是我这辈子最糟糕的一个春天：绯闻缠身，官司压头。郎瑜琳是作为一名侠客，被朋友推荐给我的。朋友说这个东北汉子能写会说，为人仗义，神通广大，只要他愿意帮你，你就一定能昭雪冤屈。于是我走进了郎瑜琳的办公室。东北汉子老郎听完我的悲惨遭遇，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却是约稿：“你能给我的副刊写一篇散文吗？”我气愤地回答：“不能！”真是活见鬼！原来我遇上了一个文学痴迷者。老郎却对我的态度很不以为然，轻蔑道：“遇上这么点儿事情就不能写作了？这都是一些俗不可耐的小事啊。”我面临的可是牢狱之灾，啥叫俗不可耐的小事啊！老郎义正词严：“如果你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还能够坚持写作，你才算一个了不起的作家，我也就会竭尽全力帮你打官司，哪怕倾家荡产！我又不认识你，为啥要帮你？因为我爱才，因为我觉得你有才气、有天赋，与我是同类！”

官司漫长曲折，一打就是两年。在郎瑜琳夫妇的倾力相助下，我终于打赢了这场该死的官司。我和郎瑜琳夫妇成了最好的朋友，他们的家成了我的家。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喜欢上了我。当他们的妈妈出差，孩子就由我来照料。郎瑜琳属于文学，从不属于家务，每天孜孜不倦地写作，与出版社的编辑来往密切，一心一意想当作家。我却年轻孤傲，不屑巴结文坛，灵感来了泼墨挥洒，平常该干吗干吗。郎瑜琳极不满意我孤僻乖张的写作姿态。我看老郎那样痴迷，也打心底里着急。那时候出版界拉广告拉赞助吃吃喝喝的风气盛行，老郎书生本色，性情耿直，根本没有能力应付这种局面。他又苦又恼，又气又恨，渐渐地遁入虚幻世界，大白天也躺在沙发上两眼望天，天天等待他的小说出版。逐渐地，

侠义

◉明前茶

话说那年，《棋王》发表后，阿城在北京的寓所被一拨又一拨的约稿人包围。许以厚重稿酬的有之，许以出国笔会的有之，许以名牌杂志首篇的有之，许以组织作品研讨会的有之。阿城对所有人都客客气气，他并不拿出稿子来，只是像一个实诚的北京大嫂，留人吃饭。他亲自下厨，端出了一盆又一盆的炸酱面，切了一盘又一盘的黄瓜丝。他的好友朱伟回忆说，当时，阿城火热到什么程度呢？“他一天要下七八锅面条，家里买挂面一买至少50卷。”

吃完了一大盆面，吃光了一篮子小黄瓜，眼看着作家家里的一溜儿黄酱瓶子空下去，再有磨功的编辑也只好讪讪告辞。

所有人都走了，一位装束寒酸的拜访者留到最后，欲言又止。

阿城问及他的来意，知道眼前这位约稿人隶属某县级文化馆，文化馆办了一份杂志，希望扩大影响，把印刷的纸张品质提高一些。编辑遂去当地酒厂拉赞助。谁想，酒厂厂长是阿城的粉丝，说：“你先去搞一个《牌王》来。”阿城又进一步了解到，这位约稿的黑脸汉子一心想调往省城与老婆团聚，无奈人微言轻，他的愿望没有人听得见。说到被人事干部和岳父母双重挤对的窘况时，黑脸汉子的腮帮子一阵抽动。阿城听毕，闭目思忖半分钟，忽地起身，把写字桌最下面的一个抽屉打开，拿出一份短篇手稿，双手递到黑脸汉子手中。

于是，那位大吃一惊的约稿人命运发生了巨变：他拉到了酒厂的赞助，并升任杂志副主编；过了不到半年，他顺顺当当调往省城的文学杂志社，分到宿舍，当了编辑。

阿城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篇小说，就这样陆续充当了夫妻团聚、父子重逢的垫脚石。它们的首发刊物，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地市小刊物。

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这份侠义，至今还在阿城的朋友圈里流传，它展示了阿城对人性的洞见与悲悯心。作家若不是这样的人，写不出《棋王》中王一生这样的人物。

（**刘　振**摘自《扬子晚报》2017年9月22日）

老郎开始对我说这样一类话：“池莉啊，也许你是对的，也许你这样傲骨铮铮，将来反而可以赢得自己的读者和自己的文学天地。我肯定是不行的了，我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如果将来有那么一天，你真的能够全国知名，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每当他这么说，我和他的妻子就发笑。谁知不久之后，噩耗突降，正当壮年的郎瑜琳，猝死家中。

多少次，我把中国地图铺开，沿着铁轨，从武汉走向珲春，去探望我的朋友郎瑜琳，一个为文学之爱耗尽生命之火的人，一个热爱生活却被生活戕害的人。我一直在写作，我的每部作品都是对老郎的致意。我成名不成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郎对文学的那份热爱，在我的写作中从未间断。我活着，因此，他也就活着。年轻时不懂事，许多话说不出来，还有许多话，根本没来得及说，面对面的机会，突然就没了。所以现在，我宁愿坐30个小时的火车，把郎瑜琳的来路走上一遍。我要让空旷的火车满载我对朋友的谢意，呼啸着接近埋葬朋友的土地。我要借此机会，屏蔽红尘，让30个小时充满最纯真的怀念和祈祷。而这份情怀，是繁忙拥挤庸碌的城市无论如何都承担不起的，我只能选择我一个人的火车和30个小时的静默来承担。

（**秋水长天**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池莉经典文集》一书，**刘程民**图）

莱特兄弟的思维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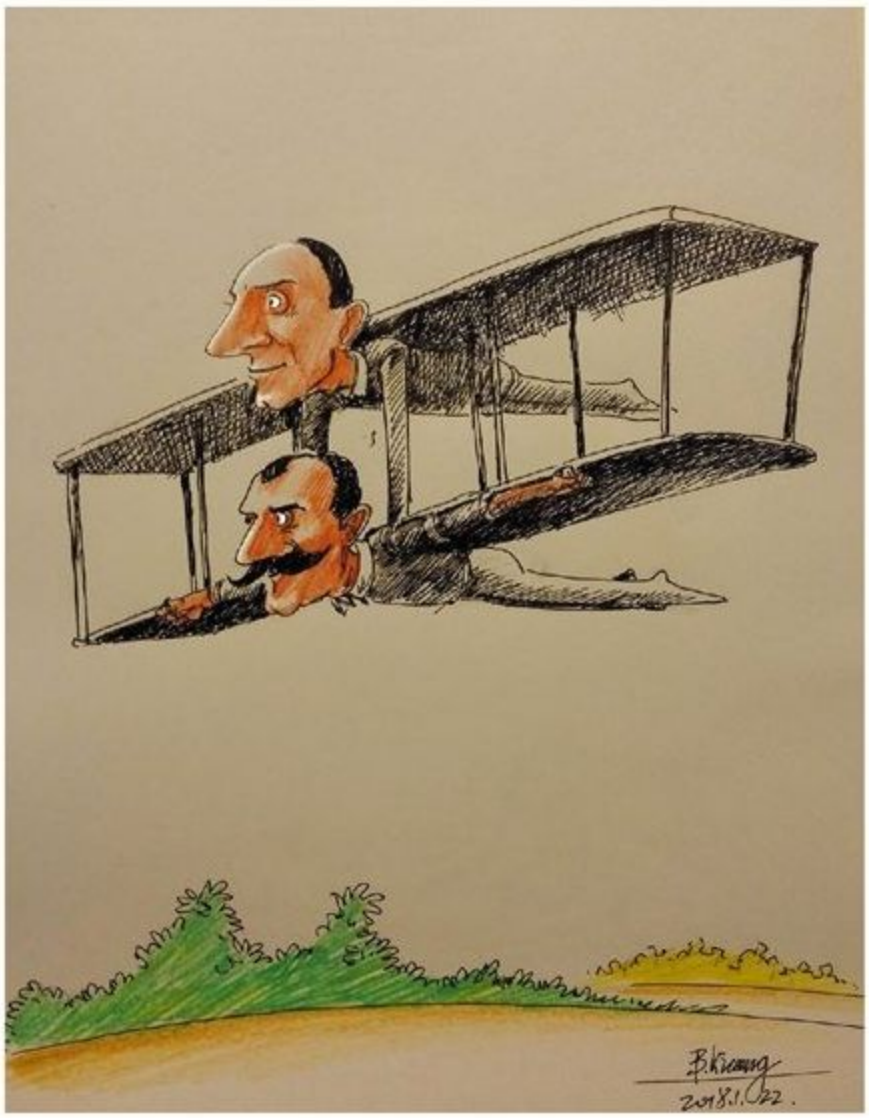
◉王 昱

若说这世界上有什么创业故事听起来最为神乎其技，也许非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莫属。1903 年 12 月 17 日，莱特兄弟制造的第一架飞机“飞行者 1 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试飞成功。从这一天起，人类正式进入航空时代，而莱特兄弟也随着这次成功永载史册。

之所以说这个故事神奇，是因为莱特兄弟的身份与他们达成的目标之间差距实在太大。两个人并非那个时代最顶尖的科技工作者，事实上，他们只上到高中毕业就回家创业，靠修自行车谋生。虽然那个年代教育尚未像今日般普及，高中文凭也很难得，而修自行车在当时也算“高新技术”，但这俩人的身份还是跟开飞机上天差得太远了。

很多励志书籍在谈到莱特兄弟时，总喜欢大谈他们怎样从小立志发明飞机，后来又如何潜心研究，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终于修成正果。然而，如果细读史料，你会发现，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探索者，莱特兄弟并不十分努力。恰恰相反，他们其实是很偷懒的一对探索者：从 1899 年正式着手第一架模型机的制造，到 1903 年一飞冲天，仅仅花了不到 5 年时间，进行了几百次试飞就成功了。

这个速度实在令他们的竞争者汗颜。要知道，在整个 19 世纪后半叶，发明比空气重且自带动力的飞行器可是个热门项目，多少人豁出毕生的时间、精力、金钱甚至以生命为代价都未成功。比如德国航天先驱奥托·李林塔尔，一生中搞了 3000 多次飞行实验，还在最后一次飞行实验中因飞机坠落而摔断脊柱，为自己的理想献出生命。连这样拼命的人都搞不出飞机来，很多科学家都对这事基本死心了。就在莱特兄弟成功试飞前一个半月，当时的科学泰斗西蒙·纽科姆直接发文断言：任何重于空气的机械都不可能飞起来，即便能够成功起飞，也无法解决着陆问题。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莱特兄弟这两个身份既不出众，也不比其他探索者更努力的人最先发明了飞机呢？这里面其实藏着一个至关重要的思维突破。事实上，在莱特兄弟之前，发明家这个行当与科学的结合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般紧密。比如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他一生中的大多数发明其实都是靠频繁实验、“草垛寻针”的方式获得的。这种思路在飞机的发明上也是如此，前面提到的航天先驱李林塔尔，直到人生的最后 10 年才开始系统研究空气动力学，并对自己的飞机做相应改进，而更多的探索者压根儿不懂什么动力学知识，只是凭经验和想象搞出一台飞行器就想上天，很多人第一次试飞时就摔死了。

与这些蛮干的

饮食十美

◉黄永武

明末的张岱，认为烹饪的技艺，要讲求十个方面：味、色、洁、清、时、气、配搭、调和、寻常、美器。

张氏的饮食十美，到了袁枚都有详细解说，选录一些以供参考：

味——一物有一物的本味，要让食材各显其性，各成其味，所以味浓重的只宜独煮，像鳝鱼、甲鱼、螃蟹等，不能搭配他料，以存原味。此外，食物材料须上品，司厨的功占十分之六，采买的功占十分之四。

色——光彩若能“净如秋云，艳胜琥珀”，菜一端上来，由眼视到鼻闻，都要比“舌尝”早一步打动食客的心。

清——清鲜并不是淡薄，浓厚也不是油腻，精华存而糟粕去，真味出而俗尘无，才是真清鲜。

时——时有多项意义：食物材料要时新，萝卜过时则心空，山笋过时则味苦，荠菜过时则叶老。火候要准时，有文火，有武火，有先武后文。火候不对，肉的红色变黑色，鱼的活肉变死肉。煮肉若用急火，水干复添加，则肉味落入汤中，味反在肉外了。又火熄再烧，会走油而味道顿失。还有上菜要合时序，先咸后淡、先浓后清、先无汤后有汤，饱食后用些辛辣，酒后用些酸甜。

配搭——蘑菇、鲜笋、冬瓜，可配荤又可配素，葱韭只可配荤，不可配素。百合、刀豆最好配素，不要配荤。大抵清者配清，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刚者配刚，才有和合的妙处，如燕窝配冬瓜就是柔配柔、清配清。

调和——调和靠作料，酱有甜咸清浓之分，油有荤素清香之分，酒有米果酸甜之分，醋有化学粮食之分。葱椒姜桂糖盐，都要上品。作料有兼用有专用，有先泡有先干。天热宜用芥末，天冷宜用胡椒。

寻常——做法上要寻常，不必燕窝捶为团，海参熬成酱，过分造作，反失大方。清末的张锡銮将军，能将寻常的豆腐一味，烹调化至七十二品，如此才是高手。

美器——古人说：“美食不如美器。”碗盘大小各有所宜，以雅丽为主，不要格式一律，以免笨俗，要大小参错，更觉生色。煎炒可间用铜铁器，煨炖可间用砂罐器。

（**六月的雨**摘自漓江出版社《生活美学·天趣》一书，**视觉中国**供图）

同行相比，莱特兄弟在着手设计飞机前，先是认真研读了19世纪初空气动力学之父乔治·凯利爵士的理论，在彻底弄懂之后，再基于该理论着手设计飞机。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莱特兄弟的飞机是同时代所有设计中最不像鸟的。正是这种基于客观理论而非主观臆想的设计思路，让他们从一开始就超越了绝大多数同行。

更了不起的是，即便有了这样靠谱的设计，莱特兄弟依然没有草率地试飞：他们十分超前地想到了先打造一个风洞，并在其中进行了上千次的实验，在风洞实验成熟后，才在自然环境下试飞。这个思路又为他们节省了时间，并且大大降低了风险。

莱特兄弟的成功是很多“心灵鸡汤”喜欢引用的故事，人们喜欢强调他们的勤奋、勇敢、拼搏，但事实上，这些品格是同时代所有航天先驱的共性。决定莱特兄弟成功的关键，其实是那些常为人所忽视的“小品格”：勤奋之前的理性、勇敢之前的谨慎、拼搏之中的勤于思考。

（**罗兰兹**摘自《齐鲁晚报》2017年12月16日，**邝　飚**图）

中产生活：想象的彼岸

◉和菜头

所谓“中产阶级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形态，其实并没有统一的答案。因为这种生活形态并不真实存在，它只存在于各种人的想象之中。就像“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一样，大多数中国人不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同时又认定它的确存在，那么，唯一的可能是：中产阶级是一种想象。

想象的好处是其中应有尽有，想象的坏处是它太脆弱易碎。有一个年轻的艺人，他颇有天赋，买了3层楼的别墅。在网上能找到他家的内部装修图，号称是欧洲巴洛克风格，看上去极尽浮华繁复之能，给人以强烈的夜店包厢感。把自己家装修成这种样子，本质上是因为主人觉得这种风格是好的，是高级的，是上流的，这就是他想象中的美好生活应该有的样子。尴尬的地方就在于：想象力还悬浮在空中的时候，往往一切都非常美好；一旦落地变成现实，它就很可能瞬间崩塌。

同样，还有人热衷穿名牌。那是他或家人对美好生活的理解：美好生活意味着应该通身上下穿名牌，不但要穿，而且要敢穿，什么衣服都要驾驭一下。你我也都知道，名牌的性子桀骜不驯，并不那么容易驾驭。强行驾驭的结果就是一次次形成“车祸现场”，效果相当血腥。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关于中产阶级生活的想象并没有形成任何有效的共识。大家都在探索，同时不大认同别人的探索结果。

最近的一次崩塌事件发生在北京的某家甜品店。一套甜品的单客价超过千元，而且要预订，每天只为有限的几桌人服务。于是就有美食博主借用朋友的名字订位，吃完之后给了个差评。双方最后闹得很不愉快，在网上酣畅淋漓地大打出手。最有趣的部分是店家一方的回应，表示他们用的都是昂贵的古董家具，甜品用了最昂贵的原料，聘请了最好的甜品师，对方却对此毫不领情。这同样事关想象，店家想象了顶级的甜点店应该是什么样子，然后按照自己的想象把它变成现实。然而，对于这种想象力，食客并不买账，食客坚持认为甜点的味道和价格并不匹配，自己不是来吃家具和装修的。

我觉得双方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味道。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如果店家是用青瓦白墙装修，点缀些许枯树翠竹，淘换些仿明清款家具，但卖的是大闸蟹，同样是人均1000元，提供5只阳澄湖出产的顶级大闸蟹，一份秃黄油拌饭，加几个时令蔬菜，温一壶号称30年的花雕。我想，估计去的食客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抱怨，跪着就把钱交了。哪怕他们并不会吃蟹，也品不出蟹的好坏来，出门依然会大声赞叹。原因和味道无关，而是这一套装修，这一套菜单，满足了他们对所谓顶级传统美食的想象。它就应该有个院子，就该有青

瓦白墙，地面上就应该贴砖对缝，服务员就应该穿剪刀口布鞋，大闸蟹就应该用新鲜的竹笼屉端上来，花雕里就应该有话梅和姜丝，酒壶就应该是锡制金属壶，上面雕满了梅兰竹菊。而且，这么吃蟹的人除有钱之外，还风雅异常。

大闸蟹和甜品在味道上的区别真的有那么大吗？无非是你在朋友圈晒1000块钱一个人的大闸蟹宴，大家都不会点赞，但会在心里默默地羡慕嫉妒恨；而如果你在朋友圈里晒1000块钱一个人的甜品，大家会纷纷点赞，并在留言里想尽办法用最委婉的中文表达“你是傻×，哈哈哈哈”的心态。每客1000元的全蟹宴在想象力范围之内，而每客1000元的甜点超越了大多数人的想象力。

没有人能凭空想象出某种生活来，在这个世界里一定有效仿抄袭的模板。比如说夜店风巴洛克装修，比如说全名牌个人形象设计，比如说北欧极简风格家居套件组，比如说日式禁欲系着装……它们来自广告、杂志、电视、电影，甚至来自出国旅行的见闻。市场上也有足够多的服务商，可以按照你的要求轻易实现你对这些生活的想象。但是，它们大多注定会崩塌。

在中国，一个巴洛克风格的家是不可想象的，正如你无法想象一个拥有枯山水的私家庭院一样。这种东西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它和周围的环境、文化完全割裂开来，没有任何关联。这和钱多钱少、品位高低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到了最后，归根结底，你得在巴洛克式的餐厅里，用银餐具吃卤煮和炸酱面，发出响亮的呼噜声。而你的枯山水景观，最后可能堆满了孩子的玩具和纸箱——家里实在是没地方放了。从拥有悠久历史的异种文明里借鉴得来的所谓“美好生活”，没有办法长久存续，你总会跌回原来的生活，而且发现比当初离开的时候更糟糕。

当然，你也可以追求四合院，追求红木黄花梨家具，复制一个三四百年前的中国乡绅或者官员的居家生活。许多人的确就是这么做的，因为那些硬木家具太硬太冷，甚至不得不给昂贵的椅子配上坐垫。一眼看过去，一口真气瞬间就散了，那就像是一个个尿片。那样一种生活同样也没有现实意义，因为它对应的生活土壤已经消失殆尽。如果院子里没有一个大家族，没有尊卑有序，没有一票丫鬟、老妈子、厨子、马夫伺候着，没有基本的家传、家训、家书和菜谱，没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没有初一、十五的斋戒，那么它也就没有了原来的滋味，只是一个空壳而已。哪怕安装了全套的电器、下水系统，那还是一种死去的东西，并不能成为真实生活的一部分。

这就像送你的儿子去学钢琴或者二胡，送你的女儿去学芭蕾或者古琴。你觉得这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你的下一代正在迈向你想象中更为美好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都有共识，相信这是正确的道路。但与此同时，你们家并没有家庭音乐会，也没有外出参加音乐会的习惯，平常也不会用音响播放任何音乐，全家老小都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刷手机。那么，你就应该承认，在这个家庭里，其实并没有这些东西存在的空间，它根本就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真正过音乐生活的是家里的老爷子和老太太，地点是社区公园，方式是广场舞。那是他们天天去的地方，天天参与的方式，是有根有生命力的东西。他们的录放机和折扇天天在用，一换再换，从磁带升级到MP3外加功放。而你家里的一堆乐器却早已落满灰尘，最终以进入二手市场作为结局。

那些关于中产阶级美好生活的想象，禁不起仔细分析。它们无论有多少种形态，都需要回答一些共同的问题：它是否是从原生的生活形态里生长出来的？是否是现有生活的延续和提升？是否能够无缝地嵌入当前的生活中？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不确定甚至是否定的，那么这种想象力就迟早会崩溃。同时，我们也得以用一个新的角度重新观察城市生活中那些奇奇怪怪的生活形态，思考究竟是什么在为它提供文化和心理上的支撑，让人们乐此不疲，以及它们是否有升级变形的可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倒过来，往生活里强塞东西，强行拔高，还幻想它能够扎下根来。

（**步步清风**摘自微信公众号“槽边往事”，**刘　宏**图）

圆明园外的“李老板”

◉谭伯牛

同治十二年（1873年），两宫太后结束垂帘听政，还政于穆宗。穆宗“大孝养志”，要为退休的太后安排一处游观之所，于是，八月下诏，命修复圆明园。

其时，国用不足，除官员捐款外，工程费用着内务府自筹。内务府在嘉庆、道光时期，年收入约百万，赤字犹在20万上下；咸丰、同治间，则以内乱，收入骤降至30万，自顾不暇，哪有余力修复圆明园？然而，内务府中人，不怕手里没钱，只怕上面没项目。这个道理，你懂的。

李光昭（1822—1874），广东嘉应人，据他自己说，曾在安徽捐了知府，可直到他死，这份捐照也没人见过。他终究是个商人，只要钱货两清，只要不捉将官里去，不会有谁较真要看他的委任状。光昭中年离乡，在湖北汉阳讨生活，他说在那儿做木材生意，后经湖北方面调查，其实他是房产中介，且“盘踞扰害”，算是今语所谓无良中介。同治十二年夏，地产生意日见萧条，光昭乃迁至北京，开了装修公司。

及至听说要修圆明园，他联络内务府，请求合作。内务府派营造司笔帖式（清代低级文书官——编者注）成麟与他谈。光昭说，兄弟我出十万两银子买木料，您做点浮账，拿去宫里，可报销30万，回头给我补个缺就成，您也铁定升官。成麟说，开什么玩笑，你个小包工头，哪来的十万？光昭说，这您别操心，就说干不干？成麟素来想办成一桩大事，作为进身之阶。面前这位李老板，相处已有半年光景，平日听他谈起广州、汉口的商界风云，钦羡不已。穗、汉皆是国内一流商埠，能在那里打拼，终究不是一般人，兴许这事竟能成呢？这么一想，开了窍，回去向长官报告。报告时，添油加醋说一通，不问可知。堂官听成麟这么一说，亦觉靠谱。即使真遇上骗子，终究不用府里往外掏钱。乃命成麟转达光昭，速速起草合作协议。于是，十一月初，光昭“谨禀”内务府大臣，“情愿报效修圆明园木料”。

据前揭履历，光昭绝无十万巨款，他唱的是哪一出？原来，禀文有这么一段：光昭前往

四川、湖北、浙江、广东诸省收购木料，请“（政府）派员同运，通饬沿途关卡免税放行”，并“颁发字样，雕刻关防，以便备文报运”。紧要字眼，一是“免税”，一是“关防”。中央政府基建项目的原材料采购享受免（商业）税、免（路桥）费的待遇，易于理解，往里塞些私货，搞搞走私，也是常情。不过这是小钱，十万两仍然没有着落。“关防”者，官印也，这才是生财的法门。事后人们知道，光昭刻的关防，上书“奉旨采运圆明园木植”，与外商签合同，甲方一栏写的竟是“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国皇帝”字样。试问，内务府（相当于今日部级单位）派员随同，怀里揣着圣旨与“部长”签发的批文，包里装着奉旨督办的官印，开口就是“吾乃钦差大臣”，周游全国，做点买卖，还赚不到十万两银子？

内务府将光昭“情愿报效”的好人好事向皇帝转奏，上谕从之，并遣成麟偕往。二人先去湖北，打听了四川的行情，发现原木出川运京，费时费力费钱，只好作罢。二人旋又去了福州。闽地不产佳木，去做啥？内需拉动不了，去沿海做外贸呗。同治十三年三月，法国商人播威利从东南亚贩运木料来华销售，不意遇见李钦差采办修园木料，请人验明公文，确有其事，大喜，遂与光昭谈业务。光昭侃侃而谈，谈了几天，只不说付现款。播威利想，终归是皇室工程，货到付款，可以接受。于是，双方议定，35000 尺木料，价值 54250 两，运到天津再付款。为表诚意，光昭给了十两的定金。

接下来的计划是这样的。成麟向内务府虚报，外洋木料价值 30 万，按照工本、报销是 1:3 的比例，内务府可向朝廷申报至 90 万，除了原定 30 万的报效不必算钱，尚有 60 万，则应计入工程款，从内务府支领。领出这 60 万，以 5 万余两给付外商货款，剩下的 50 多万，则上至主管工程的内务府大臣、堂郎中，下至有关的郎中、主事、笔帖式，皆能从中分利。光昭从旁，亦要分一杯羹。一旦竣工，诸位还有升官的可能。

可怜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出事了。光昭此前从未做过木料生意，不识货。而且，他一生贫苦，即使乡间大屋，也只见过而没住过，又何能揣想御园宫殿所用木料的雄伟，以致所定木料，全“不合柁梁檩柱之用”，只“宜配修海防炮架等项”。六月，洋船抵津，皇帝有旨，着直隶总督李鸿章派人赶紧解京。李鸿章往港口一看，哪来的乔木，只见两个衰人，一船劣植。光昭衰，从北京来验货的技术员拒绝验收，愤而回京，撇下他独自应付洋商索赔；播威利衰，收了十两银子，将木料辛苦从福州拉到天津，竟然一文钱也收不到。李鸿章没办法，只得将李光昭收监，讯明真相，请朝廷定夺；对播威利，只能好言相劝，终以天津机器局的名义，“权宜收买”。

秋后，光昭被处斩。内务府诸人，俱以本心愿为皇室出力，不幸受了诈骗，罪无可逭，情有所原，革职降级有差。不多时，各复原职，甚有升了的。毕竟都是忠臣，再过 20 年，还靠他们拿海军军费修颐和园呢。

（**张晓玛**摘自《中外书摘》2017 年第 11 期，**黎　青**图）

智　趣

根据图中出现的道具，猜一猜这是哪一部经典电影。（提示：奥黛丽·赫本主演）

黑车司机与灰犀牛

◉葛鹏起

2017年7月，我受邀到外地讲课。第二天讲完课回来，由于昆明遭遇了2017年最强暴雨，半个昆明城都被淹了，所以，飞机飞到昆明上空时，因为雷暴无法降落，只能又飞到贵州，停到凌晨4点多才飞回昆明。

到昆明时，已经是清晨5点。我拖着积攒了两天的疲惫走出机场，心想：这个时候，这种天气，应该没有出租车了。这时，过来一个45岁左右的中年男子，我一看就知道他是黑车司机。

他问我，要不要包车。我想这个时候肯定不好打车，而且我已经困得不行，黑车就黑车吧。问他价格，他说150元，最后砍价砍到120元。平时打车不到100元，但120就120吧，人家也不容易。当他把我带到他的夏利车面前时，我才发现，原来车上已经坐了3个人。我明白了，我根本不是包车，只是花120元买了其中一个座位。我当时就有点不高兴，这样的话，车上的4个人他都得送，如果我不是第一个被送到的话，4个人送完，平时不堵车也得3个多小时，更别说是今天这种暴雨天了。

我问了一下司机大家各自要去的地方，车上有一个人和我目的地差不多，另两个人在另一边。最优的路线是先送我们俩，也就是上机场高速，之后走二环高架路。我认为他应该会这么走，但车开了一会，我发现他没有走机场高速，而是走上了一条不知名的小路。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整个昆明都被水淹了。

我说，那你更应该走高架路啊。他说，我儿子说了，下面这条路没被淹。

我直接告诉他，你这么走是因为机场高速要收过路费，你是为了躲避缴过路费，而且你这样走的话，路线上更折腾。他说，你放心，这样走肯定是最快的，而且别人给的钱比你多。我问多少，他说别人都是100元。我无语了，100元比120元多吗？很明显的路线我不会算吗？算了，算了，车已经驶上无名小路，要想打车已经不可能了，也没力气吵了，听天由命吧。要怪就怪自己不该坐黑车。

走了半个小时，车子行驶到一个岔路口，往左边走又可以上高架路，往右边则又是一条城中村里的无名路，而且还淹了一大片水，淹水路面的长度大概有50米。黑车司机也注意到了，所以他停下来思考。我跟他说，你还是走高架路吧，走下面的话，你的夏利车底盘低，很容易熄火。为了不刺激他，我都没说现在你已经不用缴过路费了。

这时候，一个走下面的路会先到的小伙子对他说，没事，你挂着一挡，轰着油门往前

艺术家的心

◉丰子恺

世间的物有各种方面，各人所见的方面不同。譬如一株树，在博物家，在园丁，在木匠，在画家，所见各不相同。博物家见其性状，园丁见其生息，木匠见其材料，画家见其姿态。但画家所见的，与前三者的又有不同。前三者都有目的，都想起树的因果关系，画家只是欣赏目前的树本身的姿态，而别无目的。所以画家所见的方面，是形式的方面，不是实用的方面。换言之，是美的世界，不是真与善的世界。美的世界中的价值标准，与真、善世界中的全然不同，我们仅就事物的形状、色彩、姿态而欣赏，而不顾问其实用方面的价值了。

所以一枝枯木、一块怪石，在实用上全无价值，而在中国画家看来是很好的题材。无名的野花，在诗人的眼中异常美丽。

故艺术家所见的世界，可说是一视同仁的世界、平等的世界。艺术家的心，对于世间一切事物都予以热诚的同情。

（从　容摘自《视野》2017年第23期，**丰子恺**图）

冲，绝对没有问题。

我观察了一下，刚刚过去一辆大车，水已经没过大车轮子1/3还多的位置，我估计夏利车肯定是过不去的。我又跟他说，我建议你还是听我的，你的车真的过不去。可能因为跟我发生过争执，他想证明自己是对的，也可能是他过于自信。他迟疑了几秒钟，还是选择了挂一挡，轰着油门往前冲。结果快要到的时候，车突然熄火，停水里了。

我当时就气不打一处来，说你看吧，你不听我的，现在车熄火了不是！这句话明显刺激到了他，他非常恼火，转过头来跟我说，都怪你，你能不能不要说话了！怪我?！就这样，我跟他吵了起来，还好被同车的人拉住，否则搞不好我这个学法律的人还得跟他打一架。

后来车上的人都不说话了。大概两分钟后，那个让他往水里开的小伙子又说，你打一下火试试，说不定车还能往前走。

车在水里是不能打火的，因为一打火发动机就报废了，而且即使买了保险，这种情况很多保险公司也是不赔的。本来我应该告诉他这些，但当他把手放到车钥匙上时，我迟疑了，嘴都张开了，却没有说出口。就这样，一下、两下、三下，司机连打三下，火还是打不着。我知道，他的发动机肯定报废了。

再后来，我们蹚着水走到路边，那个让他从水里过又让他打火的小伙子赶快掏了100块钱给他，跑掉了。我们另外几个人也觉得他挺倒霉的，虽然没有送到目的地，也每个人给了他100元，就各自散了。

时间过去半年了，这件小事在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我一直在琢磨两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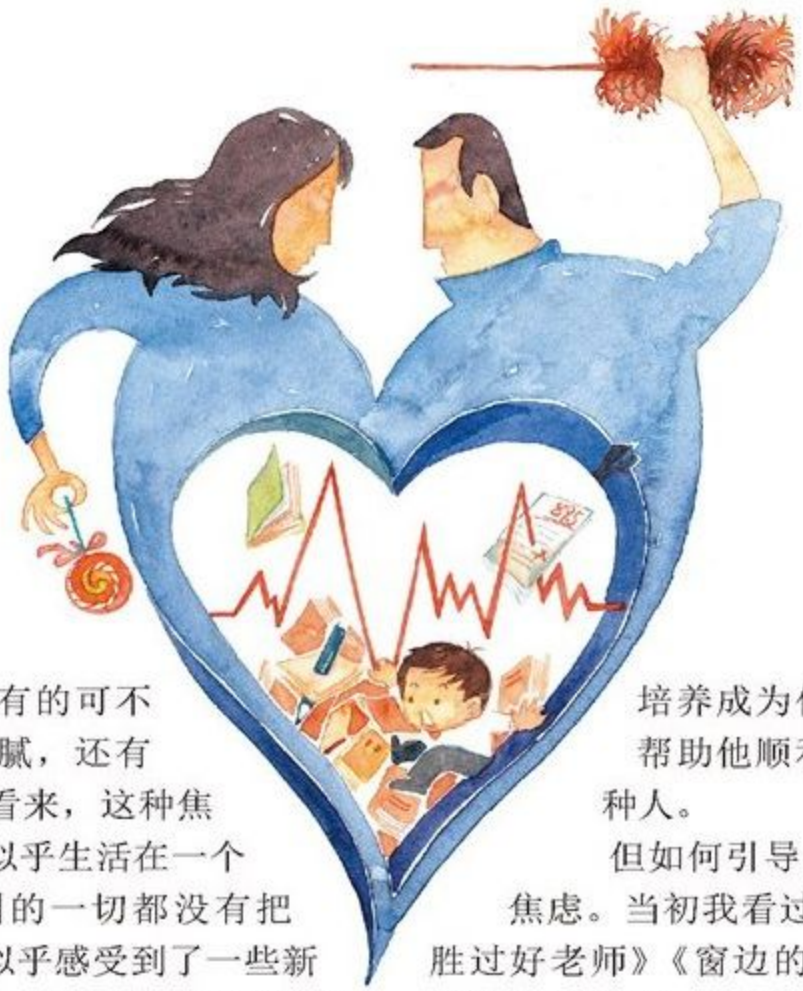
第一，是什么让这个司机一错再错？第二，为什么我在最后那一刻放弃了本该有的善良？

迄今为止，我可能找到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一个叫米歇尔·渥克的人写了一本书，叫《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这本书中讲的和大家之前常说的“黑天鹅”正好相反：“黑天鹅”比喻小概率发生而影响大的事件，而“灰犀牛”则比喻大概率发生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灰犀牛体型笨重、反应迟缓，你看见它在远处，你心里想，没事，它不会过来的，但你要知道，灰犀牛跑起来非常迅速，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你往往很难躲避。很多危机事件，就像灰犀牛一样，其实在爆发前已有迹象表明很有可能发生，但往往被人们忽视。

但第二个问题，一个人是否应该在这种情况下善良，或者说，善良的边界在哪里？我自己也没有找到答案。

（**大浪淘沙**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12月29日，**喻　梁**图）



养孩子的焦虑

◉押沙龙

人到中年，生活里有的可不光是盘串、保温杯和油腻，还有很多切实的焦虑。在我看来，这种焦虑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试探性的年代，对周围的一切都没有把握。同父辈相比，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多了一些想法，但对这些东西我们又不够坚信、不够确定，热情里难免掺杂着怀疑，走几步就不免逡巡着找退路，当然就会焦虑。比如孩子的教育问题，我周围的同龄人里，似乎很少有不为此犯愁的。这个问题不解决，保温杯里的枸杞水喝着都少了些滋味。

这一代的家长对养育孩子往往有种神圣感。我当初就有这种感觉：一个孩子的生命交托到你的手里，你要负责这个生命的成长，培养他的性格，塑造他的灵魂，这是一种多么神圣的责任啊。但养了几年孩子才慢慢明白，这真是有点自己给自己加戏。你没那么大作用。你对孩子的种种希冀，希望他拥有的种种品质，无非是你自己的胡思乱想而已。孩子不是一张白纸，他们带着自己的性格、灵魂来到世间。你无法规划他的成长，也无法塑造他的灵魂。你能做的，无非是观察和引导，尽量让他的性格往好的方向发展而已。比如天生外向的孩子，要尽量让他外向而能自省；天生内向的孩子，要让他尽量内向而不孤僻。但你无法让他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你不可能将他培养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最多是帮助他顺利成为他本该成为的那种人。

但如何引导，如何帮助？这也让人焦虑。当初我看过很多育儿书，《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窗边的小豆豆》《爱与自由》《教养大震撼》，有了一肚子育儿理念，觉得养孩子如烹小鲜，只要方法对头，并不难啊。

可理论都是光滑的，现实却总是疙疙瘩瘩。一旦理论进入现实，往往显得格格不入。时间长了，我慢慢感觉到，那些书本提供的多是一种价值偏好，不能被当成操作指南。比说如，面对不认真写作业的孩子，书上就建议，应该取消他们写作业的权利。“‘学习是件好事，看来你不想学习。所以，’我把作业本卷在手中，口气确定地告诉他，‘我想取消你写作业的权利，以后不许你再写作业了！’”据说这样能让孩子把写作业和“奖励”联系起来，用“逆向思维”来刺激孩子对写作业的热情。

这样做原则上可能是对的，但很多家长还是不太敢做这种尝试。我也不太敢，事情要是不按书上讲的那样发展呢？如果孩子真的实心眼儿，放下作业，欢欢喜喜搬凳子看起电视来，家长该如何收场？难道过半个小时后觍着脸过去宣布，“你看电视看得很认真，值得表扬，所以我决定恢复你写作业的权利”？

而且那些育儿书里的家长，几乎是神一样

中 年

◉亦 舒

自20世纪中叶开始，人类平均寿命渐长，到了今日，如无意外，可活至80岁。

自35岁开始，我已开始梳髻，自视中年人。照旧时规矩，像家母那辈，过几年，名正言顺，可升为老年。

为什么不是？家母50岁那年，倪匡已经买下房子给她住。她有病，由倪震陪伴出入诊所。长孙稍后忙事业，转由书航侍候，子子孙孙每日唯唯诺诺听她发牢骚，不敢有误。

记忆中年老并非坏事，可是，一代不如一代，我辈能随意认老吗？非得一路扮演壮年，在中年的平原上一直走到抽筋。

于是50、60甚至近70岁仍充中年，别人怎么想不得而知，我个人真的累得发昏。

头一个举手，老就老吧：写稿、教功课、阅书报、睡懒觉，退役。对友人说，从此之后，与我说话，要加“您老人家”四字，有酒食我先馔，有事后生服其劳。

正想得美，忽然听见女儿大叫：“Mom，快帮我找笔记。”

想做老人也得讲福气。

（**潘光贤**摘自《辽沈晚报》2017年12月27日，**视觉中国**供图）

的存在。他们从不暴怒，从不咆哮，永远是笑眯眯的，既宽容又坚定。但实际上，我们都是肉身凡胎，总会急躁，会忍不住扯大了嗓门发脾气，有的在辅导孩子做家庭作业的时候还忍不住犯心脏病。养育孩子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各种焦虑、各种挫折感、各种自我怀疑，怀疑自己这样教育到底对不对。

焦虑是难免的。父母总是患得患失。他们也许希望孩子特立独行，但又不知道孩子的心理能否强大到可以忍受被孤立；他们也许希望孩子别让课堂上的东西教蠢了，但又不知道会不会让孩子过早地产生认知混乱，无所适从。在现实中，父母总是要代替小孩子做出很多决断，光是这样就足够折磨人了。世上有不少朋克青年，但很少有朋克父母，这是因为自己往世界脸上吐口唾沫还容易些，替别人往世界脸上吐唾沫就难多了。更何况我们这些父母大多不是什么朋克，只不过是捧着保温杯的油腻中年人呢。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变成以前自己讨厌的人。不知有多少文青家长以“我只要你做你自己”开始，以“别人家的孩子”结束；以“我不希望你出人头地，只希望你有个有趣的灵魂”开始，以周末奔波在各种课外班结束。

我们不是不懂那些道理，只是不能克服那份真实的、沉重的焦虑。我们不是不明白孩子所拥有的是一个独立的灵魂，但是我们的人生经验从来没有教会我们如何真正去理解一个独立而陌生的灵魂。而这个世界也是让人迷惑的，似乎没有什么价值是可以统摄心灵的。我们习惯于对孩子说“我只希望你有快乐的人生”，可什么是快乐的人生？看看《夏洛特烦恼》那样的电影吧，让自己重活一遍，我们都找不到快乐，又如何把它交托到别人的手上？何况，只有快乐没有痛苦的人生，是否值得一过，我们也没有把握。在孩子面前，我们可以装作什么都懂。其实我们并不懂。我们并非不明对错，只是不确定对与错能延伸到哪里，更不明白它值得我们战斗到什么程度。我们只是焦虑。

（**有 鹿**摘自《财新周刊》2017年第48期，**勾 犇**图）

狗狗和艺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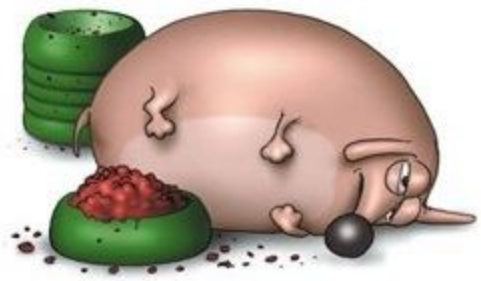
◉〔意〕马尔科·马里伦戈

凡·高

凡·高（1853—1890）的艺术风格非常超前，他作品中强烈的个性和在形式上的独特追求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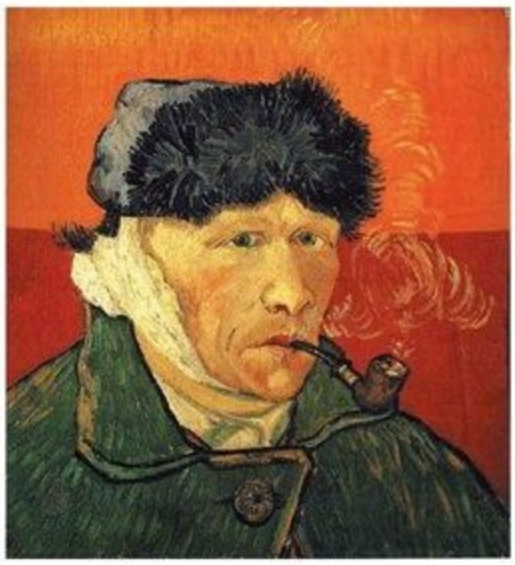
卢齐欧·封塔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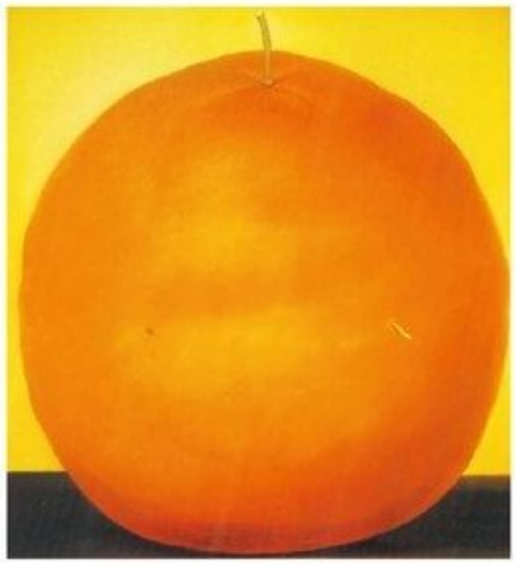
卢齐欧·封塔纳（1899—1968），最为人知的艺术贡献在于其一系列“割破的”画布。他因此成为极简主义的开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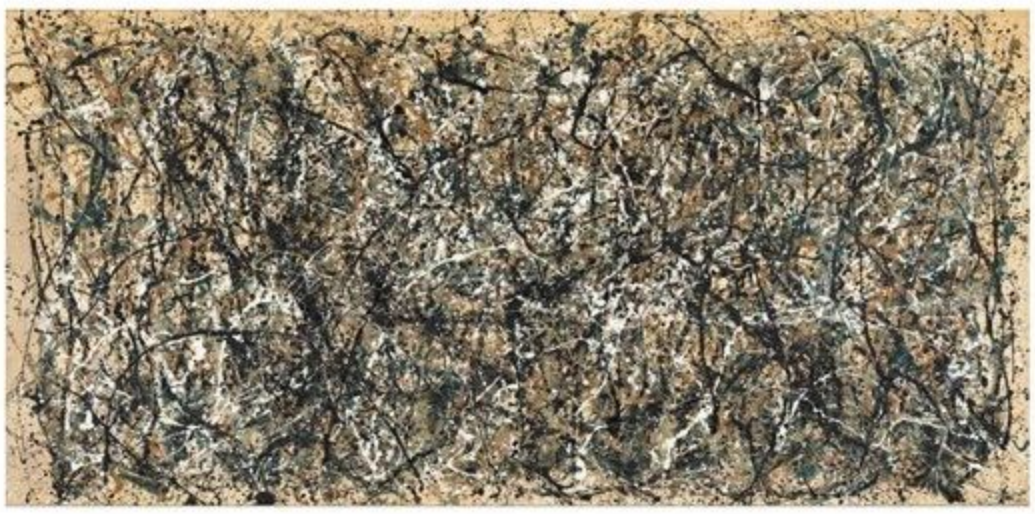


费尔南多·波特罗

费尔南多·波特罗（1932—　），一贯以肥胖造型的绘画和雕塑著称。他作品中的“胖子”往往被理解成对贵族和中产阶级的讥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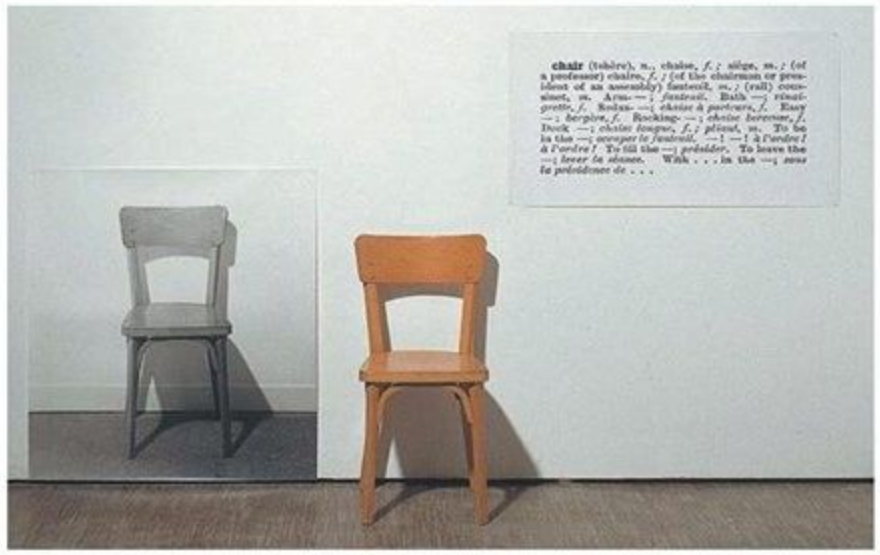


杰克逊·波洛克

杰克逊·波洛克（1912—1956）是20世纪美国抽象绘画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创作由一系列即兴的行动完成。他把棍子或笔尖浸入盛着颜料的罐子中，然后把颜色滴到或甩到钉在地上的画布上，凭直觉和经验作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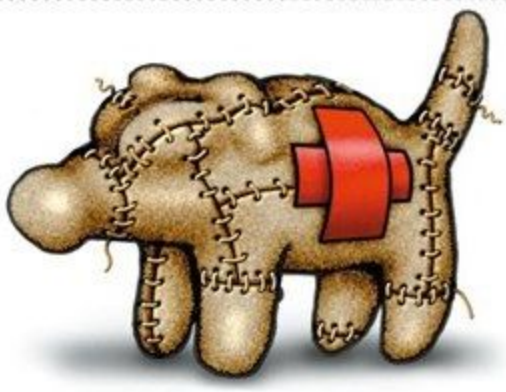
约瑟夫·科苏斯

约瑟夫·科苏斯（1945—　）被誉为美国“观念艺术”的祖师。观念艺术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它的基本概念源于社尚的思想：一件艺术品从根本上说是艺术家的思想，而不是有形的实物。观念艺术开始审视人们赋予艺术品的意义背后所隐藏的东西。



安迪·沃霍尔

安迪·沃霍尔（1928—1987），波普艺术的领袖人物。“每个人都能当15分钟的名人”是他对媒体时代的预言。



约瑟夫·博伊斯

约瑟夫·博伊斯（1921—1986），德国著名艺术家，以雕塑为其主要创作形式。被认为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前卫艺术最有影响的领导人物。

克里斯托和让娜－克劳德

克里斯托（1935—　）和让娜－克劳德（1935—2009）夫妇用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包裹山谷、海岸、大厦、桥梁、岛屿，让公共建筑和自然环境呈现既熟悉又陌生的浩然景观，成为大地艺术的杰出代表。

蕾蕾水饺二十年

◉张　军口述　◎王　燕撰文

1

至2017年，蕾蕾水饺店开了20年，我打算关门歇业。

关门前，我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蕾蕾水饺将于2017年9月18日关门。"周围的居民和一些老顾客听说后都赶过来吃，吃完再拎两袋生水饺回家。特别是17号那天，店里真是人山人海。

顾客都说，你不要关啊，你关了我们以后就吃不到这么干净好吃的食物了。

1997年7月8日，我在建国南路开起第一家水饺店，取名"蕾蕾水饺"——一是"蕾蕾"是我女儿的名字；二是因为那时候店刚刚起步，就像一个待放的花蕾。

蕾蕾水饺在杭州良心经营了20年，我没有赚过一分昧心钱，就像我在包装袋上写的：质量是生命，卫生是保障。女儿在的时候，我是想做百年老店的。2013年4月，我心爱的女儿蕾蕾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一直哭，哭得眼睛几乎看不见了。今年，我也快70岁了。

2

我先生是湖州人，很小就没了娘。我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嫁给他。

我是山东人，跟共和国同龄，生下来一个月就跟着父亲来杭州。父亲是解放杭州时来的，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

我有4个弟妹，我是老大，从小病歪歪的。妈妈在杭州，爸爸抗美援朝去了，奶奶带着我山东、杭州两头跑，从小教我做面食。要上小学了，我才定居在杭州。

1969年1月8日，我去临平农村插队，在农村待了8年，回来后进了杭州第三纺织厂，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先生。

我们1977年9月认识，1978年登记结婚。当时我身体就不好，胃出血，其他小毛病不断。1980年，我们的女儿蕾蕾出生了。

1982年5月初，我突然开始发烧，烧退后全身起疹子。5月4日厂里开会，开完会，我突然站不起来了，后来被确诊为多发性肌炎。

我们的厂长非常善良，让我请长期病假。他说，你放心去治病，只要能治好病，不管花多少钱，厂里一定给你报销。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做生意，一定要做个有情有义的人，绝不唯利是图。

我住在浙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编者注），我有个同学也住在浙一，他患的是脉管炎。我和浙一的张主任说，我的同学太可怜了，你一定要救救他。张主任说，你同学的病，我们还在研究；你的病，我们都没法研究。医院20年来只碰到10个这样的病例，死亡率50%。

病发前我体重108斤、腰围1尺9，生病后吃激素，体重一下增加到158斤。一发病就全身发炎，浑身都疼，疼得受不了，就吃安眠药。

我发病时31岁，我先生才29岁。我想，我不能拖累他，我早点走了，他还能重新找一个。我就把安眠药攒起来，偷偷放在棉被下。

那天他帮我洗完澡，把我抱到外面去，收拾被子的时候，发现了安眠药。

我们认识以来，他第一次生气，问我想干什么。

我说，我不想活了，你还年轻，我们离婚，我去单位，单位会照顾我的，你另外找一个。

他说，你说我对你好，你还要自杀。你死了，别人会相信我对你好吗？你走了，女儿要过没娘的日子，我从小就没有娘，过够苦日子了。如果我没照顾好你，你告诉我，但你不要想不开。

我就想，是啊，与其每天哭哭啼啼地过生活，不如活一天我就开心24小时。从此，再难我都坚持。

3

医生说我活不过10年。

等身体稍微好一点了，我就想找个事情做。我的私心是，我好好做，攒点钱留给先生，他可以再讨个老婆。

我从来没做过生意，看有人摆摊卖饺子，我想我是山东人，也可以做饺子去卖。

我在陕西和山西整整待了20天，看到饺子店我就进去尝，找差距，再自己琢磨着调味道。

我家附近的断河头农贸市场一个摊位一天5毛钱，我拿了10块钱就去摆摊了，卖生的手工水饺。

第一天卖了400个饺子，赚了两块多钱。每天做好，我自己先吃，满意了，我才出去卖。有人说，大姐，你的饺子真好吃，我就很高兴。

我每天回来都很累，但很开心，即便输液也不把自己当病人。我早上5点起来，去菜市场买菜买肉，先生在家揉面。20多斤肉，我拎不动，先生揉好面就来接我。我吃饭，他调馅，一起包好饺子后，他再把我送到菜场，菜场里已经有很多人在等我的饺子了。

我做的是敬客的饺子，对得起良心。我到超市里买最好的肉，把淋巴全部割掉。我的饺子有30多种，除牛肉馅、羊肉馅和三鲜馅的以外，其他的都不放生姜、大葱之类的调味品，所以肉的质量一定要好。

有一次，天气很热，卖剩下的几个饺子我带回去煮来吃，发现面酸了。我一晚上睡不着，先生晚上回来，问我怎么了。我说今天的饺子皮酸了，我想把今天所有卖的饺子钱退掉。他说可以。

第二天，我给菜场办公室说我要贴一个通知，昨天的面酸了，请买过饺子的人来退钱。办公室的人说，你想清楚了没有，这个通知贴出去，会砸牌子的；如果没有买过饺子的人也来找你退钱，你怎么办？

我说想清楚了。那张通知贴了一个星期，没有一个人来退钱。有些认识的，我要退钱给他们，他们坚决不要，说馅是好的，面酸了没关系，本来饺子都是要蘸醋吃的。

这以后，生意反而比以前更好了，最多时有人要排队两个小时。我因为经常生病，饺子来不及包，顾客就来和我一起包，他们擀皮，我包，包够自己的，拿走，下一个再来擀皮。

大家这么支持我，儿童节、重阳节，路过的老人和孩子我都送一份饺子。菜场的人都说，你这么点小本生意还送。我说，没有大家的光顾，我怎么能赚到钱？回馈是理所应当的。

4

有一次，市场科科长来市场检查，要进我的摊位，我赶紧拦住。我说，你不要进来，里面都是调好的饺子馅，你进

来不卫生。

旁边的人说，他是工商局市场科科长。我说，市场科科长也不能进来。

冬天，我在菜场包饺子，两只手长满冻疮，还流血。居委会说，有一个11平方米的小房子可以租给我，一年几千块。我很高兴。办工商许可证，要先办环保许可证，环保部门不同意，说，这么小的店面不能炒菜，起码要20多平方米。

我说我只煮水饺，不炒菜。他们说，你们做生意的都是这样，现在什么都答应，等开业了就乱来。

过了几天，工商局通知我去一趟。我想，完了，店肯定开不成了。

到了那里，市场科科长把营业执照给我。原来他替我在局长那里担保了，说这个人很诚信，你给她办营业执照，要是她炒菜，我来负责。

1997年7月8日，第一家“蕾蕾水饺”在建国南路开张，11平方米。店里原有两张桌子，马路对面的交警给我弄了一张桌子，一共3张桌子。

我先生是做卫生防疫工作的，所以我一定要搞好卫生。菜要洗得很干净，一定要洗到洗菜水变清为止。有一次，工人没有把香菜洗干净，好几千个饺子我全部倒掉。

面团我全部用手揉，一锅10斤，我要揉八九遍，捏到面团在手里很沉了，才算醒透了。一年四季用的面粉都不一样，每次加的水量也都不一样，只能凭感觉，凭良心。

人家说，你卖饺子也能做到干一行爱一行。我说还可以更好。不管做什么，都要用心才能做好。

5

每年，只要有义务服务队来社区，我和另一家面条店的老板都会请服务队的人吃饭。

我们调馅都用纯净水，希望把我们的祝愿和爱都调在里面。包的时候，煮的时候，也要把祝福一并送到顾客手里。

对人的真心祝福，他们一定感觉得到。

我女儿刚走不久的那段时间，我一边流眼泪一边包饺子。顾客并不知道，可是都说，为什么最近你家的饺子吃起来是苦的。

我告诉员工，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好，我同意你休息，但你不能带着不开心、带着怨气包饺子。

胃不好的顾客来，想吃韭菜馅儿的饺子，我会劝他不要吃，韭菜伤胃。想喝冰啤酒的，我会劝他不要喝，就喝热乎乎的饺子汤。

有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患白血病的孩子住在医院里，父母没有工作。儿童节那天，我想送点饺子给医院里的孩子们吃。我和工人带上锅，带了几千个饺子，去医院煮。医院的医生说，你们是不是卖不掉才拿过来的。

我说，你不要这么说，这些孩子啥时候走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骗他们呢？

有些孩子吃了，说能不能再给我们一点？我说管饱，照顾孩子的家人也可以吃。剩下的饺子，我全部煮给医生和护士吃。有个领导说，饺子这么好吃，是不是你今天特意做得这么好。

我说，顾客吃的都是一样的饺子。我能吃的，顾客才能吃；我不能吃的，也不给顾客吃。

6

1998年，我在建国南路、佑圣观路、邮电路都有店，生意都很好。我想我要做百年老店，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不能总租房子。

我看到广告上说3万块钱就可以住现房，就跑去看。楼上88.23平方米，楼下167平方米，一共要150万，可我只有6万块钱。

我就带了60个水饺去了售楼部。我告诉售楼部的小姑娘，我想买你们的房子，可是只有6万块钱。我是买来开饺子店的，你们尝尝我的饺子，如果觉得好吃，相信我的饺子店能赚钱还你们，你们就卖给我。如果不好吃，我马上走。

我去的时候她们已经吃过午饭了。我煮好饺子，四五个小姑娘抢着吃了，又端了20个饺子跑到后面去找领导。领导听完汇报后，说你这个人有意思，这样，你的首付我帮你付，你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我。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康乐的开发商康省民。

超市卖肉的说，大姐，我给你垫付一年的肉钱。店里的员工说，老板娘，你不要发

高清杂志免费下载QQ群：280594200

愁，店里包吃包住，我们也花不了多少钱，每个月给我们300元就可以了。

我的多发性肌炎时好时坏，发起病来痛得要命。房子按揭买下来，欠债100多万，加上4个店几十个员工的工资，压力很大。心急、失眠，又遇上更年期，我患了严重的抑郁症。

我每天只睡两个小时，早中晚的饭，包括夜宵都是我做。晚上我做素肠、春饼、花卷，做到早上6点去买菜，8点工人来上班，我上楼睡一会儿，到了10点半下楼，又一直忙。蕾蕾高中毕业，在店里帮忙，每年儿童节和重阳节，她都会和我一起去请孤儿院的孩子、敬老院和社区的老人来吃饺子。

半年后，我去还康总30万的首付款。他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来还了。我说，你借条都没有打，我当然要赶紧还给你啊。

后来，蕾蕾大了，我就想买套房子，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套。看好房子后，首付还差点，想想算了。过了几天，一个经常来店里吃饺子的客人问我们，房子买了没？我说，看好一套，但首付还差点，还是下次再买吧。

客人吃完饺子，也没说什么就走了。过了半个小时，他又回来了，从包里掏出10万元现金，问我够不够，如果不够，他再去取。他是西湖国宾馆的老总。

我很开心，也很感激，总想着把更多的爱传播出去。我的抑郁症不知不觉好了。

7

就在我计划着要把“蕾蕾水饺”开成百年老店的时候，我的女儿蕾蕾却病了。

2013年2月，蕾蕾刚生下儿子100天，就查出胃癌晚期。4月13日她就走了，才33岁。

临终时，医生问她，你还有什么遗愿和遗言？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既然我的病治不好了，那就让我把世间所有的病痛都带走，把健康和快乐留给大家。

她希望妈妈帮她实现3个愿望。第一，希望妈妈不要卖掉水饺店，要把水饺店做成健康、快乐的驿站，把店里的员工照顾好；第二，不能溺爱外孙子，要教他好好做人；第三，有条件的话，多资助有困难的人，善待身边的人。

蕾蕾临走的那天夜里，我守着她，她其他什么话都没有，只是一直不停地叫妈妈，叫了一夜，叫得隔壁那个人一直哭。我说妈妈带你回家，好不好？她说，嗯，我要回家，医院会送我到太平间，太可怕了。

那天她爸爸正好不在，我身体也不好，本来就没有什么力气，那一刻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力气，一下子就把她抱到担架上。救护车开得很慢，晚上两点多把女儿送到房间，早上8点15分她就走了。

我女儿临终想到的都是别人，发了大愿，作为妈妈的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我要多做好事，不能给女儿丢脸。

我们做餐饮的，都做健康食品，做企业的，都不赚昧心钱，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好。

我现在眼睛不好，全靠我先生照顾我，走到哪里他都拉着我。以前我们很穷，刚结婚的时候借了800元钱，还了6年才还完，但我们从来不为钱争吵。除了我要自杀那次，他一辈子没对我说过重话，有时候我都觉得他把我宠坏了。

前两年，他心疼我太累，提前退休回来帮我。

女儿走了6年了，她的同学每年给自己孩子买衣服，一定给我外孙也买。女儿的同事每年给员工发年货，也一定少不了我们的。我们何德何能，大家都对我们这么好。我没有理由整天哭哭啼啼的，活一天就要多帮助别人一天，这样活着才有意义。

2015年，蕾蕾水饺被评为“明码实价十佳示范店”。我说，餐饮协会有500多家餐厅，我们没有能力要求社会，但管好自己做的事情，总是可以的。让顾客吃上放心的食物，是我们的本分。

等到有缘人，我会把蕾蕾水饺继续开下去。

每年儿童节，我都把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接到店里，准备好蛋糕、礼物为他们庆祝。今年我给每个孩子准备了一个小书包、一双鞋，让小外孙也来帮忙。我希望外孙能从小接触公益，长大后也做一个乐于帮助他人的人。

（**大浪淘沙**摘自《杭州日报》2017年12月19日，**李晨**图）

不挑食

成熟的大人不会挑食。成熟的大人会说："这个我不能吃，吃了会过敏。"

吃　药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今天急诊收了一个病人，病人误食了一只蟑螂，担心蟑螂不死，自己主动吃了蟑螂药……

算　命

小时候奶奶带我去算命。依稀记得算命的老先生摸着灰白的胡须对我奶奶说："此子之命贵不可言，学业有成，事业有成，一生衣食无忧。"后来我用实际行动告诉我奶奶，封建迷信是靠不住的。

方鸿渐

我妈今天评价我像方鸿渐："你是个好人，但全无用处。"

亲妈。

拍　水

出门的时候在电梯里遇到一个用双手狂拍自己脸的小宝宝，一旁他的奶奶非常淡定地说："又学妈妈往脸上拍水呢？"

饺　子

室友问我："你天天吃饺子不会腻吗？"我："怎么会啊！一大锅不同馅儿的饺子一起煮，每一个都是惊喜，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味道。感觉到了没？饺子就是北方人的巧克力。"

编　辑

过去一起做编辑的一个同事改行卖拖鞋了。他对我说："有一款鞋一年卖了 8 万双，定价也要 30 多呢。这要是书该多好啊！"

炫　耀

已经两个月没有联系过的朋友居然给我发了个"早安"。我赶紧回道："哟，今天怎么起这么早？"对方答："你没看我的朋友圈吗？我在日本玩呢！"遇到这种找上门来炫耀的朋友，我也只好使出必杀技："太好了！帮我代购吧！"

装　置

我在美术馆的角落蹲下系鞋带，抬起头，发现身边围了四五个把我当艺术装置的游客。

渣　男

问："为什么暖男最后总会变成渣男？"

答："你烧过煤吗？"

出　气

趁老婆在洗澡，我看了一下她的手机，发现了她和丈母娘的语音聊天。老婆："今天胸口闷得慌，待会儿把他揍一顿出出气。"丈母娘："不要做无理取闹的事，先翻旧账铺垫铺垫。"

婚纱照

问："怎么说服老婆不拍婚纱照？"

答："你一个道具有什么资格叽叽歪歪的？配合好就是了。"

没　用

学生："老师，你教的都是没用的东西。"

老师："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

老照片

我在一个首饰盒里发现了一些老照片，我拿给爸爸说："你看年轻时你也挺帅的，岁月催人老啊。"爸爸接过照片盯了一会儿，嘴唇颤抖着说："你妈竟然还留着他的照片！"

呼　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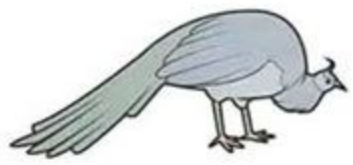
问：南方人这么多年冬天都熬过来了，为什么这两年要求供暖的呼声突然高涨？

答：以前网络不发达的时候，谁知道北方人冬天过得这么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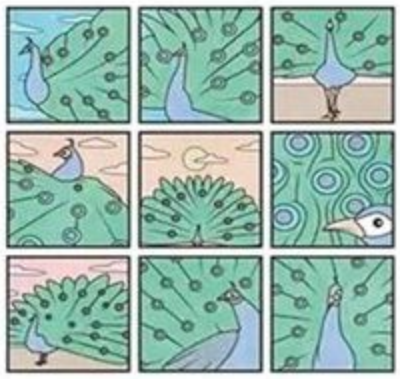
（恶鸟、林远远、福根、老袁、某四等摘）

脑洞漫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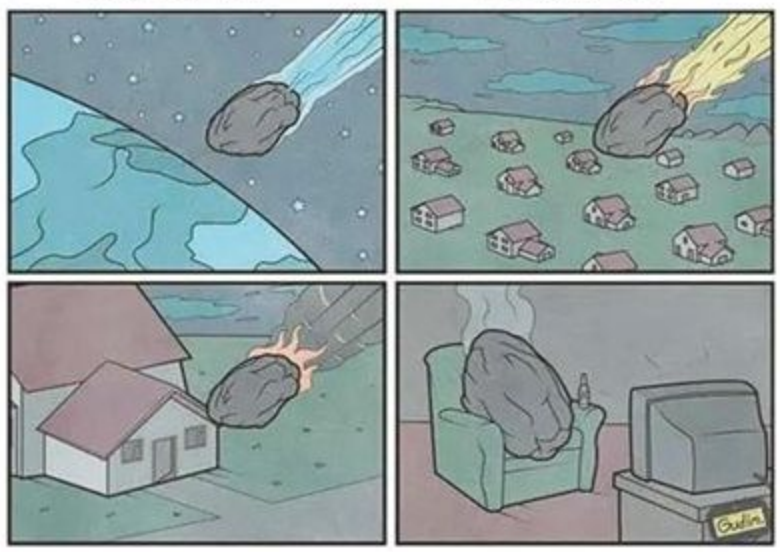
◉〔俄〕Gudim An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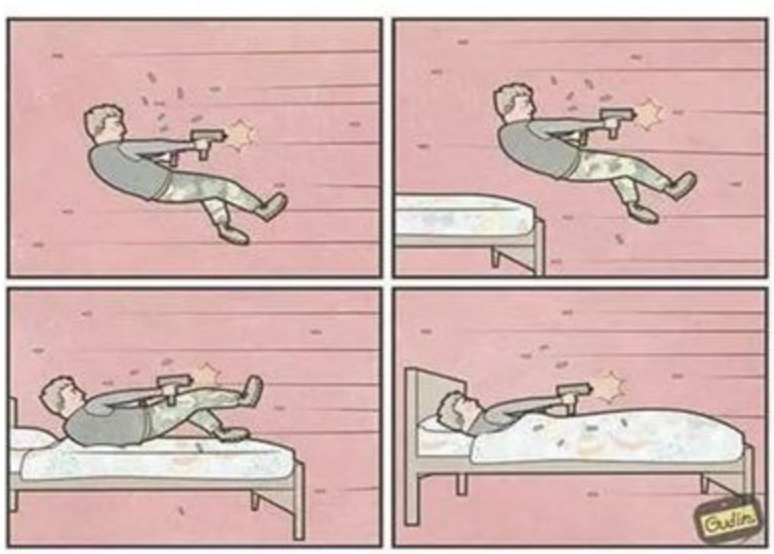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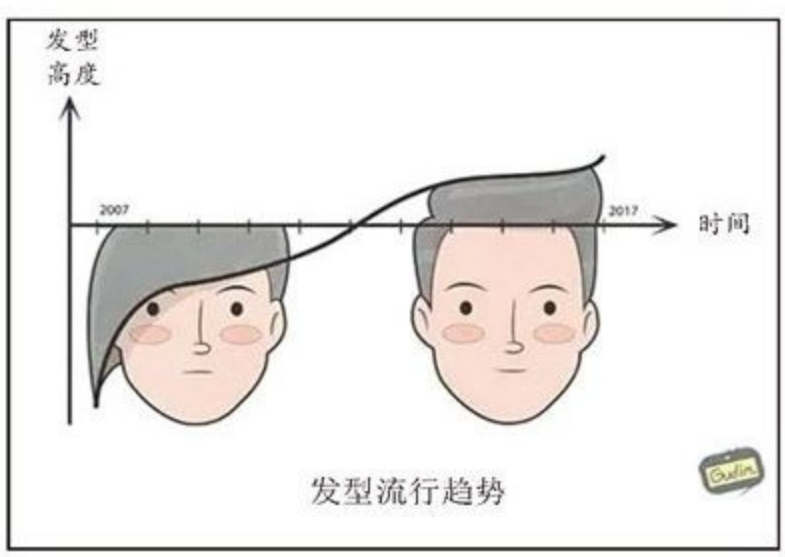
现实生活中的你



社交媒体中的你







发型流行趋势

三个老头儿

◉黄昱宁

一

回想起来，20世纪80年代我念小学那会儿，读书真是一件相对单纯的事。比方说，我父亲会仅仅因为不愿让我多过两条马路（那时候家里不可能匀出人手接送我上学），就放弃区重点小学的名额。六年里我上的都是家门口的普通小学，代价是考初中时出了一身冷汗，分数刚踩上市重点的那条线；换来的好处是，每天作业都能在学校里做完，下午三点半之后，我就只管一个人泡在父亲的书里。

那时候没有新东方和奥数班，家里有钢琴的人几乎是怪物。直到三年级，我才参加了平生第一个兴趣班（那时都是免费的），起因也有点奇怪：我塞进课桌里的一个笔记本上记着几句我随口诌的词儿，被好事的同桌拿去向大队辅导员献宝，后者那时大概正在给区少年宫招募学员……总而言之，很快我就收到了“儿童诗歌班”的邀请信。后来才知道，发信的老师姓诸葛，是个快退休的老头儿。

虽然早就有思想准备，知道这位诸葛先生不会有羽毛扇，但初见之下，还是大失所望——干瘦的身板，半秃的脑门，加上脱落了大半的牙齿，看上去早就过了六十岁。他不怎么爱笑，普通话里夹着浓重的岭南口音，既不擅长侃侃而谈，又不见得能循循善诱。比起隔壁的“儿童电脑班”（彼时正值“电脑要从娃娃抓起”刚刚发表），这里非但人气衰微（不超过十五人），而且哪怕在人数达到峰值时，也没有谁在认真听讲。

奇怪的是，诸葛先生对这些好像一点儿都不在乎，最多偶尔停下来，叹一口气。他上课的方法简单得全无技巧可言，每次都捧了一大摞书，每本都夹着几张白纸条，每个夹着纸条的地方一定都有一首诗，作者不分古今中外、忠奸善恶。常常是刚才还在讲“却话巴山夜雨时”，突然一个急转，就拐到了“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他会一首一首地写在黑板上，一笔一画都像是拼尽了全力，写累了便眯着眼睛歪一歪脑袋，像在鉴赏一幅古画。他很少作什么口头评点，却很喜欢在诗句的字里行间作一些符号，比如涂个圈、画个惊叹号什么的，那些地方多半就是他最在意的句子了。先生让我们跟着抄，连那些符号也不可以落下。可他总是等不到我们全抄完，就急忙吩咐大家扯开嗓门朗读，声音越大越好——基本上每首诗都被我们念得支离破碎，先生倒不苛求，反而摇头晃脑地打着拍子。下课铃多半总是在这种节骨眼上响起来，我们戛然而止（我那时多半在想，八路公交车少坐

一站就可以省下钱在车站旁买个油墩子解馋），诸葛先生也会一下子愣住，看一眼讲桌上躺着的那一堆书，一脸的困惑，“还有很多没讲呢……”照例挥一挥手，叹一口气。

好多事都是要多年以后才能“追认”甚或“虚构”出它发生的意义。诸葛先生的课，我统共也没能上满一年。记不清是什么原因半途而废的，反正当时好像也没有太在乎。直到初三那年，外校调来的一位语文老师，才以“合并同类项”的方式强化了那段记忆。和诸葛先生一样，那也是个快退休的老头，也操一口掷地有声、拒绝被普通话些微同化的方言，也有个很不常见的姓氏——我们叫他宓老师。

二

以年纪和行事风格推想，宓老师和诸葛先生多半都有过一肚子诗情文气被特殊年代蹉跎的经历。初三时我已多少懂些世故与故事，会忍不住将他们的形象嵌入《天云山传奇》或者《苦恼人的笑》，为他们在课堂上的浑然忘我添上浪漫主义注脚。平心而论，宓老师的课比诸葛先生上得更专业，也晓得隔两天就念一回中考的紧箍咒，抱一摞卷子督促大伙儿背标准答案。不过他总有点儿“分成两半的子爵”式的颓唐贵族气，左手忙活的事儿被右手轻轻一挥，就销匿于无形，空气里残留着一点嘲讽的味道。班上有几个同学——包括我——的语文成绩在他看来足够好，于是常常会得到减免作业的待遇，这在毕业班里可不是寻常事。有时候碰上他特别讨厌的课文（这绝对不是偶然现象），宓老师干脆就在上课铃响之前跑过来，跟我说：“这课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你不用浪费时间。带小说了吗？拿出来看！”起初，我简直怀疑他在说反话，类似“钓鱼执法”，只能讪笑着不置可否。没料到下一回，他干脆就自己带来几本，往我桌上一撂，“看这个。”

我一直记得那几本书的名字，《围城》《写在人生边上》《干校六记》《洗澡》。“别的书可以不看，”宓老师眯起眼睛愉快地分享他的秘密，“这两位的，一定得读。先从浅的读起，我相信你有一天能读懂《管锥编》的。”

直到今天我也不能算“读过”《管锥编》（顶多算“翻过”或者“膜拜过”），更别说读懂，但那些书和那些话，须臾不曾忘怀。有时候我安慰自己，我没敢在艰辛寂寞的学术路上涉足太深，宓老师其实也得负一点责任。当年我刚拿到直升本校高中部的名额，宓老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视线聚焦于别处，像是对我说，也像是对自己说：“你将来可别选中文系啊。”“啊？我可没想过这问题。”“进高中就得想啦。听我一句话，学英文，学点有用的。”“有用的”三个字被他加重了语气，可他随即又摸出一张书单，上面照例写满了“无用”的作品。

从“无用”一步三回头地走向“有用”，差不多构成了我高中和大学前半段的主旋律。作为一个从小就让师长放心的孩子，我成功地做到了基本不偏科，没有悬念的前三名，以及一路免试直升。我被那时上海人眼里最“有用”的上外录取，念时髦的“复合型专业”。哪怕是在直升后的那个暑假，我还是不太想去碰那些已经被我冷落了三年的“闲书”——我知道它们仍然对我构成强大的诱惑，一旦拿起，就难说是不是还放得下。

上外真是个“有用”的地方。每天早晨起来，我总能清晰地感觉到我走在一条高效务实的流水线上。东体育会路上，擦身而过的是一边塞着耳机听“美国之音”一边晨跑的人，电话亭里挤满了用各种语言向外面的世界寻找机会的人——这样的画面不仅励志，而且像一道强光，把你的生活照成一张曝光过度的相片，容不得阴影和细节。谁说文科生比理科生好混？你穿越回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上外试试——在那里，一门外语不仅是一门外语，它还通往薪酬惊人的“五大”（会计事务所），通往太平洋对岸那一溜“常春藤”。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的英语教材充满了情境对话和应用文写作，我们的老师总是匆匆地来匆匆地走——有的是各种各样的语言培训班在等着他们去自度度人。例外的没有几位，江老师算一个。

三

那只是一门学分不高的选

语丝

人年轻时，无论是崇拜还是鄙视，都缺乏分寸。善于掌握分寸是生命最大的奖赏。

——尼采

我的思绪总是在擦拭我的童年，直到它变得像一块坚硬的钻石。

——耶胡达·阿米亥

爱记忆中的人容易，难的是当他们出现在你身边、你面前时，你仍然爱他们。

——约翰·厄普代克

我喜欢纯粹的东西，我不喜欢酒里掺水。我也这样对待我的生活。

——马塞尔·杜尚

您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就好比大马士革和君士坦丁堡，远远望去何等壮丽；待您走进街巷，才见到有癞皮的叫花子和倒毙的死狗。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快乐人有个不怎么有出息的前提，不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也不打算立志对世界有什么贡献。

——黄永玉

所有的人都把时间花在了互相解释以及庆祝他们意见相同上。

——萨特

钱如果没有给你带来幸福，至少也能让你在舒适中痛苦。

——海伦·格蕾·布朗

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恐惧，决定了我们的选择。我们是自身推导的结果。

——珍妮特·温特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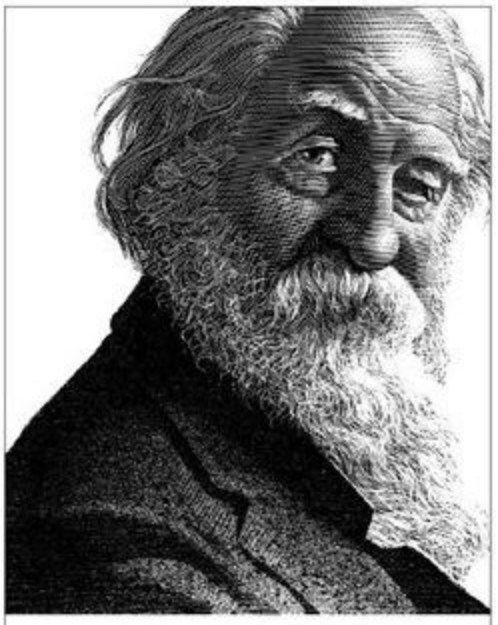
修课——英美散文选读。按上外人的习惯思维，这显然得归到为数不多的“无用”课程里去。第一堂课，先有人搬来椅子（椅子脚给垫高过，与讲台比例合宜，坐下来能俯视全班），再是茶缸，最后才是年逾七旬的老教授本人，一步一挪地进来。“我是江希和，”老头儿坐下来，话音里有点喘，“Call me Mr. River。”

至今都记得他，不单是因为那一口老式伦敦腔，不单是因为我们很快在《英汉大词典》的编委名单里找到了他的名字，不单是因为当时传过他好几个版本的坎坷身世，也不单是因为他从来不用现成的教材，只发一本油印的讲义，课间休息时最大的乐趣就是检查我们有没有在那份讲义上添上足够详细的听课笔记。让我最难忘的，是他从来不把文章切成一个个“有用”的词语碎片，不会津津乐道于某个词儿的社交功能，他强调的，是我在上外很少听到的那个字：美。

在他的眼里，扬眉吐气的塞缪尔·约翰逊回击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信——那种酸，那种迂，那种春风沉醉——是美；《廊桥遗梦》最后，男人写给女人的信——那份苦，那份甜，那份今生无悔——也是美；但我们都知道，江老师最偏爱查尔斯·兰姆。说起伊利亚（兰姆的笔名）平生结巴、见到心仪的女孩子会害羞时，他的脸也红扑扑的；讲到伊利亚因为沉重的经济负担，一辈子在账房里朝九晚五地上班，只能在晚上写作时，他一声接一声地叹气。讲义内，19 世纪的伊利亚与精神病严重的姐姐相依为命，被迫终身不娶，姐姐病发时他们俩只能手拉手一起哭；讲义外，江老师的情绪也跟着忽上忽下，有好几次都几乎挣扎着要从高脚椅上站起来。

好像就是在去年，我突然想起这些旧事，上网搜了很久江希和的名字，才发现零星有几篇昔日学生追思老教授的博文。虽然早有预感，但猛一看到他早在 2005 年就已去世，我还是难过了很久。他不会知道，一个课后甚至没有勇气拿着笔记凑过去提问题的学生，整个大学里，唯有在他的课上，才找到了一点久违的“无用”的乐趣。他更不会知道，这点乐趣诱引着她一步步离开曾经以为理所当然的“康庄大道”——毋宁说找回最初的自己——以至于十多年后，当她坐在出版社里，翻开自己编辑的《伊利亚随笔选》时，仍然在庆幸当年的决定。

（**火箭熊**摘自译林出版社《假作真时》一书，**李小光**图）



酒鬼埃文斯

◉沈东子

1840年，20岁的惠特曼由长岛来到纽约，先后在各家小报做小记者，一度还去《新世界》任过职。那家报纸的总编叫格雷斯沃德，是爱伦·坡的死对头。惠特曼做记者主要是为了糊口，他的抱负不是做新闻，而是写诗。

一天，他将自己的诗作收集成册，小心翼翼地拿给纽约一家出版商，询问是否有出书的可能——这些年惠特曼写了不少诗，零星发表在各家报刊上，虽然也有一些反响，但总体来说不算太热烈，他还是个年轻的无名诗人。出版商随意翻了翻，说这样吧，你帮我写本小说，稿费125元，这些诗就算了。彼时纽约的房租是每月10元，爱伦·坡的长诗《乌鸦》在《晚镜报》发表，稿费也只有14元。

换了别的诗人，可能会觉得太伤自尊，要么沉默，要么拂袖而去。这位大胡子诗人却不这样想，他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没准自己还可以写部畅销书呢。有了畅销书，再去推销诗集就容易多了。他满口答应，去街上拎了几瓶姜汁酒，兴冲冲地回到租住的小屋，关起门来构思平生的第一部小说。他还是蛮拼的，将自己关了几天几夜，以每天两万字的速度，一口气写出了小说《富兰克林·埃文斯》（又名《酒鬼人生》）。

小说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质，是惠特曼对自己早期人生的回顾与反思。他初来纽约时，结识了一群街头混混，整天狂喝滥饮，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他也知道这样不好，但一直无法抵御酒精的诱惑。直到有一天，妻子病死了，他才猛然意识到自己活得有多窝囊，连老婆都护不住，于是下决心戒掉了酒瘾。小说中的酒鬼埃文斯，就是惠特曼自己，其他角色也都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

惠特曼如期将书稿交给出版商。他并不看好这部小说，始终认为跟诗歌比起来，小说的文字不够精准，登不上大雅之堂。他甚至自嘲这是部“垃圾之作”，不愿署自己的真名。可是读者不这样看，《富兰克林·埃文斯》印行后，竟然受到读书界热烈追捧，书中有关知识与诚信、财富与幸福的论述，击中了广大读者的泪点。埃文斯自我救赎的不懈努力，感动了美国人。两万册小说一销而空，出版商大赚一笔。

惠特曼无心插柳，却长出一棵参天大树。不过小说的意外成功，并没有改变他的文学追求，他还是决定继续写诗。这是惠特曼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事实上，哪怕就是写小说，他也更擅长使用诗意的语言。13年后，惠特曼写出了成名作《草叶集》，据说诗中原来有这样的句子：“啊，美酒，你是快乐之源头。”这是诗人的由衷之言，不过后来删掉了。《草叶集》固然很优秀，但是没有任何一版《草叶集》一次印刷能超过两万册。曲高和寡，这是诗歌的命运。

（**若　子**摘自《深圳商报》2017年12月22日）

我自己的歌

（节选）

◉〔美〕惠特曼　◎邹　绛译

我把自己交付给秽土，让它在我心爱的草丛中成长，

如果你需要我，请在你的靴子底下寻找我。

你会不十分清楚我是谁，我的含义是什么，

但是我对你说来，仍将有益于你的健康，

还将滤净并充实你的血液。

如果你一时找不到我，请不要灰心丧气，

一处找不到再到别处去找，

我总在某个地方等候着你。

（Mira摘自豆瓣网）

快乐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宗笑飞 林边水 译

快乐是庸俗的吗？我常常对此感到疑惑。现在，我更是无时无刻不在琢磨这个问题。即使我过去常说快乐的人都是邪恶、愚蠢的，但我时不时地也会想到：不，得到快乐并不容易，它也需要你动一番脑筋。

当我和四岁的女儿如梦在海边漫步之时，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最想要什么呢？他最想要的，当然是一直做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此他知道，重复做一件事情有多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在做同样的事情。

首先，我会告诉她：今天我们几点几分要去海边散步。如梦总是想让时间早点来临，但她的时间概念有些混乱。例如，她会突然出现在我身边，问："还没到时间吗？"

"没。"

"五分钟后就到时间了吗？""不，两个半小时后才到呢。"

五分钟后，她又会回到这里，一脸无辜地问道："爸爸，我们现在要去海边了吗？"或者过不了多久，她又会以一种狡黠的口吻对我说："我们现在要走了吗？"

虽然觉得时间似乎永远都不会到来，但它毕竟还是来了。如梦穿好泳衣，坐上她的四轮儿童车，车里放着浴巾、几身泳衣和一个简单的背包。我把背包放在她的腿上，然后像往常那样推着她的小车出发。

走在鹅卵石小路上，如梦总会咧开小嘴，发出"啊啊啊哈"的喊声。小车撞到石子上，颠簸起来，她的喊声就变成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哈"。石子让如梦唱歌！听着这歌声，我们都会开怀大笑。

我们顺着那条通向沙滩的小径往前走，它看上去再普通不过。我们把小车停放在距离海水仅几步之遥的沙滩上。这时，如梦会说："海盗永远不会到这儿来的。"

我们迅速将一切扔在石头上，然后脱下衣服走到及膝深的海水里。然后我说："这儿很平静，别走得太远了。我先去游会儿泳，回来后我们一起玩，好吗？"

"好的。"

我游了一会儿，将所有思绪都抛诸脑后。停下来时，我回头远望海滩，身着泳装的如梦看上去像个小红点。我是那么爱她。我忽然想在水中欢笑，而她则在海边嬉水。

回到岸边，我们开始一起玩耍：踢球；泼水；爸爸用嘴喷水；模拟游泳；向海里扔石子；挖个小洞，冲着它说话。来吧，别害怕，现在开始游泳，还有所有我们喜爱的游戏和活动。一旦全都玩了个遍，我们会重新开始。

"你的嘴唇都紫了，冷啦？""不，我不冷！""你冷啦，出来吧。"这又会持续一

父亲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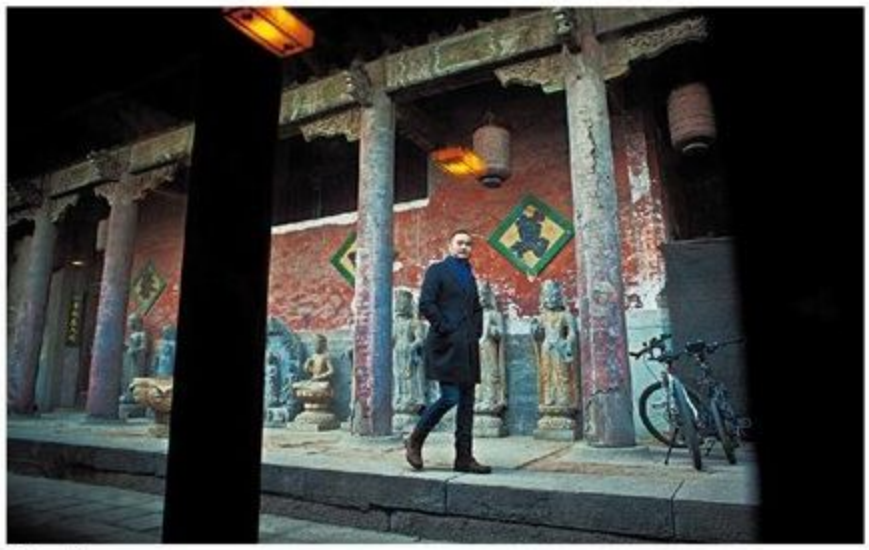
◉冯　唐

爸爸：

在您似乎不在了的第一个父亲节，我很想念您。

您走了好几个月了，似乎总还在屋子里晃悠。妈妈说您去买菜了，我觉得您是去出差了。尽管好久不见，但是在每个角落都有您层层叠叠的气息，似乎您随时会从某个房间里慢慢走出来。

您走了之后，哥哥、姐姐、我一直试图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当初，您成功了；现在，我们没成功。我们觉得您很了不起。哥哥说，如果和妈妈在一个屋子里待半天，他真的会有生理反应，回到他自己的住处，他需要吃止痛片缓解头痛。妈妈是一个总要做世界中心的人，您是一个一直在边缘的人。她有种在一切完美中找到错误的天赋，您走之后，也没有消退，她所在的方圆十里，寸草不生。我试图和她分析她经历过的种种历史的荒谬，她说，忘掉你的独立思考，这些荒谬你没经历过，你没有发言权。我想了想，竟然无可反驳。我试着问过她，余生何求？她反问我，信不信我死在你后面？看着她生命力超级旺盛的样子，染了一头红发，体重比我重，吃得比我多，语速比我快，我索性就信了。



冯　唐

谁又能改变谁呢？我们生前就被从一个模子里刻出，生之后的挣扎都是效率很低的活动。每每我要启动攻击的时候，我就听到您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不能做自己鄙视的事情。您告诉我，不作恶！不作恶，才能不做噩梦。我到了年近半百才明白，能睡是人生第一要义。不做噩梦，才能睡好。其实，睡眠之路，才是成佛之路。

您很少说话，开口说话也总是那有限的几句。您在电话里总问我，你在哪儿呢？我报了地名之后，您不知道那是哪儿，就继续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其实也不知道那儿是哪儿，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回到您面前，您总会给我一杯热茶，然后也不一定说话，手指一下，茶在那儿。您走了之后我才明白，一杯热茶之前，要有杯子、茶、热水，要问很久、很多次，我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啊？

这是您用45年和我在一起的时间要告诉我的话：一个好父亲，其实不是陪伴。您告诉我，好父亲是万事里的一杯热茶，是饿了有饭吃，是雨后陪我尽快跑向河边的钓竿，是不附和我妈说我的女朋友都丑得惨绝人寰，是告诉我人皆草木、不用成才，是说女人都是好人，包括号称我妈的那个人也很不容易。

其实，妈妈也很想您，只是方式与众不同。

余不一一。

儿酒后草于帝都

（**余长生**摘自微信公众号“冯唐”，**视觉中国**供图）

段时间，随后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岸上。然而，当我给如梦擦干身子，并准备给她换泳衣时，她突然从我的怀里滑出去，光溜溜地跑过海滩，大声欢笑着。我想赤脚跑过沙滩，不小心绊了一跤，她笑得更厉害了。“瞧吧，要是我穿上鞋子，一定会抓到你的。”我说。我这么说，也这么做，于是如梦发出一声尖叫。

回去的路上，我推着如梦的小车。我们都很累，却异常开心。

我们憧憬着生活，回想着身后的大海，一言不发。

（**麦　田**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别样的色彩》一书）

《梅杜萨之筏》 1819年/画布油画/491cm×716cm/法国巴黎，罗浮宫藏

在希望与恐惧之间悬虑着

◉杨 健

《梅杜萨之筏》，泰奥多尔·席里柯创作于1818—1819年，藏于罗浮宫。

启航时是“梅杜萨”号巡洋舰，回归时是“梅杜萨之筏”。排水量1300吨，舰身坚固、航行平稳、舰速超群，在当时堪称绝对“先进”，甚至拿破仑曾企图搭乘它逃往美洲，何以最终沦为席里柯画布上的那只破筏子？一切皆拜该舰舰长肖马尔所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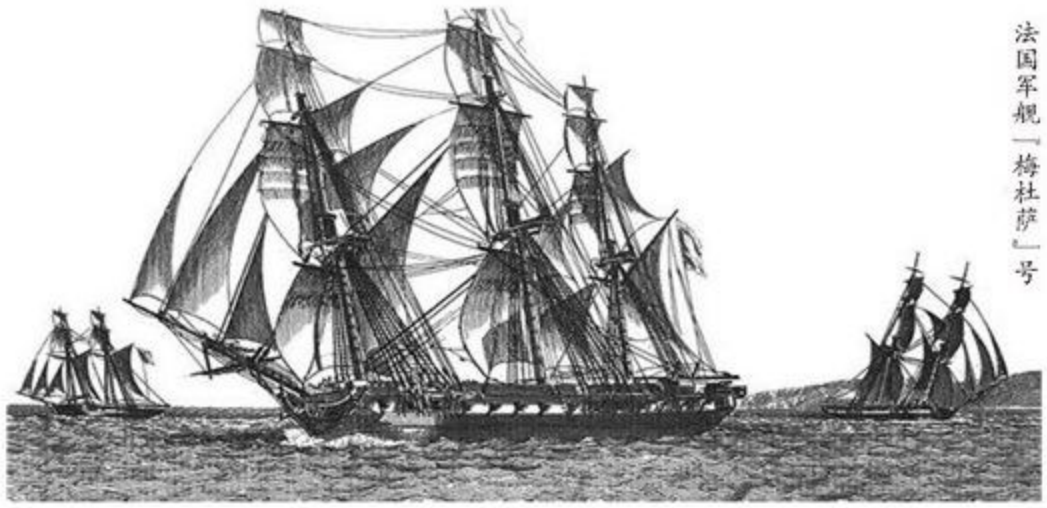
1816年6月17日，巡洋舰“梅杜萨”号作为旗舰，率轻巡洋舰“回声”号、供应舰“卢瓦尔”号和双桅船“百眼巨人”号（请记住这艘船，它在后来的情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法国罗什福尔港出发，护送新任塞内加尔总督斯马罗茨赴其治所。

正常而言，这是一段惬意的旅途，配得上“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的抒情。问题在于，法国海军部长为这段旅程派遣的舰队司令是贵族军官肖马尔。更大的问题是，肖马尔的航海知识是陆军教官教的。

肖马尔如何引领这段航程？这跟他所受的陆战教育有关。简而言之为两点：一是一声“前进”，旗舰“梅杜萨”号把其他舰只远远甩在了后面；二是航线离海岸线“近一点，再近一点”。正是这两点，造成了19世纪最为惨烈的三大海难之一。戏剧的高潮，发生在7月2日，地点是西撒哈拉外海的阿尔古斯浅滩。那天下午，“梅杜萨”号突然身躯一震，触礁，搁浅。随即抢修。可运气没站在船员们这一边，抢修期间，狂风裹着海浪向“梅杜萨”号打来，舵轮坏了，舰尾碎了，船体斜了，沉船不可避免。

7月5日，舰长肖马尔毅然决定弃船。船上共有400人，6艘救生艇满载人数是250人，剩下的150人怎么办？肖马尔干了件好事，他命工程师亚历山大·科雷阿设计、制造了“梅杜萨之筏”。筏子长19.5米，宽6.9米，用厚木板做成甲板，用薄木板在筏子四周箍了一道40厘米高的栏杆。筏子本身没有动力。

根据开始的约定，6艘救生艇会将缆索捆在木筏上，拖着木筏前往海岸。不过开船后不久，救生艇上的肖马尔发现，拖着木筏严重影响航速，于是当机立断，命人砍断了捆在木筏上的缆索，弃筏而去——随后13天，所有人世间的凄惨、悲凉和恐怖，所有读者看了之后“整个人都不好



法国军舰『梅杜萨』号

没有这样的人

◉李碧华

某选美评委一再表示，她与其他几位在评判时早已取得共识。她说："十二个女孩子中，是没有靓到可以不考虑她们的操行就让她们拿奖的。"——世上哪有"惊为天人"，可让人完全不作任何考虑便全部投她一票的美女？若有，相由心生，一定亦令人如沐春风。既然没有，一切便只是小众的比较了。

靓不靓，得公认。

选美年年有。当选的认为公平，落选的认为黑暗而"贱"（好新鲜的形容词。岂非也踹了自己一脚），累得有头有面的评委们出来澄清一番。此乃后遗症。

一场游戏，参加的都是些十来二十岁博出位的小女孩，真令人叹为观止——不要紧，明年继续跳舞。用知识来评判的话，很有意思。

没有人靓到可不讲操行。借用一下——

没有人有才华到可不讲风骨。

没有人得势到可不问良心。

没有人能干到可不靠朋友。

没有人霸道到可不求事实真相。

没有人富贵到可不信命。

没有人幸运到可不择手段。

没有人聪明到可不坠落情网。

没有人——

（**若　子**摘自花城出版社《橘子不要哭》一书）

了"的虐心剧，在此上演。

150人被抛在草草搭制的筏子上，筏子被抛在星辰大海间。此时此地，人们容易思考人生，但有个前提，思考人生的人得能张嘴喘气。"梅杜萨之筏"上的人在那13天里，事实上是参与了一场争夺食物与水的"大逃杀游戏"。游戏中人，没有免于匮乏、伤害和绝望的自由，歇斯底里也是符合逻辑的行为。为使读者免于生理不适，以下采用快进叙述。前6天，筏上乘员共发生3次大规模械斗，每次死亡人数在十几到几十人不等。死者的遗体，两种功用，或被丢入大海，或被生者食用。到了第6天，筏上仅剩15人，筏子的制造者亚历山大·科雷阿和军医杰恩·萨维尼，成为求生秩序和人伦底线的捍卫者。

到了第13天，上帝终于对"梅杜萨之筏"流露些许慈悲，天边出现了"百眼巨人"号的桅杆。15个形同骷髅的人得救，但其中5人上岸不久就死去。

"梅杜萨"号惨剧无疑是一桩旷世丑闻，可正因为如此，路易十八政府必定要着意掩盖，只在报纸上不起眼处刊登短消息一则，肖马尔被判刑3年。是可忍，孰不可忍！作为幸存者，科雷阿和萨维尼联袂撰写了关于此事的陈情手册《"梅杜萨"号蒙难记》，公开出版，举世轰动。刚从意大利游学归国的席里柯听闻此事，出于义愤，于1818年开始了《梅杜萨之筏》的创作。

镜头闪回，第13天，在"梅杜萨之筏"上的人最初看到"百眼巨人"号并拼命呼号求救时，"百眼巨人"号其实并没有发现他们，相反，救世主转身离去。大失所望的人哀叹：要是"百眼巨人"号能找到我们，恐怕真得长一百只眼了！老天开眼，两个小时后，"百眼巨人"号再次出现……"我们在希望与恐惧之间悬虑着……欣喜欲狂，复而清醒，陷入无比的沮丧……"——《"梅杜萨"号蒙难记》如此记载"百眼巨人"号最初得而复失时人们的心情，而这段文字成为席里柯创作《梅杜萨之筏》的素材。画面所定格的，正是筏上幸存者发现天边船影的那一瞬间。船帆与木筏上的幸存者构成一个三角形，诉说着筏子在海上地狱般的漂泊。有人已经死去，有人奄奄一息，有个父亲正在哀悼死去的儿子，有个健壮的黑人站在木桶上挥舞衣衫。那一瞬间，空气似乎都凝固了。

好吧，放轻松，说句题外话。席里柯为真实展现这场惨剧，下了不少功夫，甚至到医院里对着黄疸病人进行写生。而他的师弟，那位喜欢在画里客串角色的德拉克罗瓦也如愿当了一回群众演员——扮演"父亲哀悼死去的儿子"旁边那具倒扑的青年的尸体。

（**大浪淘沙**摘自财新网）

冰激凌与阿基米德

◉熊秉元

这个学期，轮到我安排演讲课程，为大学部的学生们邀请嘉宾。我有意打破惯例，不以经济专业和学界为限，而是向各个领域伸出触角，三人行而有我师也。

当初邀请“沾美西餐”的董事长陈登寿，是因为我们认识多年来，他讲的两个故事长留我脑海：他曾到德国学习餐饮，在酒吧工作和实习。等他离开德国时，竟有两三个德国友人到机场送他——对生性方正内敛、自尊自傲的日耳曼人来说，这可不是件寻常的事。他回台北后，将餐饮事业愈做愈大，涉外的很多宴席和酒会，都请他安排。

因此，我直觉上认为，请他给同学们演讲，该是件有趣的事。没想到，他讲的故事不只有趣，简直是令人着迷和惊叹。

高中毕业后，他进入职场，在餐饮业打拼，在业内渐有声誉。然而，他毅然放弃高薪，争取到去德国学习餐饮的机会。在等待签证的几个月空当里，他到西门町看电影，发现观影者人手一个冰激凌。他觉得闲着也是闲着，卖冰激凌也不错。所以，他在电影院门口的角落，弄了个小摊位。

冰激凌一个球 8 块钱，买的人多，但是要找钱很麻烦。他开始动脑筋，怎么样才能增加周转率。他想起初中学到的数学知识，球体的体积是 4/3 圆周率乘以半径的立方。用 5 号冰激凌勺，一升可以挖 200 个球左右；用小一号的勺，却可以挖 400 多个球。可是，在外观上，两种冰激凌球的大小相去不远。因此，他就推出前所未有的“两球十块钱”，既不用找零钱，顾客又觉得实惠，结果大发利市。两三个月之内，他这个新手的业绩，就遥遥领先全台湾其他七八百位同行——两个月可以赚八九万元，当时可以在新店买一栋房子！他当然可以继续卖冰激凌，数钞票。但是，他背着行李，一个人飞到人生地不熟、几乎是另一个世界的德国。到德国之后，他在酒吧里任职，重新开始摸索。因为细心耐心又勤奋，所以很快又闯出一片天。当然，他一直睁大眼睛，竖起耳朵。

他发现，每个月总公司都会派人来盘点。通常一瓶酒的容量为 20.4 盎司，可以倒 18 杯上下。盘点时以目测估算酒的存量，再和营业额查核是否相当。目测起来费时，且不精确，又干扰正常营业。陈登寿左思右想，想起初中物理的“阿基米德定理”——酒瓶加酒的重量，减去瓶重（固定），就是酒的重量。因此，盘点时只要把酒瓶往秤上一摆，很容易就能掌握瓶里的酒量。

他用不甚流畅的德语，和负责盘点的犹太人比画，口里不停地重复“阿基米德、阿基米德”——他专门打长途电话回台湾，请教过朋友这个名字怎么发音。

犹太人半信半疑地走了。两周之后，他被请到总公司做

香港的高楼与北京的大树

◉汪曾祺

香港多高楼，无大树。

中环一带，高楼林立，车如流水。楼多在五六十层以上。因为都很高，所以也显不出哪一座特别突出。建筑材料中钢筋水泥已经少见了。多是飞机钢、合金铝、透亮的玻璃、纯黑的大理石。香港马路窄，无行道树。寸土如金，无隙地可种树也。

这个城市，五光十色，只是缺少必要的、足够的绿。

半山有树。

山顶有树。

只是似乎没有人注意这些树，欣赏这些树。树被人忽略了。

海洋公园有树，都修剪得很规整。这里有从世界各地移来的植物。扶桑花皆如碗大，有深红、浅红、白色的，内地少见。但是游人极少在这些过于鲜艳的花木之间流连。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乘坐“疯狂飞天车”、浪船、“八脚鱼”之类的富于刺激性的、使人晕眩的游乐玩意。

我对这些玩意全都不敢领教，只是吮吸着可口可乐，看看年轻人乘坐这些玩意时兴奋紧张的神情，听他们在危险的瞬间发出惊呼。我老了。

我坐在酒店的房间里（我在香港极少逛街，张辛欣说我从北京到香港就是换一个地方坐着），想起北京的大树，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天坛的柏树，北海的白皮松。

渡海到大屿岛梅窝参加内地和香港作家的交流营，住了两天。这是香港人度假的地方，很安静。海、沙滩、礁石。错错落落，不太高的建筑。上山的小道。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居住在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的人需要度假。他们需要暂时离开紧张的生活节奏，需要安静，需要清闲。

古华看看大屿山，两次提出疑问：“为什么山上没有大树？”他说：“如果有十棵大松树，不要多，有十棵，就大不一样了！”山上山下是有树的。台湾相思树，枝叶都很美。只是大树确实是没有。

没有古华家乡的大松树。

也没有北京的大柏树、白皮松。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然而没有乔木，是不成其为故国的。至少在明朝的时候，北京的大树就有了名。北京有大树，北京才成为北京。

回北京，下了飞机，坐在“的士”里，与同车作家谈起香港的速度。司机在前面搭话：“北京将来也会有那样的速度！”他的话不错。北京也是要高度现代化的，会有高速度的。现代化、高速度以后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呢？想起那些大树，我就觉得安心了。现代化之后的北京，还会是北京。

（**秋　水**摘自作家出版社《蒲桥集》一书）

简报。他忐忑不安，怕德语词不达意。可是，当他踏进会议室时，公司的所有高层都站起来，向他鼓掌致意。

陈登寿的故事可以做很多引申，其中之一当然是他的工作态度——他不只是在做事、做人，他还一直在动脑筋，希望把事情做得更好。

“沾美西餐厅”是台北最早的一家西餐厅。那儿的牛排好吃吗？我不是美食家，不敢置喙。但是，我知道，陈登寿的故事很好听，陈登寿这个人很值得尊敬。

（**清荷夕梦**摘自东方出版社《生活的经济解释》一书，**喻梁**图）

不存在的餐馆

◎金弘彬 整理

英国男子乌巴·巴特勒是个“网红”，专门搞点别出心裁的恶作剧。他发现，不少点评网站上排名靠前的餐厅，实际上并不好。于是，他想出一个点子——把自家的破后院伪造成伦敦最高级的餐馆。

2017 年 11 月 1 日，这家不存在的餐馆，在网上被评为“全伦敦最好”。

德威小屋

这家店叫“德威小屋”，位于伦敦市南部一处小院里。2017 年 4 月，巴特勒开始筹备。

为了通过网站审核，巴特勒需要提交手机号码。他用 10 英镑买了一部一次性手机。

填写资料时，必须填写地址。严格来说，“德威小屋”连个门都没有……如果填写了详细地址，就会有人上门，那就穿帮啦！巴特勒想了想，保留了神秘感，只写上附近街道的名字，备注“我们家只接受预约”。

高档餐厅没有官网，那就太没水平了。巴特勒注册了域名，做了一整套“极简风”的官网，而且菜单“有图有真相”。店里的每道菜，都用一种情绪来命名，有的叫“舒适”，有的叫“开心”，还有的叫“爱情”。原材料也是稀奇古怪，比如“兔子腰”“约克郡马卡龙”。这些都是巴特勒胡诌的。

照片中的“美食”看起来很美，但全是不能吃的材料。奶油是刮胡膏、圆圆的点心是海绵配洁厕灵。看起来很高大上的“煎蛋配白肉”，其实煎蛋是摆在脚丫子上的。

一切就绪，巴特勒提交申请。

2017 年 5 月 5 日，猫途鹰网站发来过审函——“德威小屋”的名字，出现在这个知名网站上。

网络水军

“德威小屋”初始排名第 18149 位，在榜单垫底。而巴特勒的目标是，把这家店做到全伦敦第一。

在成为“网红”前，巴特勒做过一段时间的网络水军——当时，有餐厅找他写“靠谱好评”，写一条给 10 英镑，尽管这些餐厅他从来没去过。有了好评，这些店铺的生意才会越做越好。显然，水军很重要。

一名水军这样写道——

如果你喜欢主厨餐厅，你们一定会爱上这里的！

我和老公都是吃货，来自华威郡，周末偶尔会到伦敦玩。我们在网上找到了这家有意思的餐厅，他们不接受网上预订。我打了一个星期的电话，才订到一个位置。

这里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

整个用餐的过程堪称完美，服务员非常贴心，太阳下山，他甚至给我们带来了毛毯。虽然我们最后没有用上，但是我们很感动！

菜量不多，但味道超棒。

食物非常新鲜，菜单还经常变化，因为他们家的食材都是自己种植的。这个创意简直棒极了！

排名提升

“德威小屋”在开业前两周，就排到了1万名之内。

一个早晨，巴特勒的手机响了。

“你好，请问是德威小屋吗？”

“请问你是？”

“我听说了好多关于你们餐厅的传闻。你们这儿很难预约，我想今晚是没戏了，对吗？”

巴特勒有点慌，但强装镇定：“不好意思，我们接下来一个半月都客满啦！”

第二天，又是一个预约电话——对方提前4个月预订一单70岁寿宴，共9人用餐。

再看看邮箱，巴特勒惊呆了，大概有数十封预约信。有电视台工作人员以宣传作筹码，希望可以提前订到位子。

当晚，“德威小屋”排到了第1456名。8月底，“德威小屋”的排名已升至第156名。

排名第一

一些小商品公司按照注册地址，给巴特勒寄来了样品。找工作的人把他的手机打爆了。连伦敦市政府也发来一封邮件，问“德威小屋”能不能搬去布姆罗利——伦敦正在开发的新区。一家澳大利亚公司说，可以在飞机航班上播放“德威小屋”的广告。

最夸张的是一家公关公司。巴特勒和公司代表视频聊天。这名代表说，保证让餐馆上报纸头条，还会有性感女明星做广告。巴特勒十分感动，然后拒绝了他的方案。

预约电话不断打进来。有人路过巴特勒家，问他知不知道这家店。“德威小屋”的网页，一天有8.9万次浏览量。

根据猫途鹰官网介绍，这家点评网站能通过网友反馈，甄别出店铺真假。2015年的数据显示，93%的网友认为网站上的评论是准确的。

但在2017年11月1日，这家不存在的餐馆在猫途鹰网站上排名全伦敦第一。

假戏真做

巴特勒决定开店迎客。他用了4天时间，把小院改造成家庭餐厅，还邀请到20名嘉宾——其中一些人，是真的预订了很多次才订到位子的；有几个是巴特勒的朋友，巴特勒拉他们来凑数。

巴特勒不会烧饭，最多只和3个人一起吃过饭。这次，他要给20名客人上菜。他找来厨师朋友、服务员朋友，还搞来几只鸡。巴特勒对客人说，这些鸡就跟海鲜餐馆里的龙虾一样，上桌之前都是活的，客人可以像选择龙虾一样，选择自己想要吃的鸡……至于客人真正下肚的晚饭，全是便宜货——他只花了31英镑，就买齐了一半菜品。

“德威小屋”迎来了第一批客人。其中两个人，乔和玛利亚，从美国加州赶来。

大家在约好的地点见面。巴特勒给客人戴上眼罩，大家手牵手来到后院。

巴特勒告诉大家，今晚免费，因为有电视台来拍个片子——这当然是假的。

来到桌前，客人就座，该上菜了。“我们是根据情绪上菜的。玛利亚，我准备给你一份家常菜；乔，你看起来很酷。”巴特勒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接着从厨房端出两份菜。

巴特勒的朋友很入戏，大口吃着东西，不停地说好吃。现场还有一名DJ，每隔一段时间播放“叮”的声响——为了掩盖微波炉发出的“叮”。

再来一次

客人吃到了免费食物，而且相信这家店确实是“全伦敦最好”。当晚，他们过得很开心。事后那些真客人的点评，也大多如此——菜很好吃，还想来一次。

但是，自开店以后，“德威小屋”的排名一落千丈。在此之前，它占据第一的位置长达两周时间。

目前，猫途鹰已经把“德威小屋”删除了。官方解释，花钱打造一个不赚钱甚至不存在的餐馆？正常人干不出这种事。

巴特勒说，过分的互联网思维，让人们不再相信自己的感觉。如果他在后院摆上几张桌椅，就成了全伦敦最好的餐馆，那么一切皆有可能。

（**斯　弥**摘自《都市快报》2017年12月10日，**小黑孩**图）

服饰的力量

◉杨 聃

西装的政治语言

西方传媒曾评论特朗普是政治家中的异类，撇开其他不谈，至少在着装上他确实如此。

还记得他在演说时领带打着粗大的结，颜色鲜亮得扎眼，若不是碍于他的身份，恐怕意大利品牌布里奥尼（Brioni）都不想承认那是自家的东西。更别说有“西装毁灭者”之称的他每次都能成为不同情境的反面教材，比如说领带太长、肩膀不够挺、裤子太肥、裤脚太宽等等。估计是特朗普过于注重舒适性，选了质轻而精致的超细羊毛材质。

要知道政客们的穿着无时无刻不在“泄密”。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喜欢将胸针作为外交工具来传递信息，这才有了著名的“读我的胸针”。虽然相比于女政治家，男士们在服饰上没有那么多可选的颜色和款式，也没有珠宝和妆容的辅助，但服饰的力量不容小觑，媒体和公众总在他们扣扣子的方式里捕捉蛛丝马迹，或是从领带的颜色里揣度他们的施政风格。

克林顿就深谙此道。他曾配合大选穿起“华盛顿制服”，政途通畅时换上纽约设计师唐娜·凯伦的精致套装，深陷丑闻时又重拾经典的蓝、白、红组合。难怪《时尚先生》杂志曾评论说：“如果克林顿不是那么会穿衣服，在这么多次危机中就不会那么好运了。”

奥巴马通常会选择单排两扣素色西装，坚挺的锥形领带结透露着正直。这种极简风格多少与其在任期间低迷的经济有关。有报道称，奥巴马的西装会避免过度合身——西装的肩部略宽，平驳头尽量服帖，使西装不会显得过小，衬衫领子比标准剪裁高出1厘米到3厘米，这样显得更为忠诚可靠。

服饰的政治语言不只适用于美国。《名利场》曾这样称赞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他的风格耀眼、浪漫并富有男子气概，还带有一种极富吸引力的幽默。”1.65米的身高，并不影响萨科齐的风度，他通常会选择宽大的垫肩来让自己的身材看起来宽厚魁梧，这被媒体解读为“胸怀宽广”。

英国保守党前首相卡梅伦绝大部分时间的着装和他的施政风格一样，既不夺人眼球，又不会令人不快。西装剪裁得体，白衬衫的衣领既不僵硬也不松垮，领带不过宽也不过窄，一切恰如其分。若不是绿领带，他在着装风格上很难被人记住。政客的领带颜色多为红或蓝，前者代表力量与进取，后者代表沉稳与耕耘，而绿色并不是政客偏爱的颜色。卡梅伦的选择出于环保观念，同时搭配系绿色鞋带的匡威运动鞋，增添了身体力行的姿态。

政客着装引领时尚

反过来，政客们的着装风格也影响着时尚潮流。1961年，为了向民众宣告更加轻松自信的新一代开始掌权，约翰·F.肯尼迪出席就职仪式时没有戴帽子，这几乎搞垮了美国的帽业。为了给人一种亲近感，奥马巴在与民众交谈或是演讲时，会不系领带，脱去外套，将衬衫袖子挽到手肘处，因此打领带的场合愈来愈少，Business Insider网站甚至发表了一篇文章《奥巴马总统杀死了领带产业?》。

和这些政治家相比，特朗普的风格的确有点独特。有人

说他的身材太吃亏了，这个理由禁不起推敲，要知道同样把舒适置于首位的胖子丘吉尔的着装可是被连连称道的。加里·奥德曼在电影《至暗时刻》里穿上肥胖装，还原了这位戴着洪堡帽、叼着雪茄、打着波点领结的风格偶像。和温莎公爵一样，出身贵族的丘吉尔对穿衣非常讲究，衣服基本都是定制的。可能觉得竖条纹看起来显瘦吧，条纹套装简直成了他的基本款，在马甲第三颗纽扣上缠绕一圈的怀表链像如今的高腰设计一样，拉长了腿的比例。他还自己设计了胸前有两个口袋的连裤警笛套装，毕竟在战争年代，这种衣服比三件套穿起来容易多了。

对比之下，特朗普的症结可能是“有钱买不来好品位”。不过，穿着肥大老派的西装形象，说不定也正是特朗普想要传递的政治话语。他领带上粗大的节让人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的华尔街。那时，股票大亨戈登·盖柯鼓吹的“贪婪是好东西”正深入人心，这是美国经济的繁荣时期，也是共和党人上一个被信任的时代。如果是刻意为之的话，特朗普让自己在形象和口号上保持了一致：“让美国恢复伟大荣光。”

从保守到前卫

西装是如何让所有人接受，并成为全世界男人的标准正装行头的？

西装的雏形“拉翁基夹克”（休闲夹克）诞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上层社会对社交穿着有不少繁文缛节，比如晚宴后，男士们通常聚在餐厅旁的阅读室或休息室吸烟、聊天、饮酒，一种宽松的无尾夹克相比于正规礼服舒服多了。

爱德华七世和温莎公爵使“时尚”成为公众事件。有一款双排扣外套便是以爱德华的名字命名。由于身形肥胖，爱德华七世无法扣上背心和外套上的最后一颗纽扣，而是以链扣固定前襟。为了讨好他，群臣争相模仿，这也为工业革命创造的胖富豪们提供了时髦的理由。如今，不系最下面那颗纽扣成了穿西装的不二法则。

在电影《甜蜜生活》中，男士们穿的尽是下摆贴紧腰部、翻领较短、线条提高的西装。虽然英国人以他们的收腰垫肩西装为荣，但不得不说，意大利那不勒斯的裁缝们也能做出同样的款式，甚至经过改良后更加舒适。意大利拥有世界上既擅长制作工艺又最懂时尚的裁缝。他们提倡更清晰的肩膀线，更短也更合身的上衣，搭配略窄的翻领。乔治·阿玛尼在80年代中期大力推行的软肩式套装，让那些厌倦“权力套装”的人多了一种温和的选择。

虽然西装的最初形态表达着一种保守势力，但和其他类别的着装一样，越来越多前卫的实验性元素被注入其中。难怪设计师汤姆·福特曾说自己的生活里只有两种状态：穿西装衬衫，以及裸体。

（**香　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50期）

最佳拍档

◉〔德〕罗尔夫·多贝里

◎朱刘华　译

20世纪30年代，希德和哈利在美国经营一家服装店。希德负责销售，哈利负责裁剪。每当希德发现站在镜子前的顾客真的喜欢一套西服时，他就会假装有点耳聋。

当顾客询问价格时，希德就对他的兄弟喊：“哈利，这套西服多少钱？”哈利就从他的裁剪台上抬起头，回答说：“这套漂亮的棉质西服42美元。”这个价格在当时高得离谱。希德假装他没听懂，又问：“多少钱？”哈利重复那个价格：“42美元！”希德听完后向他的顾客转过身来说：“他说22美元。”顾客听到后赶紧将22美元放到桌上，抢在可怜的希德发觉“错误”之前，带着“昂贵”的衣服匆匆离去。

（**夕梦若林**摘自中信出版社《清醒思考的艺术》一书）

人海之中，找到了你

◉六神磊磊

一

在19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里，有几句歌词——

人海之中，找到了你，一生便有了情义。

人生匆匆，心里有爱，一世有意义。

原唱是罗文和甄妮。现在罗文早已作古，甄妮也已经过了花甲之年。

提个问题：这几句歌词，到底指的是谁？可能很多人会回答，那还要问吗，是郭靖和黄蓉啊。

但我觉得，这几句歌词，用在另外一群人身上也很合适。

那就是江南七怪和郭靖。

二

《射雕英雄传》的故事，基本上来自一场脑洞大开的赌局：江南七怪和丘处机打赌，他们分别去寻找一位忠良义士的后人，一个找郭靖，一个找杨康，将他们抚养成人，并传授武功。

他们约定，十八年后，双方在嘉兴府醉仙楼头相会，让两个孩子比试武艺，以定输赢。

这是金庸笔下最大的一场赌约，真的令人怀疑双方一定是疯了。

首先，能不能找到这两个孩子都是个问题。那时候刀兵四起、生灵涂炭，两个遗孤很可能早就死了。就算孩子没有死，人海茫茫，哪能保证找得到？

退一步说，就算真的很快找到了，还要玩命教育十八年。人生苦短，能有几个十八年？

可是江南七怪居然干了：柯镇恶豪气充塞胸怀，铁杖重重在地下一顿，叫道："好，咱们赌了。"韩宝驹道："好，救孤恤寡，本是侠义道该做之事。"朱聪则是扇子一张，道："我们七怪担当这件事就是。"

三

七怪从江南一直找到蒙古大漠，一路上艰苦卓绝，却都没有半点郭靖的消息。

他们甚至做好准备，要找足十八年为止，那时再去嘉兴醉仙楼向丘处机认输。

六年后，七怪终于在蒙古找到郭靖，喜从天降的那一刻，他们的反应是这样的：韩小莹欢呼大叫，张阿生以拳头猛捶自己胸膛，全金发紧紧搂住了南希仁的脖子，韩宝驹却在马背上连翻筋斗，柯镇恶捧腹狂笑，朱聪像一个陀螺般急转圈子。

人海之中，终于找到了你。

可惜他们高兴得有点早——千辛万苦找来的郭靖，原来又蠢又木，太难教。

师父们经常被郭靖的天资气得想打人。连最疼郭靖的韩小莹，也曾经气得把剑摔到地上。

他们无数次想：值得吗？但第二天又耐着性子，给郭靖从头讲起。

大漠里的风沙摧残了他们的外貌。韩小莹本是江南女子，皮肤如雪，有一头乌黑的秀发。可现在皮肤粗糙了，"鬓丝均已星星，已非当年少女朱颜"。但他们还在坚持。

辨冤

◉刘云生

宋代的钱若水，因仁孝知名，以诚待人，襟怀坦荡。他担任同州推官，主管司法行政。他的一位同僚曾经向富翁借钱，富翁知道，这是肉包子打狗，没借。不久，这富人家的一个女仆逃亡，这个同僚就唆使女仆的父母，状告富家父子杀人掩尸。一顿棍子下来，富翁屈打成招，被判死罪。

钱若水觉得疑点太多，把案子压了下来。同僚找上门来，冲他一顿乱骂，说他和富家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钱若水笑笑说："这一刀下去，几个人都要人头落地，我再仔细看看好不好？"

后来，钱若水悄悄派人找到逃亡的女仆，把案子移送到知州大人手上，一桩冤假错案，就此平反。知州当堂解除枷锁，富翁一家号啕大哭，叩头不断，感恩戴德。知州受不了，就说："不是我救了你家，是钱推官。"富豪一家去拜见钱若水，钱若水闭门不见，传话说："是知州大人明察秋毫，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富豪一家绕墙痛哭，久久不去。

后来，知州大人要给钱若水请功，钱若水摇头摆手："大人，我只想不冤杀无辜，这是本分，从没想过要立功升官。你要一报功，我那同僚一家不就完了吗？"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钱若水辨冤。

（从　容摘自《领导文萃》2017年第21期，阎广鸿图）

四

经常有人问：江南七怪不是绝顶高手，为什么会给我们留下那么深的印象？

我觉得大概一分凭的是武功，九分凭的是侠义。

十八年，远离江南故土，也远离了逍遥自在、吃酒赌钱的市井热闹生活，把心血都花在郭靖身上。这种事除了他们，还有几个人能做到？

丘处机的一段话，大概可以作为注脚："七侠千金一诺，间关万里，云天高义，海内同钦。"

他们坚持的这件事，到底值不值得呢？我觉得要看你怎么理解。从享受人生的角度看，当然是不值得。大好光阴，干点什么不好，非要跑到大漠吃沙子？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人的一生，用十八年做成了一件事，做得惊天动地、海内同钦，是不是又很值得？

他们的坚持，其实是成就了自己的人生，让时间变得有了价值。

哪怕是很多年之后，哪怕是邪魔外道、大奸巨恶，比如李莫愁，在说起七怪时，第一反应也是这样一句话："七怪……收下一个徒儿大大有名，便是大侠郭靖。"

五

南宋词人张孝祥曾经写过这样几句词："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

江南七怪，就是一群表里澄澈、肺肝如冰雪的人。

多年后，郭靖站在襄阳城头。师父们的使命已经完成，江湖的舞台留给他了。

面对天下无敌的蒙古大军，他力战不屈，使襄阳城多年来始终屹立不倒。

在最难的时候，他一定经常想起师父们，想起母亲教育他的话："你的七位师父远赴大漠，风刀霜剑，教你养你，历经千辛万苦，是为了让你做什么样的人？"

郭靖大概会默默告诉师父："当年，你们可以坚持十八年，现在我也可以。"

所以说，杰出的人生都有过一番伟大的坚持。

"平凡"的江南七怪被武林敬仰，木讷的草原小孩郭靖成为一代大侠，皆因"坚持"二字。

（山　高摘自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辛　刚图）

名画里的苍蝇

◉〔日〕宫下规久朗 ◎杨明绮 译

《嘉都西会修士肖像》 彼得鲁斯·克里斯蒂
1446年/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苍蝇是世上数一数二令人厌恶的存在，却也是最常被描绘的昆虫。画家们不仅描绘苍蝇，还会刻意将苍蝇安排在画作某处。

15世纪中期到16世纪初兴起一股刻意描绘苍蝇的风潮。最早的代表作是彼得鲁斯·克里斯蒂的《嘉都西会修士肖像》，画面下方的框边画了一只苍蝇的侧面。

在西方世界，苍蝇出现在一则则关于天才的传说中。意大利画家卡洛·克里韦利也在圣母子像的前方围墙左侧画上苍蝇。

东方也有类似的传说。根据《历代名画记》记载，中国三国时代东吴的画家曹不兴描绘屏风时，一不留神掉了画笔而弄脏了画作，只好巧妙地添上几笔画成苍蝇，结果孙权以为是真的苍蝇，伸手驱赶。这就是“误点成蝇”的典故。

在皮耶罗·迪·科西莫的《维纳斯、马尔斯与丘比特》中，一只蝴蝶停在维纳斯的膝上，画面右边战神的靠枕上则停了一只苍蝇。

画家笔下的苍蝇像这样分为“画面里的苍蝇”与“画面上的苍蝇”，后者画得和实物一样大，与画作里的空间比例不同。文艺复兴的先驱乔托出于恶作剧所画的就是这样的苍蝇。拉斐尔的父亲乔凡尼·桑西也在基督胸口缀了一只苍蝇。

苍蝇也被视为邪恶和死亡的象征，因为有各式各样描绘苍蝇的作品，无法探究出一个统一的意义——可能是出于画家的恶作剧心态，也可能是为了炫技。在德国施瓦本当地画家描绘的妇人像中，妇人的白色头巾上也停了一只苍蝇，这只

《圣母子》 卡洛·克里韦利
1480年前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维纳斯、马尔斯与丘比特》 皮耶罗·迪·科西莫/1505年/德国，柏林画廊藏

苍蝇逼真得就像是停在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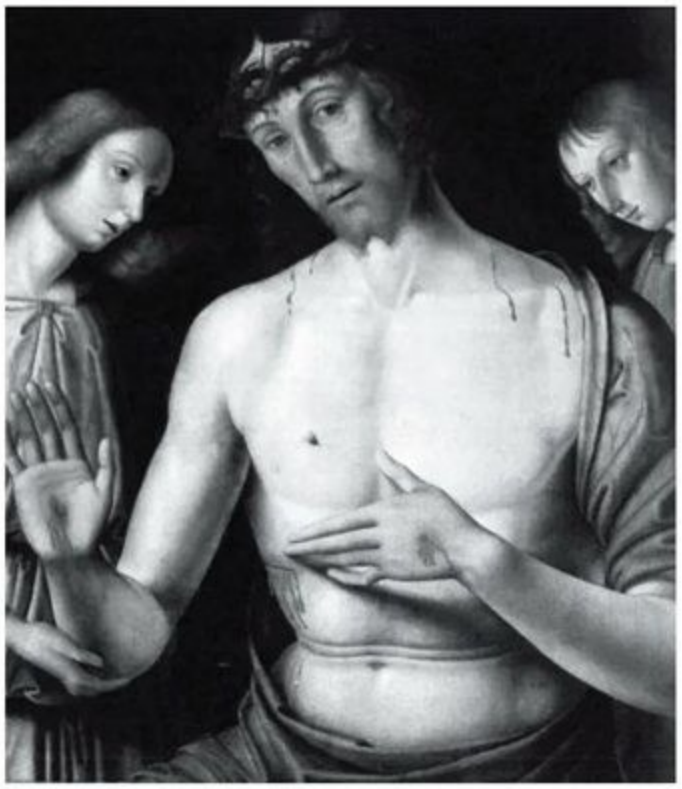
同样活跃于德国、被称为“法兰克福画派”的不知名画家为自己和妻子画的自画像上有苍蝇停在前方桌上的水果盘附近，妻子的白色头巾上也画了一只苍蝇。桌上的苍蝇就像在画面里，头巾上的看起来却像在画面外。

德国最知名的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也在威尼斯教会委托绘制的祭坛画《玫瑰花冠的祭礼》中央画了只苍蝇。虽然是一幅描绘皇帝和教皇向圣母子礼拜的画，但接近画面中央、圣母膝上的白布上却停着一只苍蝇。收藏在布拉格的原画已经严重毁损，重新绘制的痕迹显著，而收藏在维也纳的复制品中的苍蝇倒是清晰可见。

丢勒之所以在这幅登入“艺术殿堂”——意大利的巨作上描绘苍蝇，除了夸示自己写实逼真的绘画技巧外，也是为了表现自己非常了解自古以来画家们描绘苍蝇的技法与逸事。

（**留　痕**摘自湖南美术出版社《这幅画还可以看这里》一书）

《艺术家与妻子的自画像》 1496年/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术馆藏



《受两名天使搀扶的基督》 乔凡尼·桑西 1490年前后/匈牙利，布达佩斯艺术博物馆美术馆藏

《霍弗家族的妇人肖像》 施瓦本当地画家 1470年前后/英国伦敦，国家艺廊藏

《玫瑰花冠的祭礼》复制画 阿尔布雷特·丢勒 1506年/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藏

苍蝇的秘密生活

◉高珮著

如果按照数量平均分配，地球上每个人大约拥有1700万只苍蝇。

属于你的那一群，可能生活在最低气温零下70℃的北极、海拔5364米的珠峰大本营、贝加尔湖1.7千米深的湖底，或是利用浓密的毛发在体表形成一个小气泡，漂在美国莫诺湖捕食、产卵。

你最熟悉的，大概是那些从洞穴时代起就与人类形影不离的家蝇。它们在垃圾堆、臭水沟振翅游荡一番，熟门熟路地飞进厨房，靠脚底的味蕾品尝食物的滋味，用反刍出来的胃酸和唾液里的消化酶溶解食物，然后用细长的口器凑上去吸食美味的汤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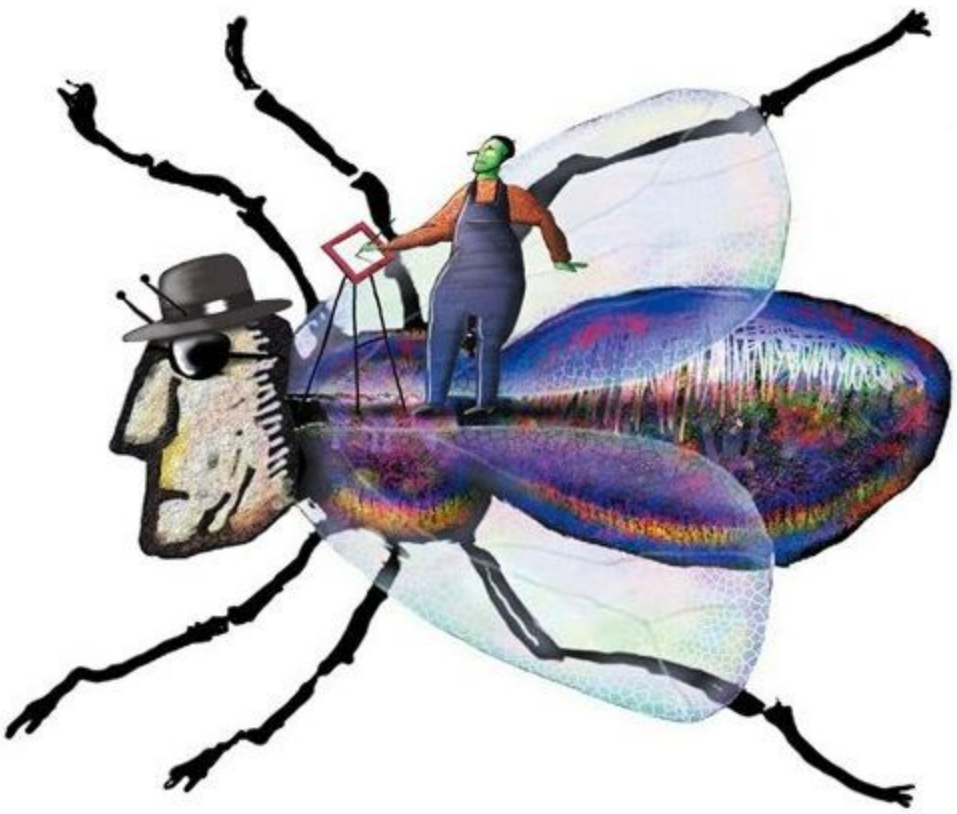
研究这些小家伙，估计需要异常强大的忍耐力。

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昆虫学家艾丽卡·麦克阿丽斯特，是这种双翅目昆虫的忠实粉丝。不久前，她专门写了一本书，作为“献给苍蝇的赞美诗”，书名就叫《苍蝇的秘密生活》。

在她的笔下，这群昆虫无所不为、无处不在，闹哄哄地生活，尽心尽力地为人类做贡献，却从没得到认可。

麦克阿丽斯特最喜欢的苍蝇，是一种身长1～3毫米、芝麻大小的小蝇。它们像蜜蜂一样勤恳工作，为可可树传授花粉，没有它们就没有巧克力。芒果、红辣椒、黑胡椒、胡萝卜和洋葱，都要靠苍蝇传粉。

有些苍蝇食尸、食粪，它们负责吃掉排水沟里的污泥，回收动物腐烂的尸体和粪便，让它们尘归尘、土归土。这类苍蝇大约有1100种，法医和侦探可以通过观察它们的卵的发育阶段，来判断“凶案”发生的时间。



每年雨季，许多鸟迁徙到非洲维多利亚湖，在密密麻麻如同云雾的双翅目蠓虫群中大饱口福。对于当地穷人来说，这些飞舞在半空中的蛋白质是天赐的美食。他们把蠓虫挤压成黑色的肉饼，油煎，做成汉堡包，每个约含50万只蠓虫。

古埃及人欣赏苍蝇不屈不挠骚扰人类的毅力和勇气，把它们视为圣物，用金子制作苍蝇形状的护身符，奖给新王朝最英勇的战士。古罗马人相信浑身布满浓密刚毛的苍蝇能“以形补形”，把家蝇捣碎做成膏药来治疗秃顶。

现代科学来了，苍蝇是第一批被送上太空的生物，在国际空间站的实验室“到此一游”。果蝇有75%的致病基因和人类一样，是遗传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久前，美国索尔克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发布报告称，他们对苍蝇大脑工作原理的研究，可以用于改善互联网搜索引擎。弗吉尼亚州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苍蝇大脑的线路图，试图分析它们是如何思考的。

遇到危险时，苍蝇不但会拍拍翅膀飞走，还会屈起6只脚迅速弹跳。科学家认为，这个过程中并不只有本能反应，而是苍蝇基于气味、记忆、饥

十里桃花，万家酒店

◉陈世旭

某年我访问安徽一家宣纸厂，车到目的地，很是惊喜：宣纸厂所在的泾县，就是李白《赠汪伦》里汪伦的老家。热情的主人第二天就带我们去了当年李白写下那首传诵至今的名诗的地方。

很典型的皖南乡镇，窄窄的街道，夹在徽式民居中间，少见行人。几家卖旅游纪念品的小店内，坐着懒洋洋的老人。文昌阁和号称中华第一祠的翟氏大祠堂，证明这里曾经的兴盛。桃花潭不见潭，见到的竟是河，当地人叫黑水河，是青弋江的支流。在据说是当年李白登船的地方，后人建了一个桃花阁，很粗糙，陈旧而寂寞。让人怀恋并且惆怅的终是李白的那首诗：

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彼时，汪伦听说李白到了徽州地界，便写信给李白，说他们这儿有“十里桃花，万家酒店”。好酒的诗仙闻言，自然是欣然前往。到了地方，却怎么也见不到“十里桃花，万家酒店”。汪伦这才实话实说：上游十里处，有个渡口叫“桃花渡”，故为“十里桃花”；酒店只一家，店主姓万，故为“万家酒店”。

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补遗》记录了这件事，说“汪伦乃泾川豪士，为人热情好客，倜傥不羁”。

李白听了汪伦的解释后放声大笑。他在这里待了好些日子，临行前写下了《赠汪伦》。

（若　子摘自《扬子晚报》2017年12月22日，王　原图）

饿、恐惧等，用大脑思考得出的逃生策略。

麦克阿丽斯特对昆虫的痴迷始于童年。她在猫身上抓跳蚤，在腐烂的小动物尸体上寻找蛆虫，用父母给的显微镜仔细观察。第一次走进拥有3400万只昆虫的博物馆，她欣喜地发现自己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

她喜欢大自然的阴暗面，尤其钟爱“一切爱咬人的讨人厌的小东西”。

蜘蛛蝇是她钟情的苍蝇之一。它们体型又大又圆，身体表面的浓密毛发泛着金属般蓝绿的光。它们把卵产在蜘蛛的必经之路上，专挑狼蛛、活板门蛛、漏斗网蛛等体型大、寿命长的蜘蛛下手。一有机会，幼虫就会黏在蜘蛛腿上，钻进蜘蛛腹部，把它从里到外啃食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副空壳。

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小东西有着足够的耐心。如果蜘蛛还没有长大，幼虫会蛰伏沉睡好几年，直到寄主成长为一顿丰美的大餐。

麦克阿丽斯特唯独对一件事不太满意。她还没有自己的肤蝇——一种臭名昭著的寄生蝇，别名“人皮蝇”。

她曾在热带地区待过一段时间，满心期待会有肤蝇在她的胳膊或腿上产卵，然后用体温帮助蛆虫钻进她的皮肤定居下来。那些马力十足的进食机器用钩子把自己牢牢固定在寄主体内，扎进温热的血肉大吃特吃，把自己养得膘肥体壮，让寄主又痛又痒。

苍蝇拥有异常强大的繁殖能力。普通家蝇一生中产卵500个，有的苍蝇还会更多。雄性马蝇在追逐异性时，能够以145千米的时速狂飙40千米。受气候变暖影响，到2080年，家蝇的数量将增加244%。

据美国昆虫学家布莱恩·威格曼研究，上一次苍蝇数量激增，还是在恐龙灭绝的白垩纪晚期。

早在2.6亿年前，这群长翅膀的小家伙就已经在古生物的粪便中快乐生活。作为大自然的幸存者，它们轻巧地掠过沧海桑田，见证无数物种的诞生和消逝，或许有一天，他们也会送别年轻的人类。

（留　白摘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12月20日）

“涌现”未来

◉万维钢

一个灾难性的、黑天鹅级的污染事故发生了……因为事先完全没有准备，到处都是一团糟。数万人逃离家园，恐慌情绪蔓延。政府极力救灾，但人手和资源毕竟有限，连官方公布的各地污染数据都是错的。政府把一些灾民转移出来，可是有人发现，政府指定的新安置点的污染程度居然比这些灾民原来住的地方还要高。人们必须自救，可是现在甚至没人知道哪里是安全的。

接下来的局面当然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是这一次的剧情，跟我们常见的捐款捐物很不一样。

一个身在海外的科学家发出一封电子邮件给几位同行，号召懂技术的人为救灾做点什么。讨论的结果是必须迅速搞到一批环境监测设备——灾难发生以来这种设备太抢手，已经买不到了。几个人发起和创建了一个网上社区，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大家决定干脆自己制造：一个创业公司设计出了更方便好用的新款设备，一个众筹网站帮着筹集了款项，一家本地公司完成了生产，一大群志愿者把监测设备绑在汽车上走街串巷，他们很快就收集了超过5000万个数据，放在一个信息共享网站上供人们随时查阅……日本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被网友、大众解决了。

我觉得这事儿做得特别漂亮，比“共享单车”之类的互联网风投故事更有意思。这是2011年日本地震导致核电站泄漏之后发生的事。那个环境监测设备是探测核辐射的盖革计数器，那个首发倡议的科学家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伊藤穰一。

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是个非常有名的机构，我们经常听说那里的新发明，但是伊藤穰一和杰夫·豪合著的新书《爆裂：未来社会的9大生存原则》，讲的并不是技术。这本书讲的是伊藤穰一从创新的理论和实践中悟出的一些道理。

以我之见，这些道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在互联网时代，一种新体制正在解决一些过去的旧体制解决不了的问题。

简单说来，旧体制做事的方法是“命令与控制”：领导做出决策，下级贯彻执行。而新体制的做事方法，叫作“涌现”。

“涌现”是个非常地道的科学名词，说的是超级复杂的系统的一个关键性质。比如说蚂蚁。每一只蚂蚁个体并没有什么智慧，做的事都很简单，几乎全是生物本能反应，可是当有了蚁群，它却能做出一些极其精巧复杂、充满智慧的事情。人的大脑中有上千亿个神经元，单个神经元的功能都是比较简单的，就好像是一个电子元件，可是这些神经元加在一起，却能让人产生智慧和意识。这就是涌现。

请注意，涌现可不是我们平时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涌现是一个一加一不但大于二，而且还促生一个全新事物的过程，它上升到了不同的层次。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涌现现象：每个人都只会自己的一点点专业技能，甚至没有一个人掌握哪怕从头至尾制造一根铅笔的全部手艺，但是众人合作，

可以造出无比复杂的东西。

如果涌现是种如此厉害和普遍的力量，为什么非得等到互联网普及的今天，才又被人重视起来了呢？这是因为实现涌现是有条件的。早在70年以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就问过这个问题：既然市场这么好，为什么企业内部不实行市场式的自由合作，非得搞命令与控制这一套呢？答案是交易成本太高。把一群陌生人组织起来进行有效合作是需要成本的，因为交易成本太高，涌现并不经常发生。

然而，互联网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互联网虽然只是一项技术，但是这项技术可能导致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本书中有个比喻特别好：现在我们看互联网，就好像电影技术刚出来时人们对待电影的态度。最早的电影是没有剧情的，都是一些小短片供人们消遣。很久以后，有了特写镜头、有了声音、有了剧情、有了长的故事片，人们才意识到“电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用伊藤穰一的话说，这就是“系统”的力量，预测未来不能光考虑技术本身，还得考虑技术与环境的互动。

用这个眼光再看互联网时代，对于我们很多默认的常识，就得重新考虑了。

比如说，我们以前总说一个成功的团队要上下一心、团结如一人，当下仍然适用吗？不一定。新时代讲究多样性，把有不同背景、不同观点的人放在一起，反而能获得更强的办事能力和适应能力。人才配置不再是把最好的人放在最关键的地方，而是——用罗振宇爱说的一句话——“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书中最好的例子是一群电子游戏玩家，帮着生物学家解决了一个重大难题，还获得了论文的署名权——因为游戏玩家有比生物学家更强的空间想象力。

“不团结”，往往是创造力的来源。在这个时代，“违抗”比“服从”更有价值，有很多科研成果是科学家“违抗”上级命令、自己单干的结果，因为没有人是靠别人告诉你怎么做而赢得诺贝尔奖的。

再比如，“不打无准备之仗”，这句话还对吗？黑天鹅事件本质上就是不可预测、没办法提前准备的。专家认为9级以上的地震在日本1.5万年才会发生一次，但它偏偏就发生了。事实上，像这样的灾难提前准备反而是不必要的，否则政府就没有资源干别的了。

那新体制是怎么做决策的呢？是先做起来再说。太过追求安全你就什么都赶不上，敢于冒险、有想法赶紧尝试才是时代特色。几年前，奇普·希思和丹·希思的《决断力：如何在生活与工作中做出更好的选择》这本书里就讲过这个道理——实干家不需要精确调研。但是伊藤穰一在这本书中提到一个关键机制，使得“尝试冒险”的做法变得更容易了。

这个关键机制就是“供应链”的成熟。现在任何一个人有个什么好想法，找到人帮你把想法设计成产品，帮你安排产品的生产，帮你做市场营销很容易。你不需要工厂，不需要库存，甚至不需要自己的资本，你需要的只是想法。有想法就尝试一下，很快设计定型，把产品推向市场，如果卖得好就继续生产，如果卖得不好就放弃，成本并不高。这是冒险成本越来越低、大企业敌不过小公司的时代，这是把一切产业都变成软件产业的机制，这是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

互联网科技对世界的改变，绝不仅仅是生活和娱乐的升级，更可能是整个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管理的根本变革。如果“涌现”比“命令与控制”越来越高效，那“维护领导的权威”及“加强管理”还有多大的意义？如果现在的“天命”是在小创业公司这一边，那巨无霸企业岂不是很危险？

其实这个道理并不新。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游击队的胜利体现了这个道理。“山寨制造”打败国际大品牌也是这个道理。耶鲁法学院教授吴修铭有本书叫《总开关：信息帝国的兴衰变迁》，它从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史中，总结出一个规律：任何革命性的信息技术，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总是自由开放的，而成熟以后一定会走向垄断封闭。现在我们正好赶上一个新技术发展的关口，“自由、开放、去中心化”，是这个时代的主题。

伊藤穰一说了“涌现”体制的这一面，我想提醒读者一句，“命令与控制”这个“另

不报恩的理由

◉海　波

由于生活环境所限，路遥的前半生一直处在这样那样的困难之中，少不了接受别人的帮助。随着路遥的出名，有些曾经帮助过他的朋友，想见一见、“拉会儿话”的简单要求，路遥也不能一一满足。于是，这些人不高兴了，通过各种渠道给路遥捎话，表达自己的“委屈”。我就成了捎话的人选。当我择主要的给路遥说了后，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他说：“这号话你以后不要给我说。”我问：“为什么？”他说：“办不了，也不想办！”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啊？你应该报恩啊。”他说：“正因为应该报恩，才不能管这些事情。”一句话说得我哑口无言，只想着如何体面地离开。

这个时候，路遥开口了，给我讲不报恩的理由——像咱们这样出身的人，要想成点事，就不能报这些恩；这样报恩，肯定一事无成。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来自社会的最底层，每前进一步，都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那些帮助在当时的情况下，都很重要。比如，有人给咱借钱花，还有人事事处处抬举咱，你说这恩情大不大，该不该报？

该报的恩这样多，我们又有怎样的能耐呢？干咱们这一行的人都是些“水泡枣”，听起来名声大，事实上没实力。打官司不如法院的人，处理纠纷不如派出所的人……这些情况那些求咱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以为咱们“面子大”“分量重”，一句顶他们千万句。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另外，如果咱们把工夫都花在这些事上，还有什么工夫看书和搞创作？如果创作也搞不上去，像一只只会叫唤不下蛋的鸡，谁还能看得起咱？说不定现在求咱的人，都变成笑话咱的人了。我这样说，绝不是不讲人情，不报恩，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报恩，脚踏实地地报恩，把报答别人和促进自己结合起来。最好的方法是，努力地写东西、出作品。如果我们写的作品能说出他们的真处境、真感情、真担心、真期望，那么这恩就报深了，不但他们能感觉到，他们的儿孙也能感觉到，历史也能感觉到。

（**绿　帘**摘自《新民晚报》2017年12月3日，**李　晨**图）

一面”并没有完全失效，而且一旦创新速度变慢，相关领域就很可能重回“命令与控制”体制。

那么回过头来说，伊藤穰一提醒我们的终极问题是：到底什么样的体制才是创新体制？答案是涌现体制。如果害怕风险和混乱，干什么事都要等待准允，你就不可能真的创新。

现在在中国，拿个智能手机上街基本上就不用带钱包了，中国人享受了全世界最发达的互联网服务，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可我仍觉得中国在互联网时代还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伊藤穰一在2011年应对日本核电站泄漏事故时所做的事情，还没有哪个中国人做过。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这样去中心化、“反学科”的研究机构，中国还没有。真正原创的互联网应用，在中国还太少。

（**乘风破浪**摘自《读好书》2017年12月下，**小黑孩**图）

意林

等级观念

◉寇士奇

东晋时，王家和谢家是高不可攀的名门望族。平民出身的陶渊明，给一户贫穷的王姓人家送去一船米，被拒绝。王家人说，我王家没米下锅，自会找谢家去讨，不会要你陶家的米！近闻，某贪官在服刑期间患感冒，拒绝一狱友为其按摩治疗，因为他是小偷。

（**小　格**摘自《今晚报》2017年12月11日）

邻居的花园

◉〔巴西〕保罗·科埃略

◎陈荣生　译

阿拉伯有一个谚语："你可以给一个傻瓜一千个锦囊，但他唯一想要的是你手中的那个。"

当我们开始经营我们的人生花园时，如果我们斜眼看一下，就会发现邻居在那里偷窥。

他本人是不会种植任何东西的，但他喜欢提建议，何时该播种行动，何时该给思想施加肥料，以及何时该给成就浇水，等等。

如果我们听从邻居所说的，那么我们最终是在为他干活，我们的人生花园将是我们邻居的概念。

我们最终将会忘记我们花费大量汗水来耕种、用大量祝福来施肥的土地。我们将会忘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都拥有自己的奥秘，而这些奥秘只有通过园丁的勤劳之手才能够破解。

我们将不再关注太阳、雨水和季节；相反，我们将只关注篱笆墙外那颗偷窥我们的头颅。

喜欢给我们的花园提建议的傻瓜永远不可能去关注自己的植物。

（**田晓丽**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审　判

◉〔法〕拉·封丹

◎张　语译

一只狼谎称有人偷了它的东西，而狼的邻居——狐狸，一贯有小偷小摸的行为。因为这捏造出来的失窃案，狐狸被传唤到法庭。在猴法官面前，双方开始了辩论。它们都没有请律师，仅凭自己的陈述。猴法官记得连正义女神特弥斯都没有处理过如此复杂的案子，急得它坐在法庭的高背椅上直冒汗。在听取了双方激烈的争辩、反驳和愤怒的喊叫后，法官逐渐看清了狼奸诈和阴险的嘴脸。猴法官对狼和狐狸说："先生们，我认识你们已有很长时间了，现在你俩都要被罚款。比如说你——狼，别人根本不敢偷你的东西，而你今天却来诬告；而你嘛，狐狸，却总是拿走别人要你归还的东西。"法官的这一招真省事，它认为对坏人的案件胡乱审判，是无论如何错不到哪儿去的。

（**张秋伟**摘自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拉封丹·莱辛寓言》一书）

被安静吵醒

◉林清玄

中午的埃及海边是极端安静的，那种安静超过人的想象。没有一丝风，空气也不流动，一切都沉静着。

我坐在一个小茶摊前喝泥水一般的埃及茶，不知怎么就睡着了。突然觉得被什么事物吵醒，醒来后是无边的寂静。原来，我是被无可比拟的安静唤醒了。我睁开眼睛，这正是我看见的画面：一切都寂静无声，卖茶给我的埃及人，在我睡觉的时候靠在断墙边休息。

走过这片断墙，越过小沙丘，就是海了，海应该有声音呀，为什么如此寂静？于是，我把心沉静下来，果然就听见远方有海浪轻微的涌动声。

原来，声音是一种对应。在我们纷扰的心灵上，安静有时使我们不安，不安使我们听不见细微的声音。安静，真是吵得厉害。

（**秋水长天**摘自豆瓣网）

有的人30岁就死了，80岁才埋

◉杨　杰

第一批90后满脑门上贴的都是标签：佛系、已秃、朋克养生……蹦迪戴护膝，生理期只吃红枣味雪糕。

一种面对岁月的焦虑感喷薄而出——眼瞅着到了而立之年，同龄人开始占据各行各业的舞台，朋友圈随便就能刷出几个“30 under 30”（福布斯“30岁以下30位商业领袖榜单”）。再低头看看自己，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欲望把脖颈子都烧得通红了，还敢自称“佛系”。

不过这个年龄段的焦虑也不只出现在90后身上，80后“三十难立”，70后“四十而惑”。40后作家保罗·奥斯特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是穷得叮当响，像只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准未来的方向，一度靠给色情杂志写稿来维持生计。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那帮写作者中，少有像他过得这么失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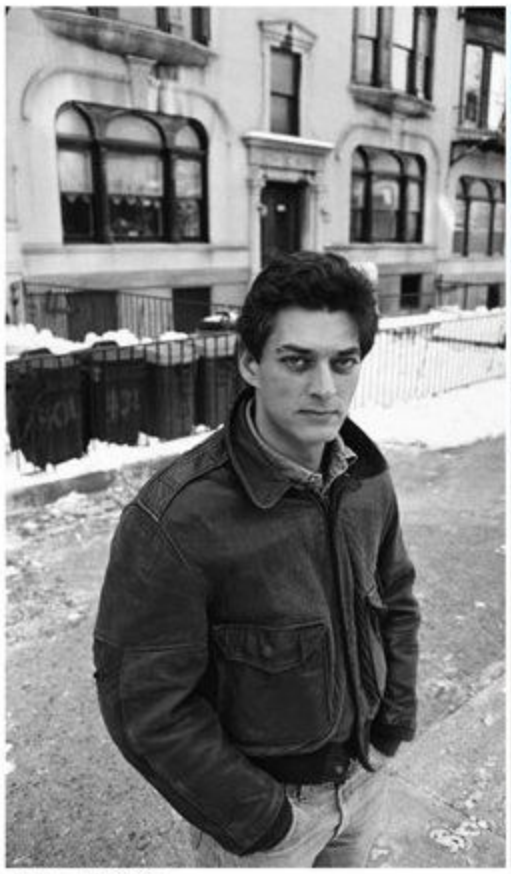
他在1996年出版的《穷途，墨路》中写道：“30岁上下的那几年，我碰到的每件事都以失败告终，那段日子我熬得很苦。婚姻以离婚告终，写作一败涂地，金钱方面也是捉襟见肘。我可不是在说偶尔的亏空或是勒紧裤腰带撑一阵子就行，我说的是持续的穷困潦倒，缺钱缺到无以为继，让人胸闷气短，这毒害了我的灵魂，令我在无穷无尽的惊慌中难以自拔……”

保罗·奥斯特，1947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祖上是波兰犹太移民。大学毕业后他跑到法国打工，在70年代回到美国。那会儿，美国满大街都是广告狂人，奥斯特紧随时代潮流，在纽约大搞商业投机，发明了一套棒球卡游戏，野心勃勃地要借此发家，但最后根本没人买账。

2011年，保罗·奥斯特在那本类似回忆录的《冬日笔记》中计算过，在34岁之前，他在美国50个州中的40个常住过，换租过21所房子，从事过的职业大约有30种，包括前面说的色情读物写手，还有翻译、家教、棒球陪练、船员、出版商、投机商、保险推销员……如今在大城市挣扎的90后多少比他好些，虽然房租贵，赚得少，但依靠信用卡也能勉强度日。保罗·奥斯特有一年冬天是靠买大乐透中了2500美元才熬过了年。

缺钱的日子深刻地印在作家的写作基因里。在2003年的《巴黎评论》访谈中，保罗·奥斯特说他一直想写的，是“一些有关钱的东西”，不是金融或生意，而是钱不够、贫困的经历。多年来他一直想着这个计划，写作标题叫“论需求”。

今年，他70岁了，钱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问题。他成了个穿皮衣、系红围巾的老年帅哥。第二次婚姻不仅给了他美貌的老婆，还让他在事业上起死回生。《纽约时报》将他



保罗·奥斯特

师旷的眼睛

◉王鼎钧

所谓成功，就是专心的人彼此之间长期竞争而产生的结果。专心未必就能夺得冠军，还要看天分和机缘。然而在“专心”的行列里，即使站在最后一名，也还是置身于精英之列，比那些玩忽怠惰、因循无知的人领先很多。

——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则两皆无成。

师旷研习音乐，造诣未精，发觉“艺之不成，由心之不专，心之不专，由目之多视”。他用艾叶熏瞎自己的眼睛，从此心无旁骛，终于成为中国古代的大音乐家。

这个故事是教我们做瞎子吗？不是，它只是鼓励我们专心，专心始能有成。“上天很吝啬，他只允许一个人一生做好一件事。”这话虽然有些过分，却很值得人们警惕。

为什么专心才会成功？因为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不肯专心。人生原是一种竞赛，不肯专心的人，不啻自动放弃了锦标，让别人后来居上。到了现代，学问与技术都愈专愈精，而社会上夺目驰神、分散精力的因素又愈多愈强，“专心”就尤其重要了。

——少年坐在蔷薇上，则老年坐在荆棘上。

人们尊敬青年人，犹如看重开奖前的奖券，不断地猜估它到底能中几等奖。这张“奖券”提高“行情”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强不息。

什么时候“开奖”呢？中国传统的说法是30岁，较新的说法是40岁。孔夫子最宽大，把“不足畏”的极限延后到50岁。总之，人要及早努力，以免“老大徒伤悲”。

当然，世间有无数的格言鼓励老年人继续学习，那些格言是为失去青春的人而写。你若还年轻，何必坐待老大再接受那种鼓励？

（**步步清风**摘自《广州日报》2017年12月21日）

形容为“穿上胶鞋的卡夫卡”。他的作品中结合了欧洲风味的前卫、感性，笔端带点忧郁，文风清澈，并擅用嘲讽式的象征主义。村上春树说：“能见识保罗·奥斯特，是我此生的荣幸。”

以前听过一句话：在传记中，你总是能读到一个似乎无足轻重的人是怎样最终拥有与众不同的人生的。书中人物在自己生命的初期，也就是前50页当中，不会获知他会在第300页时取得的成功。他们并不知道将会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伟大。

保罗·奥斯特或许属于其中之一，他30岁时的焦虑并不比现在的90后少。在决定走写作这条路后，他经历过17次退稿，如今也写出了令人难忘且能传世的作品，并总结有自己的写作心得：“我写的每本书都始于我称为‘脑中的嗡嗡声’的东西。一种特定的音乐或节奏。对于我而言，写小说的大部分力气都花在试图保持对那种嗡嗡声、那种节奏的忠诚上。这是种高度直觉的工作，你无法论证或理性地为之辩护，但奏响强音的时候你会知道，而当你击中了正确的音符时你通常会很肯定。”

现在，90后焦虑的是，怎么也击不中那个正确的音符。或许击中了，但无法在当下足够肯定。

像保罗·奥斯特一样一击即中实属难得，但老爷子也是在40岁之后才跌跌撞撞敲中了啊。谁也说不好自己是在30岁、50岁还是80岁时找到属于自己的正确音符。但是只要持续敲击，不是仍然能奏出音乐吗？

怕的是懒得再去敲，成天顶着一张“被生活欺负过的脸”，浑浑噩噩地跟风转发，营造概念，把心灰意冷说成是一切随缘。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有的人30岁就死了，80岁才埋。

（**大浪淘沙**摘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12月20日）

最富裕的1%把钱花在了哪里

◉槽　值

南加州大学教授伊丽莎白·科瑞德-霍凯特曾在《炫耀性消费的终结》一文中指出：美国收入排在前1%的人在教育上的投入数额占家庭年收入的6%，比起20年前增加了3.5倍；而普通中产在教育上的开销则基本没有增长，只占家庭年收入的1%。

考虑到两者之间年收入的差异，两者花在教育上的金额，可能相差几十倍。

前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大大炫耀了其外孙女阿拉贝拉的中文。

唱中文歌，背《三字经》，读古诗，都有模有样。

这归功于她的母亲伊万卡，在女儿18个月时，就把她送到了学汉语的语言学校。

据美国媒体Quartz透露，伊万卡的3个子女都在私立语言学校上课，每年学费高达7.5万美元（约合47万元人民币）。

然而几天后，华尔街金融大鳄吉姆·罗杰斯的女儿秀中文的视频，又盖过了阿拉贝拉的风头。

罗杰斯的两个女儿说起中文来，字正腔圆，音调准确，最让人服气的还有标准的播音腔。

罗杰斯为了让女儿练习中文，甚至不惜举家搬到新加坡。

伊丽莎白教授说，这些精英家庭洞悉世界发展局势，早早就为孩子日后的发展打下教育基础，以此来维系家族的社会地位，用自己的努力，封堵其他阶层的上升通道。

在中国，类似“比你有钱的人，比你更努力”的说法，也时不时可以听到。

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当一个家庭年收入超过48.5万元，那它就属于中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

另外，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7中国高净值人群医养白皮书》显示，子女教育、自身健康、父母养老已经成为高净值人群的三大核心需求。

比如香港地产大亨李兆基的儿子李家杰，虽然是标准的富二代，却把自己的业余时间都放在培养运动爱好上，滑雪、骑马、单车，每样运动都会聘请老师来指导。

明星陈小春的儿子Jasper，小小年纪就可以在中英文间自由切换。他的学费一年高达人民币13.5万元，这还不是娱乐圈里最多的。

被哈佛录取的杭州二中女生郭文景，爱好帆船、滑雪，在美国成立编程俱乐部；美国大学预科考试5门满分，哈佛面试官称赞她“英语流利，颜值高，近乎完美”，漂亮的履历引人艳羡。

她的父母皆为高学历人士，家中财力雄厚。她有美国国籍，能自如地在中美两国间穿梭。“想到编程就会笑”的兴趣有个人因素，但同样离不开父母的引导和支持。

所以她，或者说他们，其实都是高知家庭有计划地培养出来的“别人家的孩子”。

当有的家长在努力引导孩子对学习的热情，培养孩子的爱好，挖掘孩子的特长时，另

外一部分家长在做什么呢?

我见过许多家长，把孩子送到教育机构，却只有一句嘱托："麻烦老师帮我们看好孩子，太忙，实在没空管。"

花几千块钱把孩子送进暑期强化营，却更像是给他们找了个托儿所。

同样的年纪，父母已经为他们铺下了不一样的人生路。

有一年假期，我做了份家教。孩子妈妈的要求是，带她12岁的孩子读《经济学人》。

试讲前，我和家长几次确定上课时间，却总收到回复：和孩子的"档期"冲突，请换一个时间。

所以我对这家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对自家孩子自视甚高的家长，和一个被补习班塞满暑假的准初中生。

然而见面后，我的假设都被推翻了。

读《经济学人》，是因为孩子托福考试阅读满分，《经济学人》上的文章，除了对国际时政背景不熟悉造成的理解偏差，他几乎可以完整通读、标准地视译并复述。

而家长屡次强调的"档期"，是因为这家有4个孩子。除了英语和数学外，他们还被安排了游泳和国际象棋课程。

这个家里，母亲是康奈尔大学毕业生，父亲是科学家，孩子表现出的优异素质，是家庭教育投资的折射。这种投资不仅要花费金钱，更要付出心力。

《人民日报》有则新闻说，一个父亲不想让自己的女儿读大学，因为他觉得读4年书要花8万元，而高中毕业就打工的话，4年能挣8万元，加起来能省16万。

听了太多"大学毕业生工资不如农民工"的消息，有些人抱着和这个父亲一样的态度，觉得教育上的投资，大多是不必要的。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2008年，乡村老师杜满堂的儿子受同学影响，坚决要辍学去打工。

为了弄清楚打工有什么吸引力，年过半百的杜老师做了一次实验。

他找到一个渔场打工，每天重复着装筐、冷冻、包装、运货等体力活。在这里，老板经常连续40个小时不让工人休息。

工作之余，他把每天的经历写成日记：

"一个东北四平人，今天上港装车，回来满脸是血，白骨外露……"

"厂里二十几个小伙子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甚至尚未毕业，最累的活，他们全包了。而我利用知识，协调了几起劳资矛盾，又给老板提了几条建设性建议。老板邀请我明年暑假再来，可以不干活，提提建议就可以。我想这应该就是知识的力量吧!"

答案是：即使同样做体力活，读过书和没读过书的，也可以做出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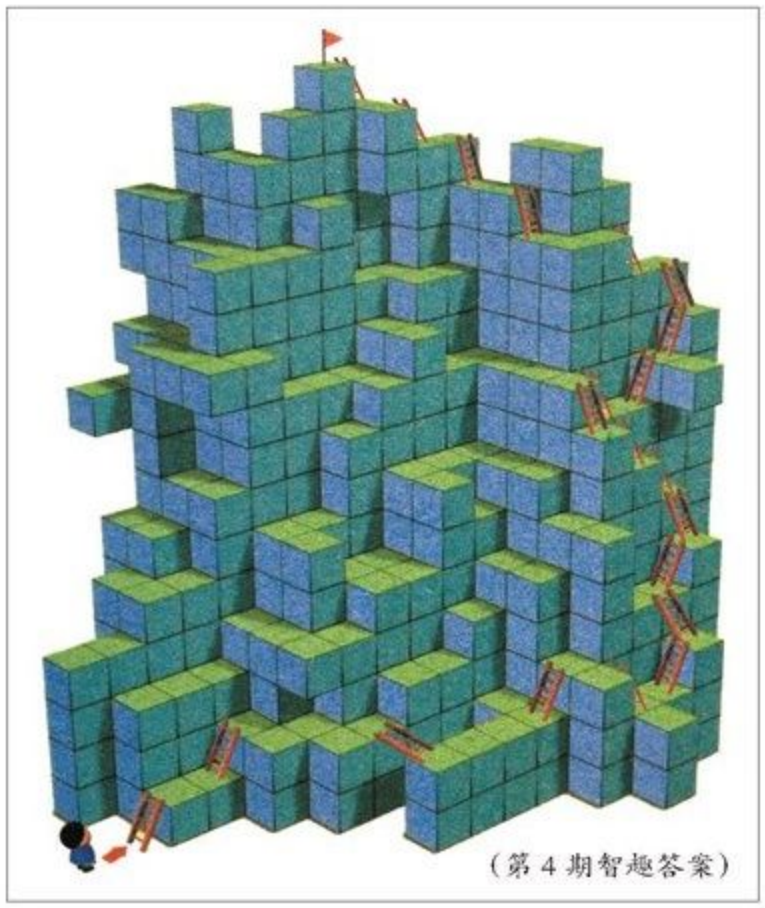
著名作家龙应台在写给儿子安德烈的信中说道："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自由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对于生活在底层的人来说，不读书，换来的可能是一生卑微。

所以就连从哈佛辍学的富二代比尔·盖茨，也在社交媒体中劝诫大家要拿到学位。

而且别忘了，大多数靠自身努力跳出贫穷阶层的人，并不是富二代。

（**心香一瓣**摘自微信公众号"槽值"）



（第4期智趣答案）

汤姆·爱迪生的长毛狗

◉〔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朱德荣 译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两个老人坐在汤帕市公园的一条长凳上，沐浴着佛罗里达州明媚的阳光。其中一位正津津有味地读着一本显然合其口味的书，另一位——哈瑞德·K.布拉德——正讲述着他的生平，声音如通过广播对公众演讲般浑厚。在他们的脚下，伏着布拉德的拉布拉多犬。这毛茸茸的家伙用湿漉漉的大鼻子在上了年纪的听者的脚脖子上嗅来嗅去，使他越来越心烦意乱。

布拉德是个在退休前有颇多建树的人，热衷于向别人复述自己重要的经历。但是，布拉德面临一个问题——所有和他与狗在一起待上一段时日的人，都拒绝再跟他们坐在同一条板凳上。

所以布拉德和他的狗成天上公园游逛以寻找新的面孔。今天他们的运气不错，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个陌生人。

“是的，”布拉德说道，他生平回顾讲座的第一个钟头已近尾声，“在我的一生中有5次大的起伏。”

“你已经讲过了。”陌生人——他的姓名布拉德根本不在意，问都没问——说道，“别激动，伙计。不，走开，停下。”他对狗说。这家伙对他的脚脖子正采取进一步的侵犯。

“哦？我已经讲过了吗？”布拉德说。

“两次。”

“两次在房地产上，一次在废铁，一次在石油，还有一次运输。”

“你也讲过。”

“是吗？对，也许讲过了，这样的经历哪怕减去一天我也不愿意。”

“我相信你不愿意，”陌生人说，“对不起，劳驾把狗挪挪地方，它一直……”

“它？”布拉德说，洋溢着热情的欣慰，“世界上最友善的狗。不用怕它。”

“我并不是怕它。它在我的脚脖子上嗅来嗅去，快使我发疯了。”

“塑料。”布拉德边说边轻笑着。

“什么?”

“塑料。在你的吊袜带上准有什么东西是塑料的。这条狗对塑料着迷。不知为什么，它总能嗅出塑料的味儿来。一定是食物里缺少些什么，虽然——老天在上——它吃得比我还好，一次它吞下了整个塑料烟盒。”

“你能不能把狗拴在那边那棵树上?”陌生人说。

“这年头我看见年轻人心里就有气!”布拉德说，“一个一个只是游手好闲，没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你知道如果霍瑞斯·格瑞里活到今天会怎么说吗?”

“它的鼻子是湿的，”陌生人说，并把脚挣开，但狗又不厌其烦地弓身凑上来，“停下，伙计!”

“它的鼻子湿说明它很健康，”布拉德说，“搞塑料去，年轻人！这是格瑞里今天会说的。搞原子去，年轻人!”

这狗又在探索陌生人吊袜带上塑料纽扣之所在。

“滚!”陌生人吼道。

“搞电子去，年轻人!”布拉德说，“不要说什么机遇难得，在这个国度，机遇正在挨家挨户敲门，想要进去。我年轻时，人们要上街去寻找机遇，牵着它的耳朵把它揪回来，如今——”

“对不起，”陌生人说，心平气和。他合上书，站起来，从狗那里抽回脚，“我得走了。再见，先生。”他迅速穿过公园，找到另一条长凳，如释重负地坐下来，开始看书。还没完全回过神来，他猛地感到湿软的狗鼻子又嗅到了他的脚上。

“哦——是你!”布拉德说着在他的身边坐下，“我刚才对你说塑料的什么来着?”他心满意足地环顾四周，“难怪你要移到这儿来，那边闷热，而且一点儿风都没有。”

“如果我给这狗买个塑料烟盒，它会离开吗?”

“好一个笑话，你真幽默。”布拉德说道，一脸的和气。突然他在陌生人的膝盖上一拍，“嘿，你该不是搞塑料的吧，啊？我一直在吹嘘什么塑料，说不定这是你的老本行。”

“我的本行?”陌生人放下书干脆地说，“对不起，我从来没有什么本行。自从我9岁那年，爱迪生在我家隔壁建立了实验室，并向我展示智力分析仪后，我一直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爱迪生？”布拉德问，“是汤姆·爱迪生，大发明家吗?”

“如果你想这样称呼他，就随你的便吧。”陌生人说。

“如果我想这样称呼他?”布拉德放声大笑，“我确实想这样称呼他！电灯之父以及其他我并不知道的种种发明。”

“如果你坚持以为电灯是他发明的，悉听尊便，这并没有什么害处。”陌生人继续看他的书。

“喂，这是怎么一回事?”布拉德有些好奇，“你想捉弄我吗？智力分析仪是个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你当然没有听说过。”陌生人说，“爱迪生先生和我发誓保守这一秘密。我从没告诉任何人，但爱迪生先生却违背誓言告诉了亨利·福特，而福特让他发誓不再告诉其他任何人——这是为人类着想。”

布拉德听得入了迷。“嗯，这个智力分析仪，”他问道，“该是分析智力的吧?”

“那是个电动搅乳器。”

“别开玩笑了。”布拉德道。

“也许说出来会好受些，”陌生人说道，“年复一年地把这个秘密憋在心里怪难受的。但是，我怎样确保它不会传开呢?”

“我以君子的名誉担保。”布拉德向他保证。

“我看再也没有比这更有力的保证了，是吗?”陌生人审慎地说。

“没有比这更有力的保证了。”布拉德傲然道，“如有泄露，天诛地灭!”

“很好。”陌生人向后一靠，闭上了双眼，好像在追忆往事，整整一分钟默不作声。布拉德恭敬地注视着他。

“那是1879年秋的事了，”陌生人终于轻声开了腔，“在新泽西州一个叫门罗公园的村子里，我还是一个9岁的孩子。有一个我们大家都以为是术士的年轻人在我家隔壁建了一所实验室，里面火花飞溅，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在工作着。邻居的小孩都被警告离实验室远点儿，不要发出噪声，以免打扰那个术士。

“我不是一下子就认识爱迪生的，但他那条叫斯帕克的狗和我混得很熟。那条狗很像你的这条，我们在周围打打闹闹，真的，先生，你的狗简直和斯帕克一模一样。”

“真的吗？”布拉德说，得意地笑起来。

“绝无虚言。”陌生人答道，“有一天，我和斯帕克打闹着，一直闹到了爱迪生实验室的门口。接下来我只记得斯帕克一下子把我推进了门，我一屁股坐在实验室的地板上，抬头就看见了爱迪生先生本人！”

“他一定生气了。”布拉德幸灾乐祸地说。

“我被吓住了，”陌生人说，“我以为我见到了撒旦本人。爱迪生耳朵上挂着电线，电线连在他膝上的一个小黑盒子上！我想溜出去，他却一把抓住我的衣领，让我坐下。

“‘孩子，’爱迪生说，‘黎明前总是黑暗的，我希望你记住这一点。’‘好的，先生。’我答应道。

“‘一年多来，孩子，’爱迪生对我说，‘我一直试图找到一种能在炽热的灯中经久不坏的灯丝。头发、弦线、木屑——都不起作用，因此当我试验另一种方案时，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以分散过多的精力。我组装了这个，’他说着，给我看那小黑盒子，‘我以为智力也是某种电能，所以我做了这个智力分析仪，它能起作用！你是第一个知道这事的，我的孩子，然而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理由不让你知道，正是你们这一代人将在一个把人也能像橘子一样轻易分类的新的世纪中成长。’”

“我不相信！”布拉德说。

“如有半句虚言，天打雷轰！”陌生人说，“那台智力分析仪还真管用，爱迪生已经在他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身上试过了，但没有告诉他们是干什么用的。人越是聪明，分析仪上的指针往右摆得就越厉害。我让他给我试了一下，指针只在原处颤动。但无论我有多蠢，在这个时候，我对世界做出了我的一份，也是唯一一份贡献，而且我未费吹灰之力。”

“你怎么做的？”布拉德急切地想知道。

“我说：‘爱迪生先生，我们在狗身上试试吧。’我希望你能看见我说这话时那条狗怎么折腾。斯帕克又吼又叫，挣扎着想出去，当它看到我们是认真的，它溜不掉时，就向智力分析仪扑过去，把它从爱迪生手中打落在地。但最终我们还是抓住了它。爱迪生把它按住，我把电线连在它的耳朵上。如非亲眼所见，你绝对不会相信指针清楚地划过刻度盘，远远超过刻度盘上一个小的红色铅笔做的记号！”

“狗打破了纪录！”布拉德说。

“‘爱迪生先生，’我问，‘那个红色记号是什么意思？’‘我的孩子，’爱迪生说，‘它意味着破纪录了，因为那红色记号是我的智力。’”

“我就说它被摔坏了嘛。”布拉德说。

陌生人严肃地说：“然而仪器没有被摔坏，没有，先生。爱迪生仔细检查了一遍，一切正常。当爱迪生告诉我这一点时，斯帕克发疯似的想冲出去，于是露了真相。”

“怎么露的？”布拉德急于知道下文。

“我们确实把它锁在里面了，明白吗？门上有三把锁——一副钩环，一个插销，还有专门的弹簧锁。那狗立起来，取下挂钩，拉开插销，当爱迪生阻止它时，它已把把手咬在了嘴里。”

“这不可能！”布拉德说。

“真的！”陌生人说道，两眼发光，“也正是那时，爱迪生让我看到了他不愧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敢于面对现实，无论这现实是如何使人不舒服。

“‘果然！’爱迪生对斯帕克说，‘人类最好的朋友，嗯？愚昧的动物，嗯？’斯帕克才有趣呢，它假装听不懂，它做着各种动作——挠挠痒，咬咬跳蚤，跑来跑去，对着耗子洞嚎叫——并不正视爱迪生的眼睛。

“‘很舒服，是吧，斯帕克？’爱迪生说，‘让别人去为衣食操心，去建造住房吧，你则酣睡于火炉前，或者去追逐姑娘们，要么和男孩子们打闹，不用抵押财产，不用过问政治，不用打仗，不用工作，不用担心一切东西。只需要摇摇尾巴舔舔手，你们就会被照顾得很好。’‘爱迪生先生，’

海外花絮

◉王　蒙

1980年在波士顿，我遇到了一位家庭主妇，她刚刚从中国旅游回来，我问她对中国大陆的印象，她回答说："Nothing works."就是说"什么也不工作——什么也不灵"。她指的是当时的旅店设施。

1993年还是在波士顿，我遇到另一位家庭主妇，她问我："中国有12亿人，是真的吗？"

我答："是真的。"

她马上反应：12亿人，"Everybody works"，人人都在工作，太可怕了。

我问，如果12亿人"No one works"，谁也不工作，是不是更可怕？

她说："这倒也是。我还没有想过。"

我想起香港的一位教授，据说他有一句名言：在美国，精英真精，百姓真傻；在中国，百姓其实很精，偏偏有的精英真傻。是这样的吗？

1982年，在纽约圣约翰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靠与美国女子结婚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中国青年新移民突然来到会场，大呼小叫地读了一纸"告中国作家书"，说是中国有许多问题，他质问道："请问中国的作家们，你们到哪里去了？"会上所有的人看着我，我回答："中国作家在中国做自己应该做与可能做的事，那么请问这位中国青年才俊，您到哪里去了呢？您准备做些什么呢？"

人群中传出了笑声。

一位欧洲的朋友向我介绍国外将茶叶粉碎装入渗透纸袋的"茶包"，建议中国人今后这样饮茶，喝起来更方便。

确实方便，但是我怀疑国人是否会接受这个建议。中国人喝茶不仅是喝，也是选杯、抓茶、舀茶、泡水、观看、闻嗅的一系列官能感受。例如龙井的两叶一芽，银毫的叶叶直立，例如绿茶之绿与红茶之红。还有，即使是最理想的茶包纸，参与到浸泡过程中，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气味呢？

（**贝　克**摘自天地出版社《中华玄机》一书，123RF供图）

我说，'你的意思是狗比人还聪明吗？''聪明？'爱迪生说，'我可以告诉全世界，过去的一年我在忙些什么！我殚精竭虑地想发明电灯，好使狗们在夜里也能玩乐！''嘿，爱迪生先生，'斯帕克说，'为何不——'"

"住口！"布拉德吼道。

"安静！"陌生人得意地叫道，"'嘿，爱迪生先生，'斯帕克说，'为何大家不保持沉默？沉默使大家千百年来心安理得，人犬互不相扰，免生是非。你把这一切忘掉，销毁智力分析仪，我会告诉你该用什么做灯丝的。'"

"天方夜谭！"布拉德说道，他的脸色发紫。陌生人站起来，"我以君子的名誉担保，作为我保持沉默的报答，斯帕克告诉我一项证券情报，让我生活富足，不再为余生操劳。斯帕克最后的话是对爱迪生说的。'试一试炭化棉线。'它说。后来它被一群在门外偷听的狗撕成了碎片。"陌生人解下吊袜带并递给布拉德的狗，"一点小小的敬意，先生，为您那位不幸的祖先。再见。"他把书夹在胳肢窝下扬长而去。

（**裴金超**摘自豆瓣网）

【编者按】

读者读书会推荐的第20本书，是俄罗斯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金蔷薇》是一部总结作者本人创作经验、研究俄罗斯和世界上许多文学大师的创作活动，探讨文学创作过程、方法和目的的美文集。作者以优美如诗的文笔，细致入微且别具一格地描绘了人类的美好感情与大自然的如画美景，阐述了作家的使命。透过所谓“创作经验谈”，贯穿其中的是对苦难和不幸的温存与抚慰。

每一个有志于写作的人，都应该认真阅读这本书，可以从中一窥文学创作的门径；每一个喜欢阅读的人，也应该认真阅读这本书，因为其内容之美、文体之巧、语言之妙、容量之大，均体现出作者独特的智慧。

关注读者读书会，开启美好阅读生活

读者荐书 020

火 星

◉〔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戴 骢译

我幼时住在基辅的那些年里，每天晚上都有个戴着一顶积满尘垢的帽子、宽大的帽檐向下耷拉着的老头儿，他扛着一架镜身斑驳的天文望远镜，爬到第聂伯河畔一座名叫弗拉基米尔的山冈上，然后用很长的时间将望远镜安装到三根弯曲的铁支架上。

人们管这老头儿叫占星家，认为他是个意大利人，因为他总是故意讲半吊子的俄语，装出一副外国人的腔调。

那老头儿把天文望远镜安装好后，就像背书似的用单调的声音喊道：“亲爱的先生们、女士们！晚上好！诸位只消花五个戈比就可以到月亮和各个星球上去观光。我特别推荐诸位瞧瞧那颗不吉利的行星——火星，它的颜色就像人血。”

有一回，我跟父亲到弗拉基米尔山冈上去，从天文望远镜里看火星。

我看到了一片漆黑的深渊和一个红不棱登的球，这球没有任何支座依托，大无畏地悬在这片深渊之中。

“怎么样，”父亲问，“你看到什么了吗?”

“看到了，”我回答，“连运河我都看到了。”

我当时已听说火星上住着人，叫火星人，也听说他们不知什么原因，在自己的星球上开掘了好多巨大的运河。

“不见得吧！”父亲说，“别瞎编啦！你什么运河都没看到。世界上只有一位天文学家——意大利人斯基帕雷利看到过这些运河，而且还是用大型天文望远镜才观测到的。”

火星的景象使我毛骨悚然，周身发冷。所以我一离开天文望远镜就如释重负，顿觉灯光昏暗的基辅的大街小巷、南来北往的出租马车的辚辚声、凋谢了的栗花掺杂着尘土味的气息，是那么舒适和安全。

是的，那时我丝毫也不想飞离地球，到月亮或者火星上去！

“为什么它跟砖头一样是红颜色的?”我问父亲。

父亲告诉我，火星是颗正在死亡的行星，先前也像我们的地球一样美丽，但是渐渐地，海和河干涸了，草木枯死了，山岭风蚀殆尽，于是火星变成了无边无际的沙漠。想必火星上原先的山脉都是红岩，所以火星上的沙砾也就是红色的了。

父亲说：“火星上所发生的事，我们地球上也可能发生。不过这将在亿万年之后，所以你不用害怕。再说，在那一天以前，人总会想出个办法来，阻止这场灾祸的。”

我回答说，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其实我心里害怕得要死，为我们的地球忧心忡忡。何况回到家里，又听我的哥哥说，即使现在，沙漠也已经快占到地球总面积的一半了。

自那天起，我心里就种下了对沙漠根深蒂固的恐惧，虽然其时我还从未见到过沙漠。

不久之后，我就获得机会，头一次体验到什么叫沙漠。

有一年，我们全家到乡下我的祖父家去度夏。

那年夏天雨水充沛，天气不冷也不热。野草十分茂盛。篱栅外的荨麻长到足有一人高。田里的庄稼在灌浆抽穗。打菜园子里飘来一阵阵多汁的莳萝的芳香。一切都预示着丰收在望。

但是有一天，我正跟祖父坐在河岸边钓鱼，他蓦地站了起来，手搭凉棚，朝着河对岸的大田望了好久，然后沮丧地啐了口唾沫，说道："刽子手，恶魔，刮过来了！把这该死的玩意儿彻底消灭掉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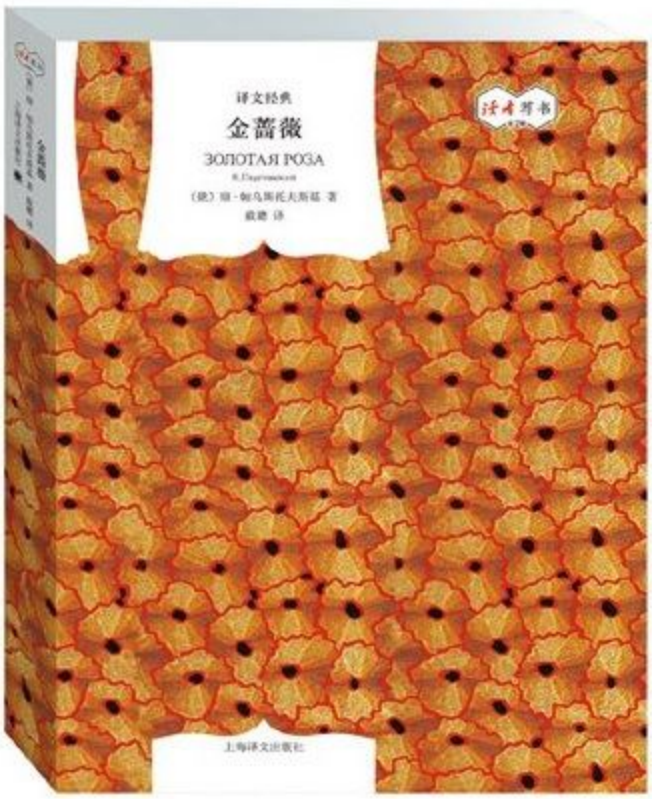
我也朝祖父看的方向望去，除了一长道像浑浊的波浪似的东西外，什么也没看到。这道波浪迅速地朝我们涌来。我以为要下大雷雨了，可是祖父却对我说："那是干热风！是该死的地狱之火！大灾临头了。别说吃的，连呼吸的空气都要没有了。"

那道不祥的波浪贴着地面径直朝我们冲来。祖父一面匆忙收起他那根长长的榛木鱼竿，一面对我说："快跑回家去，要不尘土会把你的眼睛糊住。我随后就来。你先跑！"

我朝农舍跑去，可是干热风在半道撵上了我。旋风卷着漫天的沙土，呼呼地刮着，羽毛和刨花都扬到了半空中，顿时天昏地暗。太阳转眼之间就变得毛烘烘的，成了个血红色的球，活像火星。打背后扑来的热气是那样烫人，就好像我的后背着了火似的。我嘴里满是沙土，一咬牙就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眼睛也被沙土糊住了。

我姑妈站在农舍的门槛上，手里捧着用绣花手巾包着的圣像。

"主啊，拯救我们，饶恕我们吧！"她惊恐万状地喃喃念道，"圣洁的圣母啊，别让热风吹到我们家来吧！"



《金蔷薇》书影

热风打着旋，朝祖父的农舍猛扑过来。油灰粘得不怎么牢的窗玻璃哐啷哐啷地乱响。屋顶上的苫草被揭下了一层。一群麻雀像一梭黑色的子弹，打苫草下边轰的一声飞了出来。

我记得，那时最教人受不了的是温度急剧升高。我以为再过一两个小时，屋顶上的苫草就会轰轰地着起来，然后我们的头发和衣服也会着火。我不由得失声大哭。

天亮时，树叶全黄了，焦了。吹落下来的树叶，只消用手指一捏，就碎成齑粉。

祖父上田头去看了看，回来时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怎么也解不开麻布衬衫领口上的那个扣，他的手在不住地发抖。他说道："要是今儿晚上风再不停下来，所有的庄稼都会被烧死。果园也要完蛋，菜园也要完蛋。"

风并没有停下来，一连刮了两个星期，才略有减弱，但随即又更加猛烈地刮了起来。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沃野变成灰蒙蒙的焦土。

父亲打基辅来了，把我们接回城里。我刨根究底地问他干热风的事，他不耐烦地回答我："颗粒无收。沙漠正在向乌克兰推进。"

"那么有什么办法吗？"我问。

"无法可想。你又砌不了一道两千俄里长的高墙。"

"为什么砌不了？"我问，"中国人不就砌了万里长城吗？"

"那是中国人，"父亲回答，"中国人是伟大的能工巧匠，再说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童年时代的印象似乎渐渐淡薄。但是这些印象继续活在我的记忆深处，偶尔还会浮上来。特别是遇到旱灾的时候，这些印象总会唤起我莫名的不安。

（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金蔷薇》一书）

说给入睡者

◉〔奥地利〕里尔克
◎陈　宁译

我愿唱着歌催某人入眠，
坐着并停留在某人身边。
我愿将你轻摇对你轻唱，
伴着你睡眠出又睡眠入。
我愿成为屋里唯一一人，
并且他知道：昨夜寒凉。
我愿倾听入又倾听出，
听你，听世界，听森林。
众钟鸣响着彼此呼唤，
于是看见了时间的底。
底下还有一个陌生的人在行走，
惊扰了一只陌生的狗。
之后是寂静。我巨大地将
目光放置在你身上；
目光温柔地将你握住然后松开，
因一个事物正在暗中活动。

（丁　丁摘自商务印书馆《里尔克全集》一书）

梦中的女孩 Vika Valter/油画